

天

道

溯

源

真

解

天津  
基督聖教協和書局  
版出

丁韙良著

天道湖原

津漢基督聖教協和書局印行

A decorative border of repeating floral motifs surrounds the text. The motifs are stylized, multi-petaled flowers arranged in a grid-like pattern.

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

IN KWANHWA

BY

*Rev. W. A. P. MARTIN, D. D., LL.D., LL.M.*

—:—

**REVISED EDITION.**

—:—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of North and C. C.,

Hankow and Tientsin.

1917

包主教序曰

天道溯源一書是美國丁韞良先生作的我看他說理透切行文精當深爲佩服因想這書講論天道的根源人事的始末實在可作引人歸道的法門不但文人學士應當揣摩凡農商工賈男婦老幼無不應當遵奉特恐文辭富麗有非讀書人不能懂得的現在用官話繙譯出來叫不曉文藝的人都可明白雖在道理上不能多有闡發或者與傳道的事可以小有幫助至於話語中有不工之處還求看這書的人重其意輕其文就可以了英國包爾騰識

自序

回憶一千八百六十四年英國包牧師尙未升主教暫住北京一日特來勸余將天道溯源繙譯官話余正在總署繙譯公法無暇及此包牧師慨然允許自乘其工厥後其書屢見勸印廣傳現將包牧師譯文校閱一過無非証訛以免錯誤包牧師原跋現改作序

救主降生一千九百十三年  
丁韞良於西山寶珠洞自識

天道溯源直解

引

道不擇地

道本於天  
論神  
神有三稱  
創造人  
物

嘗想大道不能限在一邦一國，至理可以通到中國外國，就如孔子六經，從魯國出來，通行齊衛晉楚各國，並且傳到後代，這不是單重他這個人，是重他說的話合乎道理。況且東方有鹽，南方有金，天生百物，各有各地方，不能獨聚在一處，必須彼此對換，民間纔有用度。道理也是這樣，如果見了書就念，那就打開書本，都有益處，念中國書，聽我所常聽見的，既可添我的知識，念外國書，看我所沒有看見的，更可長我的學問，現在這書，是個西人做的，書中所講的道理卻不是他創的，乃是天所顯明的道理，所說的天，不是看得見的天，乃是天地萬物的大主宰，這主宰的性是最聖明的，人不能知道他，所以稱他爲神，因世人常拿人鬼當神，所以分別出來，稱爲真神。他的位分極尊貴，所以稱他爲主，因世人常尊君主爲主，所以又分別出來，稱爲上帝。他心有好生之德，創造人類，萬代人都靠他做根本，所以稱他爲父，因世人都有生身之父，所以又分別出來，稱爲天父。當初天父

授人眞

道

論人

人失善  
性

愚者事  
鬼

智者不  
知神

要發生世人，先創一個世界，安放他們的身體，又生長鳥獸給他管理。預備五穀給他吃，萬物已經造成，就造男女二人，做萬代的父母，拿塵土造成他的身子，賜給他靈性，教給他正道，叫他永遠遵守，不可丟棄。可惜始祖受魔鬼的迷惑，違背主命，丟了正道，萬代的禍，就從此生出來了。這始祖的心，本來是正的，沒有一點不好，主常有顯現的時候，他都喜喜歡歡的迎接，從來因爲丟了本來的善德，實在慚愧，恐怕主罰他，就藏在樹林裏，於是後來的人，也都效他，有時知道自己不是，想起主的威嚴，往往心裏害怕，因爲要藏沒有地方藏，就造出妄言，安慰他的心，或有拿死過的人當神的，拿木頭做形像，說他有威嚴，沒有甚麼可敬畏的，說他有樣子，又沒有甚麼可效法的，親近他又無可尊奉，違背他也無可懼怕，這真是糊塗人自己方便的法子，他親近那看得見的木頭人，就忘了看不見的大主宰，於是大家媚竈媚奧，竟得罪了天父，一點懼怕沒有了，卽或有一個稍有見識的，雖然不全信鬼神，他也不甘心事奉天上的大主宰，所以又有天就是理的議論，竟把活潑的主宰，與無知無識的理，看做一樣，雖說應當順理而行，這理是空

惡俗左  
道並出  
論耶穌  
救人二  
事  
宣道二  
端

贖罪二  
功

空洞洞的，既沒有甚麼感動，怎麼會叫人順着行呢？秦漢的時候，天下人都受這兩個迷惑，沒有不丟棄大主宰的。西國的壞風俗，比前還利害，中國人也都效那左道，幸虧天父憐憫世人，不忍滅亡，反賜給他們大恩，在漢平帝元始元年，降生耶穌在猶太國，興起天道，引人歸正，敬畏上帝，耶穌是誰，就是救世主，替天傳道，替人贖罪，以這兩件事拯救世人，所以稱他是上帝世中間的中保，他怎麼替天傳道呢？因為世人或信無數的鬼神，或說上天絕無有知識的主，所以特爲講明說，主乃獨一無二，就是創造天地，給人道理的主，他手下那些神差鬼使都不足敬，不足怕，若沒有主，天地萬物都站立不住，這個議論，就將兩個妄言駁倒了，道理的根本也立住了，世人或看主和人一樣，忘了主的威嚴，或以爲天就是理，空了主的名位，這都是丟棄上帝以安人心的，所以耶穌說，主是無始無終，按公義賞罰，都合乎公平，人常及早悔改，回心向主，求主赦免，這心纔可以平安，這個議論，就把救人的路開通了，得福的門也敞開了，他如何替人贖罪呢？因爲世人犯罪，離開上帝，上帝就差遣他降世爲人，他也甘心來在世間，與人同住，也有

信者得

救

西人究

而後信

擇善固

執

人性，也有人身，引人爲善，後來受了許多苦難，立出功來，贖人的罪，末了替人受死，死後復活，叫人傳教在萬國說，信主的必得救，不信主的必遭滅亡，從此就上了天，暗暗保佑他的聖教，叫聖教可以遍行天下，這就是耶穌救世的大概，耶穌救人，不救人，單看人信他，不信他，這樣說來，他的道理是真是假，焉能不細細講明呢。這部書，正是要人得了真實的憑據，大家都信主的道理，和我們一同得救，然而我們西國人，並不是不講明了就信的。大凡要致知的，必須先去格物，要明理的，必須先去究根，我們西國人，講究水火的用處，做出火輪船，火輪車來，想明白天文的奧妙，做出千里鏡來，因風做氣球，因閃電做電報，萬物的理，沒有不用心追求的，何況那造物的主宰，人生的始終，焉有不更講究真確的呢，或有人說，西人住在遠方，所見所聞，都是淺薄的，不足和他講道，卻不知我們西人，不但做買賣的，走遍外國，就是讀書的，也游遍天下，到一個地方，就學他們的話，繙他們的書，考他們的風俗，問他們的道理，他卻不挑選別的，單挑選東方猶太國所出的教，若不是真知這教是頂好的，必不能時候過得越多，信的心越結實，並且遠



赤心傳教 絕無私意 敬神爲首 辨僞爲真

要旨

過大海，費盤纏，走險道，把這教遍傳天下，實在因爲道不可離，如同水火不可一日沒有一般，或又有人說，西人傳教，或者不能沒有私心罷，他爲甚麼不想傳教的人，不是一國，英美法俄德五六國人，都同心傳教，傳教地方，也不但中國一方，緬甸暹羅琉球遠近各國，也曾各處去傳，若不是要緊的道理，極大的義理，焉能這樣同心協力，遍告萬國呢。人第一要緊的事，就是恭敬真神，耶穌所說的神，和世上所說的不同，和尚道士所稱的菩薩，不過是好師傅好徒弟傳衣鉢的人，那還是人，並不是神，像儒教所尊的，都是忠臣，孝子，烈士，仁人，凡那有益風化，有功百姓的，皇上就封他，士子百姓都佩服他，因此也稱他爲神，細問起來，還是人鬼一類的，不能算他爲神，他沒有生出來時候，天地萬物，都已齊備，趕到生出來，也同在天地間，同受上帝的撫養，活着是人，死了就是鬼，惟獨天上的真神，與人不同，在死生以外，在天地之先，天地都是他造的，萬物都靠他做主宰，我們教裏繙繹聖經，有稱神的，有稱上帝的，有稱天主的，稱呼雖不同，意思都指得是天地間獨一的大主宰，這書分作三卷，上卷說的是只有一真主，就是創造天地，主宰

萬物的，深考物理，實在有憑據。中卷說的是上帝頒給聖經，叫萬國遵行，考察書卷，量度人心，實在有憑據。下卷說的是聖經裏的大頭緒，詳細考察，自有明證。念這書的，揣摩透了書中道理，歸依聖教，那就是我所指望的了。

# 目錄

## 上卷

- 第一章 以日月星爲證
- 第二章 以五行爲證
- 第三章 以生物爲證
- 第四章 以人身爲證
- 第五章 以靈魂爲證
- 第六章 以禽獸昆蟲爲證
- 第七章 論萬物皆彰主宰之德

## 中卷

- 第一章 論上帝垂教爲人所不可少
- 第二章 以預言爲證
- 第三章 以神跡爲證

第四章 以道之行爲證

第五章 以教化爲證

第六章 以道之妙爲證

第七章 釋疑端以明真道

下卷

第一章 論聖書原文譯文

第二章 論魂之永生身之復活與末日之審判

第三章 論始祖違命累人

第四章 論耶穌贖罪救人

第五章 論聖靈復人之本性

第六章 論世人賴信得救

第七章 論信者當力修聖德

第八章 論信者當恆心祈禱

主禱文

懺悔文式

祈禱文式

每飯謝恩文式

第九章 論信者當謹守聖禮

第十章 論主三位一體

天道溯源直解 目錄

天道溯源直解上卷

第一章 以日月星爲證

上帝沒有形像可以看見，他的大能，卻是顯而易見。上考天文，下考地理，近驗人身，遠察物情，都可以見主的大能。能不信主是天地萬物的主宰麼？卽如日月星，都是轉動的東西，若沒有主宰造的，怎麼會永遠這樣呢？天地間雖有萬物，總而言之，只有兩樣，一樣是有形體的，叫做質，一樣是有知識的，叫做靈。靈能自主，會動，質不能自主，不會動。比方金木水火土五行，本是死物，藉著人的靈就會動彈。我身上的百體，也是死物，有靈魂在裏頭，就會動彈。那日月星，都是五行，也和死物一樣。他那形體極大，轉動最快的緣故，都是主在那裏管理他。纔這樣的，或者

始必非無

人說，衆星轉動，或者是自然的道理吧，卻不知道。水土金木，無論分開他，合上他，都不能轉動。何況五行聚在一塊兒，像地球那樣大的呢？比方有山石幾百斤，海水幾百石，人力沒有舉得動的，如今量一量地球，有九萬多里，上面的山河無數，他還能轉得如同圓圈，走得如同彈丸，不是主宰的力量，是誰的力量？再看他掛

排列作  
據  
位置穩  
固

光由中  
發  
赤黃二  
道斜界  
之故

在天上，擺列的地方，斟酌得極好，假若創造天地，擺列得不妥當，天地就要裂開了，四季調和得不均勻，萬物也不能生長了，晝夜寒暑，不來回替換，人物也沒有居處的地方了。今將頂大的日頭，擱在當中，吸住衆星，不能錯了位，又有衆行星，都圍著他轉，離著日頭，有遠的，有近的，無論大的小的，走得快，走得慢，全配得勻稱，永遠沒有離開的時候，所以日頭住一定的地方，行星走一定的道路，天地也就結實不搖動了。並且因爲日頭在中間發光，四季的冷熱，也有了度數，假若有一個星放光，日頭倒沒有光，那就遠近不一樣，冷熱大差，萬物也都不能生長了，地球對著日頭，就亮了，算白日，背著日頭，就黑了，算黑夜，轉得像車輪子，所以黑夜白日，來回替換，地球斜著圍遠日頭轉，所以分出春秋四季來，假若不像車輪子那麼轉，必至一邊常常是白日，一邊永遠是黑夜，分不出晝夜來了，假若不斜著圍遠日頭轉，必至半個球，常受暑熱，半個球常受寒冷，四季就錯了次序了。這創造得實在是好，布置得實在均勻。若總論起地球來，就是黑夜白日，沒有歇伴的時候，春天冬天，沒有止住的時候，在這裏，就是黑夜，在那裏，就是白日，在這裏，



美 觀妙頌

原其說

釋其義

就是春天，在那裏。就是冬天，地轉動，時候也都跟著轉動，這並不是日頭會走，離開他的位，不過是地球在那裏轉動罷了。你看一個地球轉動，晝夜四時，也跟著他來回轉動，一點不能錯，像這樣的大能幹，這樣的好法子，豈是自然就有的麼？不是有大智慧的主，誰能造得出來呢？聖經上說，主阿上天顯出主的榮光，穹蒼顯出主的能幹，白晝有日頭，黑夜有星月，叫人知道主的作爲，天不說話，好像說話，無聲好像有聲，不說話的話，滿了天下，無聲的聲，聽到地極了。

## 第二章 以五行爲證

論起地來，裏頭藏着金銀銅鐵，上頭生着草木鳥獸各樣東西，草木是把種兒撒在土裏，雨澆日曬，就長成了，這是水火土合在一塊兒生出來的。鳥獸多是喫草木活着，鹽和石頭，都屬金，各樣的金，混在飲食裏的也不少，古人所以稱金木水火土是五行，查字典上說，五行運行在天地間，沒有歇住的時候，所以起名叫行，這是只講行字的意思，若究其實，必須合在一塊兒，能穀生物，並不倚靠甚麼的，纔可以叫做行，像那水火土，絕不倚靠甚麼，合在一塊兒，就生草木，自然可以叫

刪木補風

金風水

火土

論金

以做器

具

以鑄通

寶

三行，至於木，是生出來的東西，藉着這三行纔成的，焉能和三行列在一塊兒，也算一行呢。草木雖是三行所生，卻又必須仗着風，因爲木長葉，吸風的精氣，如同人有肺，通出入的氣一般，所以西國古時候，又稱水、火、風、土是四行，西人丟下金，和中國人丟下風，都不妥當。若把木換了風，做爲金、風、水、火、土，五行的數目就正了，相生相尅的議論，也可以刪了。○如今先就着萬物不能離開的五行證驗，主的樣子甚多，項好的就是鐵。西國明白醫書的人，知道喫的東西裏有鐵氣，鐵的精液，進血裏去，這樣看來，鐵是人身上不可少的東西。他那顯而易見的用處，一時也說不盡，就如種地用鐵鋤，割糧食用鐵鐮刀，煮東西用鐵鍋，砍木頭用鐵斧，鑿石頭用鐵錘，並且拿鐵做傢伙，可以制伏兇猛，拿鐵做兵器，可以防備禍害，人拿着鐵器，就是高山深林，也可以踐踏在腳下，人仗着鐵器具，又可以做巧妙的東西，並且越做越精，鐵的用處，實在與人有益，爲甚麼拿鐵鑄成殺人的兵器，竟叫養生保命的東西，反做了戕生害命的用處呢。至於銅、錫，可以做器皿，金、銀，可以做裝飾，最大的用處，都不如拿金、銀、銅做買賣的通寶，這本是正經用處，誰

論風

呼吸以通

降。雨露以

揚聲音以

想有錢的，就因此驕傲起來，無錢的，就因此起了貪心，這並不是金能害人，都是人心不正的緣故，你看金的益處這麼大，不是有大智慧，大能幹的主，生出金來，給人用，能穀像這樣取之不完用之不盡麼。○風是空中的氣，人仗着他活着，比飲食還要緊，因為渴了餓了，還可以忍耐幾日，那出入的氣，是一會兒不可斷的，氣一斷，命也就斷了。草木之類，也是這樣，沒有風就要枯乾，不過還不像人死得那樣快就是了。並且連雨露也仗着風力升降，風吹在水面，水氣滿了，遇見烈日一曬，就暖了，漲起來，一漲，就升上去，成了雲，遇見涼風一吹，就冷了，縮下去，一縮，就降下來，成了雨，雨下在各處，都是風在那裏來回運行，田地就賴他滋潤，江河也靠他成就，又有五色的虹，五采的霞，隨着出來，叫人看着好看，並且藉着風可以傳聲，追求物理的人，拿兩個鈴鐺，掛在櫃子裏，吸氣出了櫃子，叫他全空了，就搖撼櫃子，叫兩個鈴鐺對撞，連一點聲音也沒有，那就是沒有風的緣故了。大凡兩個東西對撞，有一點動彈，像琴絃似的，風因着那點動彈，吹到人耳朵跟前，就有了聲音，因此言語也通了，音樂也辨出來了，假若沒有風，那就天下人說話的

論水

淡水潤

物

鹹水化

淡

水爲利

藪

水具美

景

沒有聲音，聽話的聽不見，世上都成了聾子啞吧了，你想用又輕又軟又看不見的氣，裹住地球，叫他隨着冷熱，或漲起來，或縮下去，人物就藉着呼吸，雨露就藉着運行，雲霞也有了形像，聲音也可以聽見，事情這樣的要緊，得來這樣的容易，不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主做出來，能毅如此麼。○至於水，活物用他止渴，種物賴他滋潤，這是單說雨露的淡水，淡水都是從鹹水裏出來的，近來西人取了鹹水來，蒸上，那水就沒有鹹味，走海的人用着最方便，人都說是新鮮法子，不知造物早就有這法子了，海雖大，如同一口大鍋，日頭雖高，如同一爐旺火，海水本是鹹的，日頭一曬，水就熱了，成了氣，氣到半空，就成了雨，鹽不能隨着氣往上去，所以沒有鹹味，水從海裏往上升，隨風散在各處，從山上往下流，聚在一處，成了小河，小河并在一塊兒，成了江，從江又歸到海，這樣看來，水實在是運行不斷的了。江河把天下的水聚在一塊兒，運動天下的財貨，來往交易，固然是大有益的。海是萬國來往的大道，又生魚鹽，做萬國喫用的東西，更是無窮的利益，並且水有許多的好景，泉源時時的出來，江海常常的流動，安靜了，就如同鏡子，照見天

論火

冷以溫解

有顯有  
隱亦奇  
亦美

色本乎  
光

星動彈了，就波浪直豎，震動山岳，又有春天的露，圓明如珠，秋天的霜，白亮似銀，冬天的冰，透徹像水晶，都可快活人的眼睛。這風雨霜露，都是教訓，爲甚麼不受教訓，讚美造化的恩典呢？○最熱的東西，常常發光，最亮的東西，常常發熱，可知光與熱，都是從火裏來的。人身上的溫熱，實在是因風裏的養氣，和血裏的炭氣，出入相通，就生出火來，天氣的和暖，實因爲日頭的光，照着地上的水土風，蒸出來的熱氣。人身上若沒有火，血就凝結住了，人就死了，天地間若沒有火，江海也要凍成冰，水也不流，風也不吹，日頭也不亮，四時也不運行，天地就和死了一樣，火可以沒有麼？生火的法子，或鑽木取出來，或用石頭打出來，萬物都帶着火，的精氣，不過是隱藏着看不見，有看得見的，或聚在日頭裏，或藏在地裏，火的道理可知，火的體質難知，或溫，或熱，或亮，或暗，和發光的快慢，都可按着分數度數察明，不過火的光，走得最快，他所仗着的力量，不能細細的究根就是了，萬物沒有比火還奇怪的，也沒有比火還好的，火的光固然是好，並且還顯出萬物的好來，就如草木，生在暗地的，顏色都是白的，生在亮地的，都成了五采的，雖然夜裏看

光以辨色

論土

土不一類

土各有宜

五行配合

着都是黑的，日頭一出來，那葉的青蒼，花的紅白，果子的黃綠，就都現出來，快活人的眼睛，如同手拿著光當筆，畫出五色來，拿著光當燈，照見好景致一般。因此人錯以日頭爲可拜的神，如同日頭自己就能照見，顯不出主來一樣，不知日頭自有明顯的證據，人卻是不明白。○論五行的次序，土在末末了，五行的形體，土在儘底下，渾在一塊兒說，就是地球的身子是土，分開說，和土一類的也不少，卻都各有各好處，或變成石頭，或燒成磚瓦磁器。若論土最要緊的用處，就是拿他生養草木五穀果子，果木各種的性情不同，種的時候，必須察看土性相宜，不相宜，土性若是相宜，種出來沒有不茂盛的，不是有大智慧的主創造天地，叫天地兩相配合，能穀像這樣無所不宜麼。○至於五行的配合，也可以驗上帝的能幹，單土不能生草，單水不能生魚，必須水土風火都合在一塊兒纔能生物，所以西人說萬物是四行所成的，這行是四，是五，與格物的學問不相干，現在不必說，但是人看見物化成水，化成土，化成氣，叫做還原兒，拿這幾樣當原來的形體，起名叫行。他卻不知還原兒又還原兒，水和風都可分做兩個氣，土也可以分做兩件

純一者  
爲原行

六十餘  
原行  
原質惟  
主所造

窮其所  
自始  
闕無始  
之說

東西這兩個氣，兩件東西，都是純全的，一點攙雜沒有，不能再分了，這就叫做原行。現今西人試鍊各樣東西，分辨那是純全的，那是攙雜的，已經得了六十多原行了，然而格物的工夫還不足，不敢說止有這些數目。若問這原行是從那裏來的，這幾十樣，卻不是隨便相合就生物的，也有相配合相背謬的分別。就如那養氣和淡氣配合上，就生水，和硝氣配合上，就生風，和炭氣配合上，就生火，現在這幾十個原行，都有這性情，或配上，或分開，不拘在那裏，都是這樣，這不是大主宰意思要創造世界，先從無中生有，預備許多本來的東西，成全萬物麼。聖經上說，天地是藉着上帝的命創造的，看得見的萬物，並非從有形的造出來的，這說是實在不錯。

### 第三章 以生物爲證

人沒有不是父母所生的，最上的祖宗，也是父母，若是推到開頭兒的時候，那第一代是誰生的呢？說第一代必不是父母所生，是上帝造出來的，禽獸草木都是這樣，那禽獸也有種類，草木也有根本，若問創這種類，立這根本的是誰，或有人

關自生  
之說

說萬物充滿了天地，自古來就是如此，這生物的工夫，沒有歇住的時候，因此一盛一衰，接續不斷，分不出始終來了。不知人在海裏，看不見岸，就說海沒有邊，掛着一條鍊子，看不見頭兒，就說鍊子沒有頭兒，卻不知海看不見岸，是因爲海太寬闊，鍊子看不見頭兒，是因爲鍊子太長，若是不能推算生物，是從何時開頭，那還可以用稱爲明理的人麼。你看穿鑿子成鍊子，從儘底下的鑿子，往上數到頭兒上，那鑿子必須有所倚靠，不能空懸着，這個理是極明白的，況且鍊子越長，他所倚靠的地方，必須越結實，這樣看來，世代越長久，必須有大能的上帝做主宰，更不用說了，誰說是沒有頭兒呢。人生在世，一日比一日茂盛，從現今追想古時，從兒孫追想祖宗，越往前越稀少，要推算是從何時開頭，不明明有第一代在那裏麼。這樣，就是鳥獸草木，一日比一日多，也必有開頭的種類了。或有人說，萬物是自己就有生理，不是上帝做主，說理字到底怎麼講呢，物的理就是物的性，性都存在物裏，有這個物，纔有這個性，沒有這個物，性存在那裏呢，性既說是理，理本從物裏出來，怎麼反倒能生物呢。所以萬物並不是自有生理，實在是上帝的命



關陰陽  
之說

令創造的，天命永不改變，物理最是常久，比如國家有律例，治國憑着律例，能去治理的，就是國君，生長萬物有道理，能穀生長的，就是上帝，律例是國家的法度，過得時候久了，就有改變廢弛的，造物主給的物理，又妥當，又明白，永沒有改變，永沒有廢弛，所以物能常久。人見律例改變了，就知道權柄在國君，見物理沒有改變，反忘了定命的主，怎麼這樣糊塗呢。宋儒說，天就是理，他這錯處，也是從這裏來的。或又說物是陰陽二氣變化出來的，我知道說這話的，他以爲陰是暗，陽是明，萬物都是因爲晝夜來回替換生的，所以人都說陰陽能穀生物。後來陰陽的字義，多有借用的，就如天有春秋，就以春爲陽，以秋爲陰，時有寒暑，就以暑爲陽，以寒爲陰，地有南北，就以南爲陽，以北爲陰，人有生死，就以生爲陽，以死爲陰，物有雌雄，就以雄爲陽，以雌爲陰。這樣說來，陰陽二字，是就着天道改變，四時替換，人事反覆，人物配合說的，好像陰陽兩氣，如雌雄交通，化生萬物，沒有上帝主宰一般。這實在大錯了。大凡人要找水的源頭，必須逆着往上來，不能順着往下去。若沾滯那太極生陰陽，陰陽生萬物的說兒，開頭既然分解不清，末了焉能

不錯呢。必須因着物知道造物，那就從近處追求遠處，從見過的推求沒有見過的，大道的根本，就可以得着了。總而言之，陰陽既不是神，也不是人，沒有意思，也沒有智能，斷斷不能生長萬物，生長萬物的，就是獨一無二的上帝。聖經上說，上帝於六日內，創造萬物，看著都是好的，就分付他各從各類，生長不已。這不可信麼。

#### 第四章 以人身爲證

希臘國有一聖人，名瑣格底，和他學生在京都街上行走，看見一個匠人，擊玉刻成人形，耳眼手脚與活人一樣，身段兒也像。學生看見，稱讚不已。瑣氏對他說，你遠遠看着玉像與活人一樣，就以爲做得工巧，說他是好本事。你進前按一按他的身體，和冰一樣，慢慢挪動他，也不會行走，叫他也不答應，怎麼說這匠人是好本事呢。假如要叫他嘴裏能說話，眼睛能看見，腳能行走，那怎麼樣呢。學生說，那不是天底下奇怪的能幹麼。瑣氏說，還不但這個，並且叫他做胎生養，往下傳世，不再經匠人的手，怎麼樣。學生說，這個能幹，卻是神得很了，怎麼能有這樣呢。瑣

人玉像喻

別生造有

因妙用  
而見匠  
心

氏說，何必到街上看那奇怪的東西？你看這亂亂紛紛的，不都是街上來往的人麼？他們百體俱全，嘴能說，眼能看，手脚能行動，又能生養，世世代代，永無窮盡，這不比匠人刻的強百倍麼？見了匠人做的，還這樣的稱讚，有比匠人強的，雖然沒有看見，不更神了麼？當那時候，耶穌的道理，還沒有傳到希臘，瓊氏也並沒有聖經，因為考察萬物，各有至理，所以悟出真主來。現在的人，昏迷不醒，總因他不想，若一思想，沒有不省悟的。或有人說，人不是造的，是自然生出來的，他卻不知道凡物都各從其類，所以生出來的，和生他的相同，如同人物傳種一般。物若是造成的，那造出來的，就不與造他的相同，如同匠人製造器皿一般。人的身體，和父母一樣，所以說父母是生人的，人的形像，卻不與上帝一樣，所以說上帝是造人的。世上雖有天生人的說兒，其實乃是造的，況且造物必須去經營，生物用不着經營，剛一成胎的時候，父母也不知道是男是女，是好看是不好看，趕到生產出來，百體都各有好用處，心思靈巧，更非尋常可比，可知生人的是父母，造人的不是父母了。或有人說，因為人的百體有好用處，就可以知道人是造出來的麼？

百體各有妙用

手足

頂脊

筋絡

回答說，人若見一個木頭在水裏，就以爲是偶然丟在那裏的，若見一個東西，是許多木頭做成的，在裏頭的有房子，在外頭的有帆檣，那就知道是爲過河海造的了。在沙子裏捨着一塊金子，就以爲是這裏生的，若細看煉得極精緻，並且有文彩，有分寸度數，有轉動的輪子，有活動的機關，也是初次看見，並非常見的，那就知道是爲定時辰造的了。試想這樣一個物件，有許多的用處，藏在裏頭，許多材料露在外面，豈是尋常的麼？再想人的身體，一隻腳有許多骨節，膝蓋能前後動，腿能前後左右動，彈爲得是叫他柔軟，容易行走。手有五個指頭，一個指頭有三個骨節，爲得是容易拿東西。肱臂有兩根骨頭，一根骨頭往下連着手腕，一根骨頭往上連着肩頭，爲得是叫他容易轉動。脖項骨有兩個骨節，一個能抬頭低頭，一個能左轉右轉。脊梁骨有二十四根，直連着如同鐵鍊，每一根骨頭觀一根軟筋，可以叫他彎就彎，直就直，別的骨頭，每一條裏都有骨髓，惟獨脊梁骨都有竅，灌滿了骨髓，上通到腦，得着精氣，分散在百體。凡骨頭所以能照常動轉，都因爲有筋連貫着，所以筋有長在骨頭裏，能斂彎的，有長在骨頭外，能斂直的。

心肺

口腹

耳目

鼻舌

有纏繞着骨頭，能斃四面動轉的。又有脈從心上開頭，有許多經絡，分散在身上。如同田間的水道，各處周流滋潤一般。人的心居住在當中，管理周身血脈，叫他運動流通，沒有歇住的時候。肺是一開一合，一呼一吸，如同風箱一般，體質柔軟如綿，人的血脈津液，從那裏經過，消去渣滓，存留精液，一呼一吸的時候，得他的養氣，可以滋潤週身。嘴是專管飲食，上齒有如刀切，下牙好像磨研。嚙子管吞咽，腸胃專管變化東西，如同造酒的麴蘖，蒸出津液，往上入肺。其餘的，像那雙耳中間，生長薄翅，蒙着像鼓一般，有兩竅，風一動物一碰，就聽見聲音。眼睛專管察看，如同鏡子，大小全照得見。眼眶子又結實，又高一點兒，是防備硬東西的。眼眶兒眼皮子一開一合，是攔擋小物件的。眼隻毛是防備塵土的。上頭有兩道眉毛，是防着腦蓋的汗。又有眼淚，是洗骯髒的。鼻子管氣兒的出入，腦子裏的濁氣，眼裏的眵糢糊，都從這裏漏洩。舌頭管兩件事，一件是賞味，一件是說話。凡這百體的用處，雖然有東西可以比他，終久不是有能幹可及的，他的智謀這樣，他的能幹這樣，他的工巧又這樣，若不是主，誰能造這個呢。聖經上說，主造我們，神妙不測。

能幹甚是出奇，這是我們所知道、應當讚美的。

第五章 以靈魂爲證

才分兩  
端  
靈才有  
五  
論知覺  
五官之  
職刪心  
補膚

身體雖然全了，若沒有靈魂在裏頭，百體都不能自己動轉。考察百體，既可明白造物主的智慧能幹，講究靈魂，也應當知道他的至理。身子只有一個，百體可以分別，靈魂只有一個，各樣的才可以議論。才分兩樣，一樣叫靈才，一樣叫心，能較長知識的，叫靈才，論靈才，大概有五樣，就是知覺、悟性、記性、思索、想像。知覺可以知道身外的事，人有五官，又有七竅，通達外物，他那能通達的緣故，就仗着有知覺。世人都以耳目口鼻心爲五官，我想把心列在五官裏，這就錯了。五官的職分，專管通達外物，心是在裏頭的，因着五官纔能通到外頭，就如耳能聽，心就因着他知道物的聲音，目能看，心就因着他知道物的顏色，口能嘗，心因着知道味兒，鼻能聞，心因着知道香臭，所以心若不在，就聽也聽不見，看也看不見，嗅也不知道味，進魚市裏去，也聞不見香臭。這樣看來，耳聽、眼看、口嘗、鼻聞，都是心裏做主，五官也是屬心轄管了，心如同一國的君王，安然住在深宮裏，五官如同臣子。

耳目口  
鼻膚

論悟性

君仗着他知道外頭的事，既這樣說，心和五官有君臣的分別，焉能列在五官一塊兒呢。這心既是君，五官裏就虛着一個位，甚麼可以補上這個職分，這職分應當管甚麼呢，我就說，聲色臭味，有耳目口鼻管理，若要知道物的軟硬冷熱，是甚麼管，不是物碰在肌膚上，一摸就知道的麼，可見膚是專管摸的一官了，若把心改爲膚，就是耳目口鼻膚，五官的職分纔正了。古人定五官的次序，有心沒有膚，如同論五行有木沒有風，凡物有聲色，人就有耳目知道他，物有臭味，人就有口鼻知道他，物有軟硬冷熱，人就有肌膚知道他，五官的職分，和萬物的性情，正相配合。這不是主造人造物，叫他們各有各方便的用處麼。○悟性是所以知道身裏的事的，有了悟性，人就能明白我是我，也明白我所做的事，心才靈才，都包在悟性之內，就如靈才有知覺，覺出冷熱來，就明白覺出來的是我，心才有仁愛，愛善，就明白愛的是我。況且外物是看得見的，內心是看不見的，有悟性一通，就如同拿鏡子望裏照，看不見的，也看得見了。人若平心靜氣的自己察考，凡一心的思念情慾，全都悟出來，如同水清見底一般。然而心裏的思念情慾，我可以悟出

以證魂  
之常存

以證主  
之必在

論記憶

可以益  
智

可以增  
福

論思  
以精  
慧

來，身上的筋骨脈絡。我卻不能悟出來。因此可以知道靈是我，身不是我，不過是我使喚的東西，所以身體必須有靈在裏頭，纔能成人。靈若離了身，身就死了。靈卻仍然在着。並且有悟性，可以知道自己不是自然而有的，是自然而有的。主所造的，詩篇上說，我在你也在，我是人，你是上帝，這是因爲知道自己在，就悟出上帝也必在。這法子最簡便，又最真鑿。○覺與悟，都是開知識的，若是叫五官所覺的，和心裏所悟的，存着不忘，那功勞在乎記性，有記性，纔能用思索的功夫，所以記性和思索，是相連的，空記不思，就如同喫多了不消化，空思不記，如同喫了雖然消化，卻得不着他的精液。況且記的用處，不但添人的聰明，也可添人的福氣，因爲能記，從前所看的好景，所聽的好音，都時刻在心，已死的親友，想起來，和活着時候一樣，至於以前的好話，以往的善事，都能記着不忘。並且我若真能交好友，做善事，一回想的時候，必添後日許多樂處。這不是主叫人經得多，見得廣，成就他的聰明，給他記性，叫他享福麼。○至於思索，是就着已經遇見的事，想他項好的去處，如同畜生喫草，細嚼出精液來，又如工人造器皿，越打磨越精，或分別



以別人  
物

以認主  
而求福  
論想像

與知覺  
仿  
思索相  
與夢寐  
相似

這個同不同，就可知道那個同不同，或從末了想到根本，可以知道事的所以然，或從根本想到末了，可以知道事的所當然，或聽見一樣，知道十樣，或想起舊的，知道新的，見的用處，大得很哪，人物從此分出來，靈蠢從此看出來，然而這思，單是人所能的，禽獸無論怎麼靈，他是不能思的，就如猩猩，雖有點兒像人，他卻喜歡火，不知道添柴，鸚哥兒雖能效人說話，他只知道喫糧食，不知道種糧食，這總是不能思的緣故。人就能思深思遠，就看現今，知道將來，因已見的，知道未見的，凡耳目不到的地方，思都可以想到，主叫人能思，也是叫人想到看不見的主，永生的福氣，預先做準備，人可不細細的思索麼。○至於想像，是憑空想着，就像真有這事的一樣，知覺可以知道東西的樣子，像是沒有東西，憑空想出樣子來，思索可以知道事的情理，像是做一件事，憑空想出情理來，所以想像的才，與知覺思索的才相仿，不過分個虛實就是了。人到變的時候，沒有思索，沒有知覺，所夢見的事，也是從想像得來，不過夢是無意成的，像是有心做的。那憑空的想像，也彷彿做夢一樣，似乎想像的才，算不了甚麼，其實想像的益處也不淺。

其益非淺以彰文  
仁愛以動  
以精造  
與憶相  
反以慰人  
心以慰人  
靈才相  
倚  
缺一不

就如造文字，有想像的才，或是假借，或是比喻，文字就越發精了，若可憐人的苦處，有想像的才，設身處地的想，就動了惻隱的心了，聰明人創造器皿，給人使用，有想像的才，天下人都得他的益處。況且想像與記性相反，因爲已往的事，用心記念，不過還有在這裏，未來的事，一經想像，就如同已到眼前，這想像的才，豈可以輕看麼。人得了想像的才，就可以想後來的安樂，忘了今日的苦楚，豈不是主賜給人，勉勵人的德行，安慰人的心麼。○總而言之，知覺悟性，是知識的根本，有記性，就不至丟了根本，有思索，就可因着根本知道別的，有想像，就改換了本來的形體。如同蠶吐絲，始而成繭，是有了形體了，後來糞繭成絲，是取他的材料，後來織絲成絹，是成就他的用處，末後繻染，是顯他的文采，這就是靈才從淺到深的妙用了，人的靈魂在身上，專仗着五官引導，假若沒有知覺，就是一個死物，愚頑不靈，如同囚在黑暗的監獄裏一樣。然而有了知覺，沒有悟性，卻又事情來了，不明白，如同睡覺做夢的，雖然做事，卻是昏迷不醒，有了悟性，沒有記性，卻又事情過去就忘，如同傻子，左手拾東西，右手就扔了，有了性記，沒有思索，卻又積聚

四心才有  
論欲

食以養  
生

色以綿  
族情誼  
論

正七情  
之說

不化，如同馱子，家裏有錢，不知道經營，有了思索，沒有想像，卻又沒有文采，無所施爲，缺少做用，新的也不能創造，舊的也不能改換，不過謹守舊規矩罷了。因此知道靈有這幾樣才情，都是按着次序，彼此相倚靠爲用處，不可缺少一樣。○論心才共有四樣，人藉着修他的德行，就是願欲，情誼，好惡，和是非之心。大概人所願欲的，惟在乎飲食和女色，有饑渴的欲，可以養活生命，有男女的欲，可以傳流子嗣，不但人有這欲，禽獸也有，這欲是從心裏所發，身上所出，按着時候來到，若是有欲不能遂，身就不安。人都知道喫喝所以養生命，特恐有因爲吝嗇，故意少喫，因爲事多竟忘了喫的，所以限給他飢渴難忘的欲。人都知道男女配合，所以傳子嗣，特恐有懼怕生產的艱難，撫養的勞苦，廢了這件事的，所以給他大欲引動他，這就是主造人物，給這兩個大欲的深意。○情是從交接的時候看出來，根本從心而生，有所感動，纔能發出，不是按著時候有的，世人多有以喜怒哀樂愛惡欲爲七情的，不知欲從身子裏發出來，遂了欲就完了，不像情那樣的纏綿不止，所以不能說欲就是情。人失了所好的，就悲哀，得了所好的，就喜樂，哀樂是因

愛惡怨  
憐四情  
勉善去  
惡  
愛以趨  
善孝慈  
友悌皆  
本於愛  
惡以嫉  
邪當退  
其流  
怨以報  
惡不宜  
私復

得失纔有，不但是因人而生，所以也不能算是情。喜怒是從愛惡裏生的，發在一時，不過是個愛惡的頭兒，所以也不必更立名目，把他擱在情裏頭。惟有愛與惡，實在是情的大頭目，再加上仇怨和憐憫，情就全備了。因爲愛與憐，是所以勸善的，惡和怨是所以去惡的，就如人有欲，知道生子，就知道養子，做父母的，絕無一點勉強，並且樂於養活，雖極勞苦，也甘心願意，所以慈愛發在父母心裏，如同奶水發在胸間一般，從此推廣出去，父母愛子用慈，子愛父母用孝，兄弟相愛有悌道，朋友相睦有友道，孝慈友悌，全都是從情裏的一個愛生出來的。他這上下的分際有次序，絕不錯亂，有緣故，就是愛情發見，各得天然的樂趣了。惡是恨惡邪道，幫助入守正道的，然而有了惡，那嫉恨、忿怒、仇怨、妬忌，就都跟著來了，是惡的源頭雖正，他的流弊卻最容易邪僻，不像那愛的源頭一正，生出來的枝節，也全是善的，所以惡的情，必須謹防他的流弊。至於怨，本是義理應當有的，因爲人已經害我，我纔怨他，只是天旣建立君王，給人伸冤，人就不當擅自報冤，況且上帝義賞義罰，自有公道，活著懇給君王，死了就由著上帝，這就得了怨的正道了。憐

憐以救苦

論好惡

所好有

美事

好知而

好交而

好名而

是因著人的苦處生出來，不像愛因著親情，或因著德行生出來，人雖沒有親情，沒有德行，但看見他的苦處，就動憐憫的心，好像心裏聽見有微微的聲音，叫我去救他一般。這愛惡怨憐四情，都是從心裏生的，觸動他就發見出來，不能定時候，豈不是王叫人住在世間，特給他這四情，做交接的道理麼？○人所喜好的有五樣，就是知、交、名、勇、利，人的志向雖然不同，這五好卻都是自然有的，就如眼睛好看美色，耳朵好聽美聲，可以叫人成全美事，凡人都喜好有知識，就是外國那樣的遠，星辰那樣的高，雖然與自己不相干，也都喜歡聽他的事。小孩子從先生辛苦用功，也都因為求知識，人若能考察書籍，講究物理，就可有出奇的本事，異樣的能幹，若不是好知識，焉能這樣呢？所以論語上說：好古敏求，就是孔子，也不敢自以為是生而知之的，凡人都好交，敬慎學業，大家一同樂道，從此交道就開了，建立城國，同類的大家聚集，不同類的各自分散，從此來往應酬的事就多了，若不是這樣，就如同惡獸，獨住深山，又孤又寡了。況且因為人的德行淺薄，就有個好名的念頭，勉勵他，他的德行，就因著好名成就了，以做惡敗名為可恥，人多

好勇而  
剛利而  
好利而  
富論是非  
以節情  
欲

法錄於  
心四端爲  
行之本

見主賦  
靈魂之  
美意

半懶惰，就有個好勇的氣力，奮往向前，大綱細目，都不紊亂，國就治了。更有好利的心，農商工賈，好之不已，國就富足了。○人有這願欲，情誼，好惡，若不斟酌是非，那就兩個欲必至放縱，四個情必至錯亂，並且好惡不按著理行，人就相禽獸，差不多了。因爲人有是非之心，就是貪欲太重，也不敢搶奪人的，算爲自己的。就是至近的親戚，也不敢幫他做惡，惡人雖難容，也不敢私自害他。官府審問囚犯，雖然憐恤他，也不敢釋放他。兵丁出去打仗，雖然害怕，也不敢逃避。像那名利勇人，都喜好，卻不敢不按理而行，這都是是非之心治理的。所以人心如同一國，是非的心就是治國的法律。聖經上說，人有上帝的法度，寫在心裏，就是這意思了。○人有做爲，總出不了願欲，情誼，好惡，是非，這四樣，或因爲求飲食圖歡樂做這事，或因爲有所愛惡做這事，或因爲知交名勇利的好處做這事，或因爲這事不合理不去做，或因爲這事合理就去做，人有這四樣，總是叫他有好做爲。假若沒有這四樣，人雖然有許多靈才，如同海船，各樣器具，都已齊備，沒有風，卻是不能行走。所以有靈才開導知識，就能分別善惡，有是非的心辨別，就能喜歡爲善，不喜

論其形骸

論魚

論鳥

歡爲惡，更有好，是所以從善的，有惡是所以去惡的，有怕懼，所以免禍，有指望，所以得福，這豈不是主給人性情，叫人明理行善，永享天福麼。主創造人的靈魂，比創造人的身體還巧妙，因爲身體人可以彷彿著做，靈魂人是不能彷彿的。聖經上說，我們有生身的父懲治我們，我們尙且敬畏他，何況萬靈的父，我們要得永生，豈不更當敬服他麼。

第六章 以禽獸昆蟲爲證

禽獸的身體骨頭，有與人相彷彿的，先不必細講，現在就着他大概的形體，和他的良知良能，畧畧的說一說。卽如魚是水裏的東西，有分水，如同鳥有翅膀，能殼吸水，如同人吸氣，並且能吸氣，如同人喝水，肚子裏有個氣胞兒，所以他的身體能殼狀水，這說得是常行魚。還有一種魚，大不滿一尺，有時出了水面飛幾百丈遠，又回到水裏，他的分水，也彷彿翅膀一般，因爲狀得不快，所以又叫他能飛，纔不至被大魚所吞，這又是異樣的魚了。至於雀鳥，是天上飛的東西，生兩個翅膀，如同走獸的前蹄，骨頭是空的，沒有骨髓，肉瘦，翎毛肥，身子輕，所以能高飛，這說得

論獸

是常行的鳥。南方還有一種駝鳥，翅膀短，不能飛，腳長，最能走，骨頭裏有極滿的骨髓，這又是異樣的鳥了。別的還有喫魚的鳥，脛骨長，可以過水不濕，頭和脖子長，最能拿小魚喫。又有脖子腳都短的，腳指頭橫連着沒有縫兒，容易進水裏去。還有嗓子外頭長一個口袋，可以存魚，就是鷺鷥一類的，像那鷹和夜貓子，最喜喫肉，嘴彎，爪子長，抓東西喫，抓得極快，翅膀硬，能飛，只是鷹的眼睛，白日最明亮，夜貓子眼睛，黑夜纔明亮，這又是各樣的鳥兒，各有各形狀了。那走獸有喫肉的，爪子長，能拿東西，牙快，性子惡，眼睛黑夜白日都能看，有喫草的，沒爪子，有蹄兒，牙鈍，性子善，有有爪子的，或可以刨洞，躲避災害，或可以上樹，找食兒喫。最異樣的，是袋鼠，肚子外頭懸著一個胞兒，好像被窩，可以把小鼠攔在裏頭喂他奶喫。又有駱駝，肚子裏另外長一個水胞兒，防備渴，可以走無水的地方，又有象，脖子短，不會伸縮，頭上卻長一個大鼻子，像人身子那麼大，動彈好像人的手，拿東西甚便當，裏頭是空的，有個管子，可以吸幾石水，送在嘴邊自己喝，這又是走獸各有各樣子了。那些魚，本是能泅水的，卻也有能飛的，鳥本是能飛的，卻也有不能



論良知

飛能走的。走獸喫草的，本沒有爪子，卻也有喫草的生爪子的，無論是尋常的，是異樣的，全都合式。這不能沒有緣故啊。凡物都有良知，飢渴喜好，禽獸都有，所以能穀生養保全他的種類。其餘的良知良能，也是因爲生養起見，就如魚有本來住在大海裏，到了春天，就進江口水淡的地方，捧了子，又回到大海裏的，他的子經日頭一曬，就脫離了胞，自己泫水，自己喫食，不倚靠他的母，那母魚也絕不照應他。又有鯨魚，是做胎生的，會喫奶，那母魚疼愛小魚，不忍相離，若是小魚被人拿住，母魚跳起來保護他，甚至連死都不怕，這是魚的性情有不同的。那雀鳥將要養小雀兒，必先搭窩，下了蛋，拿翅膀圍着他，若不是尋食，一會兒也不離開。有時候母的去，公的來替他，趕到小雀兒業已從蛋裏出來，未長翅膀，不能飛，母雀兒又叨食來喂他，雖然餓了，自己不肯喫，這鳥兒愛子的情形，誰看見不羨慕呢。惟有南方的鴛鳥，不搭窩，把蛋藏在沙子地裏，日頭曬着，小的能出來，自己會走會喫，他母絕不管他，這是鳥的性情，有不同的。至於昆蟲，本是蠢物，也都各有一點兒小聰明，就如蜜蜂兒和螞蟻，能穀挑取食物，搭窩，防備冬天，蜘蛛能搭網。

論蟲

拿蚊子喫，蠶到老了，知道做繭，把自己封在裏頭，他們這聰明能幹，不也是異樣的麼？你看魚多半不知愛惜他的子，惟獨鯨魚知道愛，雀鳥多半照顧他的子，惟獨鴛鳥不照顧，別的蟲子，不搭窩，不搭網，不自己封住自己，惟獨蜜蜂兒，螞蟻，蜘蛛，蠶，都能做這個，他們或是聰明，或是愚蠢，也不能沒有緣故。像這些聰明能幹，是誰給的，或說是一代一代傳下來的，其實不是的，嘗拿一個雛鳥，關在空屋子裏，日子多了，也能穀搭窩伏卵，這樣看來，實在是天性就會如此，並不是世代相傳的了。或有人以爲，此理可以思量而得，豈知卵是堅硬沒有縫兒的，眼睛不能看見，焉能深測其理，說那裏頭有雛鳥可以出來呢。凡這個，都是造物的主所給的良知良能，以爲養生留種的用處啊。鳥獸的聰明，從古至今，都是一樣，人就不然了。鳥本來有巢，人本來沒有房屋，後來就看着巢做成房屋，可以躲避風雨，現在又有高樓大廈，畫棟雕樑，比古時更加繁華了。鳥獸本來有翎毛，人並沒有衣服，後來就披毛蒙皮，可以遮寒，現在又織棉爲布，養蠶吐絲，花衣繡裳，比古時更加華美了。鳥鳴有笙笛的音聲，人因此做樂做歌，五音六律，從此興起，詞曲詩

人爲萬  
物之靈

人爲物類之主  
物以身爲重  
力事人  
人以靈  
爲貴  
以心  
事神

歌從此繁多了。大凡高的自高，低的自低，是不能攙越的，快的自快，慢的自慢，是不能勉強的人，有兩足，止可以走旱地，後來竟做出舟楫，走海如魚，又做出氣球，升高如鳥，古來人的力量有限，常被惡獸吞喫，後來就做出器械，可以敵擋，那些狼蟲虎豹，全都畏懼，不敢向人逞兇，牛馬駝象，全都順服，無不供人指使，可見人實在是萬物中最靈的了。而且萬物各住各地方，各安各生命，若一遷移，就大有不便，人卻徧走萬方，無處不是樂地，人豈不是萬物的主麼。再考禽獸的情欲，只知道保全身體，存留種類，但以身體爲重，惟獨人能毅以靈魂爲重，萬物是服事人的，人是服事上帝的，但物服事人，是用他的身，人服事上帝，是用他的心。耶穌說，應當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敬愛上帝，聖詩上說，上帝叫人稍稍不如天使，後來賜他恩寵，用他管理所造的萬物，叫萬物歸服在他足下，六畜百獸，飛鳥游魚，和海洋中的百物，無不歸他管轄，我主耶和華在普天下，是至高至大的了。

### 第七章 論萬物皆彰主宰之德

以上六章所論的各條，已經可以證見上帝是必有的，何況所引證的有許多條。

上帝惟

自然更沒有甚麼疑議了。比如一個重物，雖然一根繩索可以懸起來，若再添幾根繩索，心裏更是安然了。或有人問，萬物都是神所造的，那是固然的了，但不知造萬物的，是一位神呢，還是有許多神呢。說，比如天下地方，無論多遠，一看他的政治相同，就知道是一個皇上所管的地方，無論多近，一看他的政治不同，就知道是另一個皇上所管的。如今普天下都是一個樣子，萬國都被日月的光華，蒙雨露的恩澤，受四時的調養，並且物類多半相同，人的顏色語言，雖各不同，不過各因其地的土風，一考察人的身心，就如對上合同一樣，若不是一位主管理，焉能如此呢。從此推開說，日月星挂在天上，只憑氣兒吸著，行星從西到東，日月旋轉，年年運行，周而復始，可知日月星也都是這一位主所管理。這樣看來，天下的萬國，與天上的衆星，同是一個理，就同是一個主宰了。或有人問，這主宰從那裏開頭呢？說，若有開頭，就是被別的神所生的，惟那最先的神，必再沒有生他的，實在是無始了，不是生的，就不死，不死還有甚麼別的神接在他後頭呢？所以這位主宰，沒有在他之先的，他乃是在先又在先，自然無始，也沒有在他以後的，他乃是

終無始無

無所不在

無所不能

在後又在後，自然無終。聖經上稱他爲耶和華，就是自然而有的意思。或有人問，上帝住在何處呢？說，上帝本是個靈，與人不同，人獨能居在一個地方，上帝是無所不在，他住在天地間，如同靈魂附著身體。靈魂雖無形可見，身體中卻無處不有，百體都聽他的號令。上帝雖無形可指，天地間卻無處不在，萬物都聽他的調度。但身體不是靈魂造的，天地實是上帝造的，因爲觀看萬物所經營的，就知道必有經營萬物的主，又看天地之間，無物不有，各合各用處，也知道必有創造他的主。天地既是主所造的，那不是未有天地，先有上帝麼？上帝既在天地之先，天地就不是主的身體，也不是爲自己居住而設的，這是顯而易見的了。他造天地，乃是做天下萬人萬物的寓處，所以那敬奉天地的人，如同客要見主人，卻不進主人的房子，止在僕人的屋子裏，如何可以呢？或有人問，上帝的大能怎麼樣？說，匠人用器具蓋造房屋，必須日久勞苦，纔得成就。若是上帝，就不用甚麼器具，也沒有甚麼勞苦，只用分付一聲，立刻就成了。凡舉一百斤的重物，就是人所難能的，上帝卻無論天星地球，極大極重，都能提起運動，如轉車輪一般的快。人若許

無所不知

久的勞苦，就軟弱無力，上帝卻運行幾千年，竟自忘了疲倦，據此看來，已經可見他是無所不能的了。或有人問，上帝的知識如何，說人以格物爲知，那造物的知識，更是大的，星辰錯雜在天上，遠近快慢，都與吸著的氣兒相稱，天地間的死物，都各合乎活物的用處，有眼，就有光叫他看，有耳，就有聲叫他聽，有口腹，就有百穀草木叫他喫，萬物都這樣的相藉相宜，可知創造的知識，是大得很的了。至於人的靈，居在身內，因著五官可以知道與外物交接的情形，上帝卻不是這樣，地甚寬厚，他看著透亮如玻璃，人說私話，他聽著如雷聲，人有虧心，他看見如閃電，上帝賜給人眼，自己反倒不能看麼，賜給人耳，自己反倒不能聽麼，賜給人知識，自己反不知道麼，或有人問，上帝是正直麼，說察看人心，就可以知道，人能分別善惡，難道上帝不能麼，人能愛善，難道上帝不愛麼，人能惡惡，難道上帝不惡麼，人的聰明，常常誤用，恩愛有時過分，皆因所知的有限，上帝的愛惡，分毫不差，人焉能藏躲，正是所說無所不知的了。人主居在深宮之內，難免罪人逃躲，惟有上帝，以公道罰人，無所不在，人從何處逃躲呢，或有人問，上帝慈悲不慈悲，說這也

無所不公

無所不愛

天既視  
人如子

人當事  
天如父

可以因人想到上帝，信他是必慈悲的，世上有善人，樂天下的樂處，憂天下的憂事，若有一人不得安生，就說是我的罪過，如同仁慈父母疼愛兒子一般，上帝不更比善人強麼。試看天地之間，田野如同一個園圃，百獸全都舞蹈，衆鳥無不順服，這不是上帝的恩典麼。況且萬物都是供給人的用度，人有眼，就有美色奉給他，人有耳，就有美聲感動他，人有口，就有美味沾潤他，他稟性中又有孝弟仁義之德，做爲無限的福緣，就是貧窮，也可以自樂，上帝的慈悲，待人如子，人照父親一樣的事奉上帝，不是理所應當的麼。萬物都已證見上帝的德行了，然而望上看天，如同一張紙，日月星宿，就是泥金寫的字，望下看地，如同一幅畫，山水花木，就是丹青的顏色，人竟看不見麼。有雷振動，有風疏散，有鳥喧叫，人竟聽不見麼。況且人身的靈，見證得極明白，人竟不省悟麼。所以聖經說，異邦的百姓，爲何盤問我說，你的主在那裏呢，卻不知我的主在天上，隨意行做。至於那偶像，不過金銀而已，乃是人手所做，有口不能言語，有眼不能觀看，有耳不能聞聲，有鼻不能知味，造他的，倚賴他的，和他一樣。又說，自從造天地以來，上帝是人所不能見的。

但觀察他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所以人無可推諉，他們雖然知道有上帝，卻不按著上帝尊敬他，也不感謝他，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假，愚魯的心，更昏暗了，自稱為聰明，反成了蠢笨，把永不朽壞的上帝的榮耀，反歸給偶像，彷彿容易朽壞的人和禽獸昆蟲的樣式，實在可歎得很了。



天道溯源直解中卷

第一章 論上帝垂教爲人所不可少

以安世  
人之心

以明萬  
物之證

以顯人  
事之宜

上帝本是普天下人的父，不想世人多入了迷途，忘了根本。比方父親做客在別的地方，兒子女兒住在家裏，雖然家道素來豐富，不必愁喫愁穿，一想起父親，在外受風霜之苦，總是翻來覆去，不得安然。又父親在外，多有錢財，常常稍給兒女，做兒子的得受父親的錢財，卻不知父親的消息，那就想念的心，流連不止了。現在世上生人很多，有天地做他的房屋，人生願欲無窮，有萬物做他的供給，問誰賞的，就是天父，世人豈可以喫飽穿煖，忘了天父，竟不祈求他垂示教訓麼。或有人說，前章所說的就是天父垂象教訓人，還要求甚麼呢。說上天垂象，固然是教訓，但古人還能認得，藉此可以知道天父，後人差謬，都被魔鬼引誘，若不是再爲顯明訓示講解，這道終不能明白。況且物理所證見的，不過大概幾樣。人雖考察，他那微妙的深意，難以盡知。比如父親寄東西給他兒子，見這東西甚好，就知道父親的仁慈，見這東西得用，就知道父親的智謀，見這東西價值很貴，就知道父

以補不良之不足

親豐富，往後一思想，卻不知父親是叫我在家等候呢，是叫我去省視呢，還是父親不回來，我終不能見他的面呢。凡這些都是因爲未奉父親的命令，所以不能明知他的意思。如今萬物，各有性體，各有道理，都是造物主所分付的，就著這個，固然可以悟出上帝的慈悲、智慧、能幹，然而天父降生世人，有隱密的道理，不吩咐出來，就不能知道，身後的事情，天父有默定的權衡，不指教出來，也不能曉得，上天垂教，豈是少有的麼。或有人說，是非的心，是人所以分別善惡，明白去就的，這不是遵著天父的意思麼，爲甚麼還說不知道呢，說是非的心，雖是人所同有，那行的樣子，卻有分別。卽如印度國人，率領他們的女子，進廟裏行姦淫的事，做爲事奉神的風俗，不知道事奉神，應當潔淨，反倒污穢了。又有將自己兒女扔在恆河裏做爲祭祀河神的豐盛禮物的，這是不知上天好生惡殺，竟用殺害的事，違逆天了。中國當久旱不下雨的時候，常有人捨身在龍潭裏，指望天降甘霖。普陀地方的梵音洞常有捨命指望成佛的，不知性命爲天所賜，或長壽，或短命，都由天定，所以不能順服承受正命，用自害自身的事違逆天命了。還有割股醫

以彰修  
福之道

以明贖  
罪之道

治父母，自稱爲孝子的，同鄉同黨，都誇爲難得，卻不知身體髮膚，是父母給的，一點不敢毀傷，爲甚麼反以毀身爲孝呢？中國的風俗，一個男人，可以娶幾個妻妾，西藏的風俗，大哥娶一個妻子，和衆兄弟夥著，卻不知天父起初造人，只有一男一女，做萬代配合的常法，多娶妻妾，都爲失了正道。天父生萬物，各隨各用處，都有自然的道理，甚是顯明，爲甚麼天下人，都不知道改變行爲，竟做出這些事來，這都不合乎人道，豈能專靠是非的心呢？至於人爭論身後的禍福，也不是一樣，卽如中國的三教，雖然說是合而爲一，卻如同冰炭一般，絕不相投，佛教信前生，儒教不信來生，道教信今生，可以長生不老，佛教講論虛空，他的法術在乎念佛，道士祈求長生，他的法術在乎飛昇煉丹，儒教只樂現在的，靈魂和來生，都丟開不問，這不是三教各不相同麼？試想世間，旁門左道甚多，誰能分辨其中的是非，正道雖然蕩平，誰能前去遵行，若是說上帝任憑人這樣，這就如同寄養的嬰兒，不認得父母，欠教訓的孩子，不分辨邪正一般，豈不褻瀆之極了麼？況且人若沒有得著天命，不但行事游移不定，就是考察天理，明知天是用仁慈待善人，用威

嚴待惡人，猜度人心，又明白自己知道善是好的，不去做，知道惡是不好的，反去做，屢次犯天的律法，應當受天的責罰，無奈那解脫的方法，自己總不能知道。所以人的品位，雖比物高貴，人的禍患，更比物重大，以致身上多有疾病，反不如物安然無恙，心裏多有憂慮，反不如物坦然自樂了。幾十年前，有一個國王，被人發遣在外，拘管在一個小海島裏，不知道的人，看見他服事的人甚多，護衛的兵不少，纔知他是一位國王，趕到觀他的容顏，憂愁不解，看他的面貌，拘束不安，那時候的兵役，雖殷勤服事，卻嚴緊隄防，又知道他是受拘管的王，被人所發遣的。現今世上的人，也和這個王一樣，乍一看他，本是萬物中最靈的，趕到詳細考察他，卻是天地間受罰的了。可嘆哪，有爲臣的，知道君向他發怒，不等著君定他的罪，就憂愁自己絕了生命，有爲子的，遇見父親向他咒詛，就疾病愁苦，必等到父親給他祝福，這纔用藥自己醫治，現今世人，既知道天父不喜歡他，卻不明白赦罪的道理，他的心甚麼日子可以安然呢。我們教中的聖經，實在是天父所顯明的，用這個開示大道，凡生人的本分，身後的禍福，以及赦罪的恩典，都指示得明明。

必有預  
言神蹟  
爲證

此節將  
下文數  
章題目  
露出頭  
緒

白白了。或有人問，天不說話，如何將道示人呢？回答說，藉人的口傳示。又問，世上多有假托的，誰可憑信呢？回答說，沒有真的，焉有假的，假的越多，必至察考得越細，假的沒有憑據，真的必有明證，就如將來的事，人不能預先知道，獨有天父知道，如同知道已前的一般。現在若有預先說未來的事的，剛一聽見，難以憑信，到所說的話，實在有應驗的憑據，就知道那人是天給的聰明，替天傳道的了。那世人所做，大概都是尋常的事，若有人能行神妙難測的奇事，就知道那人是天所保佑的，替天成功的了。皇上的印信，或不免有人假冒，惟有所應的預言，和所行的奇事，萬人無不見，絕沒有甚麼假詐。我們的聖經，本來出在東方猶太國，漢朝時候，傳到西方各國，西方人見聖經預先講幾百年後的事，到後來核對史書，綱鑑，無不應驗，又載傳天道的人所行的奇事，非人力所能及，詳察細考，全都有憑據可信，因此就知道天父垂示教訓，明明託付於人，如是改了祖宗的風俗，違從他，後來將這教訓，行在世間，明明受天的保佑，藉此化導風俗，屢次有神奇的效驗，一考他深奧的大旨，實在神妙之極了，這就是我們西方人信道的所以然。

現在又傳到中國，深深盼望中國人，不廢棄詳察細考的功夫，明白真理，信奉真道，他和我們信奉一樣，下文可以詳細講明。

第二章 以預言爲證

人初陷  
罪上  
帝  
許救

聖經中要緊的意思，就是耶穌用自己身子，替人贖罪做救主。救人的功業，到中國漢朝時候纔得成就，那救人的道理，卻從創世的時候，已經顯明了。耶穌未降世之先，有聖先知將許多預言，寫在書上，這書名爲舊約。耶穌降世之後，使徒將耶穌生平說話行事，詳細記在書上，這書叫做新約。舊約書上所說的預言，到新約書做出來，兩相較比，句句相符不差。這兩部書，合爲一部聖經。天父救人的大旨，全在這經裏。聖經說，天父當起頭的時候，造成始祖兩個人，天父給他的性，本是善的，身上也沒有疾病。天父立了一個禁令，吩咐他二人，守這禁令就生，犯這禁令就死。那時候有魔鬼，原本是天使。後來因爲背逆上帝受罰，雖有怨恨的心，卻不能加害天父，只謀害天父所造的人，所以變化形像，如蛇一般，甜言蜜語引誘人，叫始祖違犯禁令，曲意相從。那知天父至公無私，令出必行，他既違犯禁令，

設祭禮  
以預指

立一國  
以預備

命先知  
以預言

就降災給他，因此疾病死亡，自古至今傳染不斷，如同蛇的流毒一般。幸虧天父慈悲，不忍叫人終久陷在危亡裏，所以安慰始祖，應許必從他的子孫裏降生救主，捨身贖罪，使信從的人，可以轉禍爲福，這就是福音道理的開頭。當那時候的人，就遵上帝的命，宰殺牛羊，做爲贖罪的祭物，那牛羊有甚麼功德，可用他贖人的罪呢？無非是藉他指著將來替人捨命，至尊至貴的救主，凡人所犯的罪，第一就是不信，所以上帝分付，惟有信的，纔可得救，並且分付歷代的聖賢先知，勉勵人叫人信服盼望將來的救主，可嘆世人都犯始祖所犯的罪，無不肯棄上帝，崇拜邪魔，後來就異端羣起，邪說大行，到中國三代的時候，尊奉上帝的更少了。到夏朝少康皇上的時候，上帝分付希伯來人亞伯拉罕，離開自己本地，遷到西方迦南地方去，又應許從他子孫裏降生救主，居住這地方，施恩在萬國，這並不是上帝偏愛亞伯拉罕，是要挑選地方，宣傳聖教，所以在這地方，多生先知，預言救世主將要出來，並且將救主在甚麼地方，當甚麼時候，生平行事怎麼樣，都寫在書上。到耶穌已經降生，有東方的博士看見明星，想起舊約書上有明星的話，指

其證有三  
信於當時

著救主出世，所以他們甚是希奇，就往猶太地方去，問救世主生在甚麼地方。有讀書人說：應當生在伯利恆。從前有先知寫在書上說：你在猶太府縣中間，不算窄小，將有做你們的王的，從你這裏出來，牧養上帝的民。後來博士往伯利恆去，果然看見救主耶穌降世，這就是他的證驗了。世人初次犯罪，天父就降災殃，好像日頭西落，大地無光，自從天父應許降生救主，又如月亮剛一上來，趕到先知預言救主，詳細講明他的道理，時候越久，道理越顯明，又如半夜，月更清朗，到耶穌降生，鴻恩普徧，又居然是早晨的紅日，從東上來了。或有人問：先知預言救主要來，怎麼知他說得不錯呢？說：這事有三個證見，一個是猶太人當時做證見，那猶太的衆先知，人都尊爲上帝所立的，口裏替天說話，身子替天行事，豈和凡人一樣麼？所以先知說的話，都是講明天道，預言後來的事，或是幾年後纔應驗，或是幾十年後纔應驗，還有幾百年後纔應驗的，做奇事，行神蹟，人力所辦不來的，他們獨能做出來，因爲他們是上帝所立，所以能敷高過凡人，若不是這樣，行虛假的，必殺不赦，律法甚是明白，豈能漏網逃避麼？當時的人，已經證驗可信，後人



又有甚麼疑惑呢，可做憑據的，甚麼能大得過這個，這是一個證見了。第二證見，是先知預言各國興衰，後來考查史書，全都相符，就如先知以賽亞預言說，猶太人建造偶像，祭祀邪神，必被上帝棄絕，後來必被巴比倫人虜去，悔過，自己怨恨，必等到波斯國王名叫居魯士的時候，纔放他回本地去，過一百多年後，猶太人果然和巴比倫人爭戰，大敗被虜，又過七十年，果然有位波斯王名叫居魯士，住在巴比倫的猶太人，就將以賽亞的預言，告訴了王，王歡喜這話應在自己身上，就放他們回去，並且分付他們在猶太的京都，從新建造聖殿。又有先知但以理居住巴比倫的時候，夢見一隻雙角的綿羊，站在河邊，還有一隻獨角的山羊，從西往東，和綿羊相鬪，得了勝，將綿羊踐踏在腳下，看見山羊的大犄角折斷，又有四個小犄角發芽，後有天使解夢說，綿羊就是波斯國，兩個犄角就是米太與波斯合爲一國，山羊，是希臘國，大犄角，就是開國的王，兩相爭鬪，綿羊受辱，就是波斯國被希臘國滅亡的兆頭，過了二百多年，希臘國王亞力山大，去侵伐亞細亞大洲，已經勝了好幾國，意思要再伐猶太國，猶太的祭司，在要路口迎接希臘國

王將但以理的預言告訴了王，王明白了，就歡喜領兵回去，倒免了他七年。一次的錢糧，後來亞力山大天亡，立了四個將，分了四個國，這就是大犄角折斷，四犄角萌芽的效驗。現在猶太國的史書，詳細記著這事。又有巴比倫王夢見一個偶像，黃金的腦袋，白銀的胸膛，銅做兩條腿，鐵做兩腳腕，和泥與鐵做爲兩腳，就有石頭從山上掉下來，打著偶像的腳，砸碎了金銀銅鐵，那塊大石頭，就化成一座大山，徧滿了天下全地。但以理就給王解夢說：這偶像，乃是四國一齊興起的兆頭。到了末世，天上將有興盛不滅的國建立起來。按史書上所寫的巴比倫是個豐富地方，如同黃金一般。波斯國有戰勝的能幹，勢力雖然越發強盛，豐富卻不及黃金，只如白銀。希臘國勝了波斯國，雖然不甚華美，卻也稱爲強大，好像銅的堅硬一般。後來希臘國歸服了羅馬國，論羅馬國當初，很是強盛，剛強如鐵，到後來分爭，就軟弱如泥。考他的時候，在中國後漢正當耶穌降生，天國建立的時候，四國雖要謀害教會，反被滅亡，那天國常常興盛，永不滅亡，就如石頭變成大山，充滿了全地。聖經上先知的預言，難以細數，現在畧寫幾件，已經可見先知是的。

確可信了。第三個證見，是在舊約書上，預先講耶穌的事情，考查新約書，全都相符。歷代的先知，預言將來的救主，最是詳細，有米迦預先指著耶穌降生的地方，說猶太的伯利恆阿，你在猶太府縣中間，不是最小的，將來必有做你的王的，從你那裏出來，牧養我以色列的百姓。後來耶穌果然降生在伯利恆。又有以賽亞預先指著耶穌降生說，處女將要懷孕生子，稱他爲以馬內利，繙出來就是上帝和我在一塊兒。又預先指著耶穌受死說，因爲我的罪惡，他受損傷，因爲他被責打，我得清爽，他與惡人同死，他與財主同葬。後來果然有童女馬利亞，被聖靈感動，降生耶穌。到耶穌死的時候，果然和兩個強盜同釘在十字架上，藉財主約瑟的墳墓葬埋。又有但以理預先指著耶穌死的日子說，從重修耶路撒冷城的時候起，再過四百三十四年，基督必要被殺，他卻不是爲自己犯罪死的，從此異邦的君王，將要毀滅京城和聖殿了。後來耶穌被釘，計算離重修耶路撒冷城的時候，果然是四百三十四年。猶太人釘死耶穌，犯了大罪，果然被羅馬國滅亡，毀滅了京城。又摩西說，你們的上帝，將要在你們弟兄中間，挺生一位先知像我，他所

預言猶  
太人不  
信

告訴你們的話，必當聽他。大衛說，他必做祭司，世世代代無有窮盡。又說，他必要做王，萬國都來歸服他。後來耶穌替天傳道，就是本身做先知，替人贖罪，就是本身做祭司，用真道興起衆國，就是本身做萬王的王了。新約書現在，不明明可考麼。或有人說，預言可信，有三個證見，我已知道了，但這預言，焉知不是耶穌門徒假造的呢。說，舊約書，乃是猶太國的律例書，在耶穌幾百年前做的。猶太人到如今還謹慎遵守，假造的話，從那裏來呢。或有人問，猶太人既然先得了這個書，後來的人，爲何不信耶穌呢。說，耶穌沒有預先說過麼。路加福音二十章，耶穌設一個比方說，有人種葡萄園，租給農夫，往別的地方去，到了收成的時候，打發僕人到農夫那裏去，叫他交納應當交納的果子，被農夫打了回來，又打發別的僕人去，又被打了回來，三次打發僕人去，他竟打傷了，趕逐出來。園主人說，我將怎麼樣呢。不如打發我的愛子去，或者他見了，就敬奉，不想農夫看見主人的兒子，就暗暗議論說，這是他承接產業的兒子，他來，我們殺了他，這產業就歸我們了，就趕到門外殺了他。園主人將怎麼辦理這事呢，必是滅了農夫，將園子租給別人。

證耶穌  
爲救主

所說的葡萄園，指的是眞道，農夫就是猶太人，差遣的僕人，就是歷代的先知，園主人，就是上帝，愛子就是耶穌，打傷僕人，殺害兒子，是說猶太人殘害先知，釘死耶穌，滅了農夫，將園子租給別人，是說上帝滅了猶太國，將道理傳給異邦人。猶太人原指望耶穌做世上的王，興起他們本國，後來見他的志向，只在傳道，不在權位，就恨惡殺他，決計不肯信從，卻不知耶穌就在道理中爲王，不像世上有權位的王，這也是猶太人的大錯了。聖經上多半預言耶穌的事，所以耶穌對門徒說，摩西的律例，先知的書籍，和詩篇所指著我的話，必都要應驗。又對猶太人說，你們察考聖經，想著裏頭有永生之道，聖經也是給我做見證的，試看世上的異教，造做怪異神奇的話，要人信服的，不是一樣，惟有耶穌聖教，獨以先知預言，後來應驗的做憑據，這真是有一無二的了。

### 第三章 以神跡爲證

耶穌施行各樣異能奇事，並不是叫人驚駭，是要叫天下人知道他能拯救世人，所以叫瞎子能看見，聾子能聽見，癱子能行走，殘疾能痊癒，死人能復活，他的異

能難以細數，這樣看來，人身上有病，耶穌既能醫治，人心裏有罪，耶穌豈不能拯救麼？耶穌傳教的時候，有幾千人跟隨聽道，沒有工夫買喫的，耶穌只把七個餅分給衆人，全都喫飽，這樣看來，養生命的糧食，耶穌尙且賜給他，難道永生的靈魂，耶穌不拯救麼？世上人走水必涇，耶穌卻走海如走旱地，顯然可見他是天地山海的主宰了。有一個稅吏，要取耶穌的稅，耶穌吩咐門徒釣魚，拿魚嘴裏含著的銀子，給了稅吏，耶穌本是上帝的子，還納甚麼稅，這是有教訓百姓遵守律法的深意，藏在裏頭，魚嘴裏含著銀子，也見得連鱗蟲一類的，都貢獻上帝的子了。到耶穌臨死的時候，愁雲遮滿，日頭無光，天昏地暗，氣象悲慘，這不是造物主身受痛苦，天地萬物一同悲傷麼？有在聖殿做買賣的，耶穌趕逐他們出去，人問他說，你仗著甚麼權柄做這事呢？耶穌說，你拆毀這座殿，三日之內，我必從新建造起來，後來耶穌死了三日復活，就是明證他身子爲上帝所居住的聖殿了，或有人疑惑說，孔子不講怪異的事，耶穌所行的，似乎有點兒怪異罷，說新奇的事，人做出來，就是怪異，耶穌做出來，實在不是怪異，乃是神跡，考查三代的時候，異端

新約神  
跡以證  
耶穌

少見多  
怪

已經出來，愚人以為山川風雨，各有所管的神，聰明人以為萬物都是天地氣化所生，不信有主宰的真神。那時候，舊約書已經傳下來，用非常的事，在民間做證據。百姓這纔知道有至尊無上永生不滅的上帝。到漢朝時候，新約書又傳下來，用神奇的事，在民間做證據。百姓這纔知道上帝的子，已經降世。雖有人說，上帝的子降世，是希罕的事，難以確信，卻不知天父既已生長萬民，難道不能降生，上帝的子在世麼？生長世人，能穀賜給人眼睛，不能叫瞎子的眼睛看見麼？能穀賜給人耳朵，不能叫聾子的耳朵聽見麼？能叫人生在世間，不能叫死人復活麼？現在世人不信，只因眼睛沒有看見。從前有一個西人告訴暹羅王說，我國的水，有時候像石頭一般。王詫異說，水本是柔輦的東西，漂不起沙石。西人說他國的水，堅硬如石頭。人走在上面，不能沉下去。據我看來，這話決不可信。卻不知暹羅的地方，正當赤道，天氣暑熱，水不凍水，與西北嚴寒的地方不同。他若差遣誠實的臣子，前去查看，必然深信不疑了。西方各國，近來做出電信電話，機關一動，轉眼的工夫，達到千里之外，將這事告訴中國人，信的也是很少。若有聰明人前去觀

雖未見  
而可信  
以民之  
信從爲  
據

看，回來說了實話，還有甚麼疑惑呢。因此就知道尋常的事，是人因爲常見就信。那非常沒有見過的事，若有聰明誠實的人，前去觀看做證見，就是耳聞的人，也如同眼見，豈不確有可信麼。現在考查舊約所載的奇事，以色列三百多萬百姓，全都看見，全都信服，有甚麼奇異的呢。以色列民在埃及爲奴的時候，習染埃及的土風，陷在邪惡裏，天父就降災在埃及，叫埃及王懼怕，就釋放了以色列民。又分開紅海的水，水中變成旱地，渡過以色列民。民在曠野住了四十多年，不能耕種，上帝又降糧食給他們喫。後來到了迦南境界，又像從前的樣子，分開約但河，渡過以色列民。民雖愚蠢，看見天父的恩典威嚴，能穀不敬畏信服，改邪歸正麼。或有人疑惑，這事是假造出來的，他卻不想民在埃及做奴僕，先降災難救他，民被紅海阻隔，又顯異能救他，民在曠野饑餓，又賜糧食養活他，這都是百姓親身受的恩典。摩西記在書上，叫百姓不忘，若有虛假的話，猶太百姓，必先丟棄了，如今信服摩西，如信上帝，不是敬畏上帝的威嚴，知道他是上帝差遣的人，焉能這樣呢。或有人疑惑，這書是冒名而做，迷惑世人的，他卻不知這書，就是以色列的



以民之  
節禮爲  
據

以民之  
皆知爲  
據

四人記  
事四人  
參證

律例書，有案件，內中說，立國之初，宣傳律法，叫國人都知道，世世遵守不廢，若有虛假，怎麼使民遵從呢。況且天父罰埃及人，拯救以色列民，曾立逾越節的禮，記著天父救民出患難的日子，若沒有這事，怎麼勸百姓常守這節呢。就如中國的屈原，死在汨羅江，百姓就做龍船的會，春秋時候的介之推，三月進山裏去，不回來，被火燒死，到如今那一日，就叫做禁烟節，中國永傳不朽的事，也同這一個一樣，並且渡過約但河，就用河裏的石頭，立一座壇，記上這事，如漢朝馬援，征服了南蠻，就立一個銅柱，那人那事，都明明可考，這樣看來，舊約書所傳的，不實在，可信麼。或有人問，新約書的奇事，有甚麼證見，說耶穌周流四方，心甚慈悲，廣行救人的事，所說的神跡奇事，都是人所眼見的，只是百姓雖然信他的道理，有因爲難行不肯遵的，有懼怕羅馬人不敢從的，有說耶穌是邪僻的，若說沒有這事，憑空造出來迷惑人，這卻沒有聽見過，考查那時候，心裏深信，冒死遵從的人不少，有詳細傳述耶穌的事跡，做四福音書的有四個人，就是馬太、馬可、路加、約翰，有詳細傳他的道理，證見這事是實在的四個人，就是保羅、彼得、雅各、猶大，那

福音書  
可合徵

馬太約翰，都是耶穌的使徒，跟隨耶穌，察看耶穌說話行事，日子最久，馬可路加，在衆門徒中間，也是耳聞眼見，能知他的詳細，現在核對這四個人的書，乍一觀看，好像各有各議論，細按起來，都歸一理，總而言之，他們或同或不同，都是確實，並非虛妄的了。假使道不相同，就不必分他誰邪誰正，理都各別，也難知他是誰非，再若大綱相同，細目也相同，他們的書，又未必不是同謀合做的，現在看他們的，大道相同，事情的大概也相同，那文詞的小節，卻少有分別，這豈是同謀合做的麼？況且耶穌與門徒應對進退的儀節，記在書中的，並不是加意的筆法，不過是這個忽畧，那個詳細，那個遺忘，這個採取，彼此互相補贖，也都相符。比如官府審事，必用干證做憑據，假若聽他們兩人說得一樣，就疑惑是虛假串供，若聽他們說的事情有許多委曲，情節不甚支離，就知道他們吐了實情，打官司的，若合謀串通，問官也容易識破他的虛妄，這四個人，親身學習耶穌說話行事，有三年之久，那裏的虛妄呢？西國教律法的先生，是專好尋找人錯處的，他們詳細察看福音書，就下斷語說，所傳述的事，是誠實有憑據的，這實在因爲聖經是確有

使徒書  
可合徵

門徒非  
愚而受  
妄

亦非詐  
以惑人

實據了。福音書所載，耶穌分付使徒傳教在萬國，暗暗保佑他們，叫他們大顯神奇，都是的確可考的。使徒行傳上記著，使徒傳教之初，能說各國的鄉談，將魔鬼趕逐，使死人復活，使徒在監獄的時候，門忽然開了，索鍊忽然脫落，種種非常的事，都是路加所傳的，自八章以後，多寫保羅的行事，就可以同保羅的書，合在一處做證見，也如同四福音書，可以互相核對。西國一個有名的讀書人，名叫碑理，做書詳細議論說，使徒行傳和保羅的書，乍一觀看，雖不知做這書的是誰，然而較對起來，沒有錯誤，實在可信。聖書和西國誌書所載的，相合不相合，中國人難以知道，一念四福音書，使徒行傳和保羅各樣書信，就可解了疑惑，倘若疑惑門徒愚昧，受了耶穌欺騙，請去念他的書，就可辨別他不是愚昧了。大凡人受人的欺騙，或一事，或一時，偶然有的，至於十二門徒與耶穌行止動作在一塊兒，三年的工夫，沒有一刻相離，豈能欺騙呢？我就可以論斷說，耶穌本無虛妄，門徒必非愚昧，受欺騙的話，絕不能有了。或有人疑惑門徒詭詐，設出法子來，誘惑人，卻不知誘惑人的，必有所貪，或為權勢，或為財利，或為聲名，門徒在這三樣上，絕無所

非爲勢

貪。考查開頭時候，門徒還少，屢次被殘害，耶穌勸戒他們，叫他們爲善，不要倚仗勢力。保羅說，凡掌權的，都是上帝所命，所以違逆掌權的，就是違逆上帝之命。違逆的，必被定罪。彼得說，應當敬畏上帝，尊重君王，做奴僕的，應當凡事存畏懼的心，順服主人，不但當順服善良柔和的主人，也當順服乖僻的主人。人若因爲認識上帝受冤屈，能忍耐，這是可讚美的。耶穌和門徒同是這樣的心，豈能貪圖權勢呢？況且用天國的道理傳教，與世俗的事相反，違背了世俗，必被世人忌恨，多被他們驅逐，不得安身，丟了恆產，還指望甚麼財利呢？耶穌既死在十字架上，百姓看他犯死罪的囚徒，又從那裏得聲名呢？起初時候，做門徒的，屢次被百姓用石擊，多受官府鞭打，下在監裏，等候受刑，只知有死而已，他們還做傳道的門徒，豈可誣賴他是爲權勢，是爲財利，是爲聲名呢？既然不是爲這幾樣，反倒拋棄恆產，忍受欺辱，幾乎喪命，絕不愛惜，可見門徒不但知道他的道理是真的，並且是暗中受了感動，行他所不得行的了。惟獨內中有一個猶大，貪圖勢利，賣了他的先生，起初以爲耶穌將要立國爲王，因爲貪圖將來的權位，就跟從他，後來

非爲利

非爲名

惡人與  
善人同  
爲證

異邦與  
猶太共  
爲徵

死實甘  
心

知道耶穌不是立世上的國，就將貪念止息，轉想傳教的，必被官府恨惡，就設計賣耶穌，以爲自己的功勞，並且貪圖了三十金，趕到耶穌受了刑，甚是反悔，將三十金還給衆祭司長，說：我賣了無罪的人的血，罪很大了，就將金扔在殿裏，自縊而死，祭司就拿這金，買了做瓦器人的一塊田，做爲葬外鄉人的義地，到如今稱這塊地爲血田。試想猶太，跟從耶穌三年之久，假若耶穌有可指摘的，必被他知道，不想他一時貪圖勢利，甚至於賣先生，後來就自己反悔，說他無罪，至今還有血田，記著這事。他雖然大惡，卻也可以和善人同做見證了。又希律和彼拉多審判耶穌，都斷他是無罪的，猶太人和異邦人，也同給他做見證，後來竟順從惡人的意思，將他釘死，這不是上帝要他獻上無罪的身體，做萬民贖罪的主麼？或有人疑惑耶穌死，不是甘心爲人贖罪，乃是不能脫逃，他卻不想，耶穌曾說過：我捨了性命，替衆人贖罪，又說：我是好牧羊的，爲羊捨了自己性命，我的性命，不是人所能奪，乃是自己捨掉，我能捨掉，也能收回，這是奉上帝的命令，又在被捉的時候說：你們想我這時候，不能祈求天父，替我差遣十萬天使來救我麼，但若這樣，

復生實據

三日復生曾預言之

以傳教爲據  
以彼得爲據

那經上所說這事必有話，怎麼能應驗呢？從此可知，耶穌是甘心替人贖罪而死，不是不能脫逃，乃是不願脫逃。又有人疑惑耶穌死而復活，是未必有的，卻不想他將死有預言，他復活也有預言麼？耶穌說，你毀壞這殿，我三日之內，又建造起來，這就是。用殿比方他的身子，又說，我要三日三夜在地裏，這是說他死後三日，必要復活。又對門徒說，現在我們上耶路撒冷去，人要將我賣給祭司長，解到異邦人那裏，受凌辱，鞭打，戲弄，唾面，後來就被殺，過三日必定復活，到耶穌被釘之後，衆祭司長聚集來見彼拉多說，我們記得那詐妄的人，活著時候，曾說三日後復活，所以我們來請多派兵丁，看守他的墳墓，恐怕他的門徒夜間來偷屍，到了三日，耶穌果然復活，看守的人進城，將此事報給衆祭司長，他們和長老聚集商議，拿許多銀子給兵丁，說，你們可說睡覺的時候，他的門徒夜間來偷他屍首去了，據此可知三日復活的預言，他們早已聽見了，並且還有幾樣，大可做死而復活的證據，門徒因爲耶穌被拿，就懼禍逃走，趕到耶穌死後顯現，吩咐將道理傳遍萬國，門徒就上了京都，放膽傳道，任憑官吏禁止，甚至鞭打收監，彼得當耶

以保羅  
爲據

耶穌被審的時候，也跟隨到了法堂，三次說不認得主，回來就自己後悔，到耶穌復活的時候，耶穌三次問他：你愛我麼？後來他更堅心信從，將耶穌替人贖罪的道理勸化人，官吏禁止他，他與衆門徒回答說：是應當聽從人呢，是應當聽從天父呢？我們所見所聞的，是不得不說的，那時在五十日之內，信從的竟有三千人，假若不是耶穌死而復活，親見門徒，教訓他們，他們焉能這樣不怕威武，不避患難，信從的人，焉能一時這樣衆多呢？又有保羅，早年間向祭司長求討憑據，意思要捉拿耶穌門徒，並且以此爲功，行到大馬色地方，忽然看見天上一道紅光，四面照下，逼近眼前，他就驚倒在地，聽見耶穌在空中分付他當行的事，他隨即兩眼昏花，飲食都廢了，後來他回心向主，信道更深，周流各國教訓人，絕不疲倦，忍受鞭打，不愛惜自己的身體，若不是親眼看見耶穌顯現，確信他的道理真實，焉能這樣呢？這更是可做憑據的了。總而言之，耶穌所行的奇事，大意只在傳道救世，全都各有實據，不像別的教，怪妄荒杳，沒有憑據。

#### 第四章 以道之行爲證

耶穌升天的日子，分付門徒，奉他的名宣傳悔改赦罪的道理在普天下，說：我要把天父所應許的賜給你們，你們應當居住耶路撒冷，等候從天上賜給你們異能。過了十日，門徒聚集，同是一個心，天忽然有聲音，如同快風一般，充滿房屋，見有火焰，形像如同分開的舌頭，臨到門徒頭上，門徒就受了聖靈的感動，能說各國的鄉談，那時有各國許多的人，都來到耶路撒冷過節，聽見門徒說話，都驚訝彼此告訴說：說話的，不是加利利人麼？怎麼能說我們各處的鄉談呢？於是門徒講道理說：你們應當知道，你們所殺的耶穌，天父已經立他做主了，衆人聽見這話，心如錐刺，問門徒說：我們怎樣纔好呢？門徒就教訓他們悔改舊惡，信從耶穌，守他所立的規矩，纔得赦罪，可受聖靈。這一日入教領洗的，有三千人。那時候，門徒還少，他們不肯忘了耶穌的命令，都往外邦去傳道，勤謹不倦，從西洋都東洋，幾十大國，都親身前去，徧告他們，多是因爲說各國的鄉談，行上帝的大能，所以人都感動信從，甚是急快。到如今，聖教流傳，日新月盛，甚麼地方沒有，屈指算來，已走徧了三百多國，若不是天父保佑，焉能這樣呢？或有人問：僧道回回各教，也



不徇人  
心

各有所傳的，那怎麼樣呢？說那不有天父保佑他，不過是順從人的私情，倚仗國的勢利呵。道教專以長生爲重，他們鑄鼎煉丹，得道成仙的，自古來少見，如今更沒有聽見了。況且別國沒有道教的名目，既沒有證據，又止在一方，焉能算是傳呢。像那佛教，口不喫葷，心常念佛，以爲常久這樣，就可指望升天，他們的教，從印度國來，漢明帝的時候，纔進中國，雖然累朝累代，尊崇佛教，那做佛門弟子的，卻是進他的門，不守他的戒，念他的經，不明他的理，這是有名無實，也不能算是傳教。至於回回教，乃是古時候人名叫穆罕默德，假託天命，拿著刀威逼人歸從他的教，開頭的時候，教行得最快，從宋朝到如今，就漸漸衰微了。惟有耶穌教，論得是人性本善，因爲始祖被引誘，違逆天命，就變爲惡，必須悔改，棄舊從新，纔可以稱善。乍聽這道理的人，心裏暗暗以爲不是，並且這教，因爲不許人拜別的神，更不被世人原諒，教中的道理，卻還能傳得這樣寬廣，若不是上帝開發人心，焉能這樣呢？試看耶穌受害在猶太門徒剛往列國傳教，屢次被殺，那不肯反教被人殺害的，就稱爲聖道的見證，死的人雖多，信的人更一日比一日多，就如稱爲聖

不恃國勢

賴天引導

將徧萬國

道見證的人的血，做傳教的種一般，後世相傳以爲美談，從此可知這道理流傳，不靠國家勢利，只靠上帝所開發的赤心，赤心既真，就不能攔阻了。當初羅馬滅猶太的時候，國可以滅，耶穌教卻不可滅。羅馬百姓，反倒歸服了聖教，到羅馬又被歐羅巴的北狄剿滅的時候，教更興旺起來，狄人習學之後，北方各國，全都信從歸服，從此徧傳歐羅巴各國。當指南針剛做出來的時候，有一人名叫哥倫坡，拿指南針往西洋去，就找著南北的亞美利加大洲，耶穌教又傳到那地方，如今那地方的美國，和別的國，也都信從了耶穌，那時候有一個法斯科，去找南洋的水道，到了印度國和中國，教傳得更寬了。後來荷蘭人，又找著南洋中間的海島，名叫奧大利亞，比中國十八省還大，現在屬了英國，那地方的人，也都信從了聖教，這就是上帝引導傳教的道路，徧萬方的兆頭了。況且信奉耶穌的國，最是強盛，亞非利加南邊屬英國，北邊屬法國，亞細亞南邊屬英國，北邊屬俄國，又亞美利加的美國，開國的時候，地方不大，靠近西洋，如今開闢疆土，漸到東洋，合爲一國，這幾國的買賣船，凡遠去都常來往，更便於傳教，那不信耶穌的各國，多半

衰敗，商船不能遠游，上帝驅除異端，保佑真道，不甚是顯然麼。然而聖教徧傳，並不是商人做買賣又兼傳教，乃是教會裏特派人到四方去傳的，他們往甚麼地方去，也不是奉國王的命，乃是他們自己甘心願往的，他們所用的盤費，也不是支用國帑，乃是教友樂意捐輸的，因為做買賣的，是以錢財爲重，傳教的，是以道理爲貴，把自己所深信的，勸勉別人，一同信服，不像那僧道兩教，自己不深信，偏要叫別人信從，從前西方百姓，信從無數的鬼神，至今全都廢棄，中國的佛老菩薩鬼神，將來也是這樣，後世只存他們的名，預備考察，譬如霜雪，見了日頭，就都消化，那是一定的理了。有一個先知耶利米說，凡不是造天地的主的道，必要滅亡在天地間，這話必要應驗。耶穌說，凡樹不是我天父所種的，必要拔他的根，就是說異端必爲上帝所滅了。又說，天國的道理，如同將芥菜種撒在田間，起頭微小，趕到長起來，比各樣菜都大，居然成了樹，飛鳥來住在他的枝上，這就說得是道理興旺，不實在是這樣的麼。或有人問，天父垂訓在世，獨把中國落後，是甚麼緣故呢，說不是的，這道理本是古人所知道的，後人因被惡俗誘惑，就廢棄了，到

景教碑  
爲據

古道漸  
衰

自耶穌  
復興

唐朝時候，蒙天父鑒察，又叫這道理傳到中國，有波斯國人從旱路而來，在陝西立一座景教碑，記著這事，這是明明可證的，到如今，天父又施恩澤，叫西國人從水路來到此地傳福音，可見聖道一日比一日顯明，信從的人一日比一日衆多，將來茂盛盛的，都要做天父的子姓，那不深合我的志願麼。

第五卷 以教化爲證

天父起初造人，賜給他善性，分付他正道，所以古時候，藝業雖然粗拙，道理卻還精明，後世文藝漸漸興起，德行就甚衰微，雖然講道窮理，代代有人，無如異端暗起，惡俗流行，這並不是文藝敗壞德行，也不是格物致知的工夫違背道理，實因道理從上帝而來，德行從道理而來，道理若是廢棄，德行就無從建立，如同日頭西落，誰能叫他回轉呢？雖有聖賢，隔多少年一出來，守規矩，講仁義，定禮儀，正如走黑道的燈燭，只能照見自己，人還是順從私欲，不能改惡爲善，至於那用怪妄的鬼神立教的人，雖愚拙，也知他虛假，不肯信從，反倒藉此放縱私欲，敗壞法度，如同波浪已經傾翻，人力不能挽回，假若不是天父大施鴻恩，降生耶穌，徧加拯

教多阻  
隔

教化大  
盛

多創新  
法

救誰也無可奈何了。聖經上說，我們無力的時候，自有基督爲罪人死，又說，世人既用自己的智慧，不能曉得上帝，上帝就決意用人所當做愚拙的道理，拯救信的人。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耶穌醫治聾子瞎子，癱瘋的病，也明明指著他的教，是要使愚拙的變爲智慧的，使惡的變爲善的了，沒有看見，猶太人拒絕他就滅亡，歐羅巴各國歸從他就興旺麼。回想這道理剛一傳世的時候，阻隔甚多，教化難成，因爲聖教初立，羅馬人常有逼迫之處，教友不敢明認，每在暗中聚集禮拜，後來羅馬皇上歸教，聖教就甚興旺，不想入教的人，多有私心，又有作監督教師的，驕傲自大，忘記耶穌的話說，外邦人有君王轄管，有大臣治服，你們不可如此，你們中間，誰要爲大，就當作你們的僕人，那時刻書的，還未興起，雖有抄寫的聖經，但道理既憑口傳，就難免訛錯，從此又生出異端，就玉石不分了，到明朝中興的時候，有讀書的賢人，照著各國土語繙出聖教來，刻板傳世，民間風俗，於是大變，一日比一日興盛，因爲既已辨明聖教，就觸類旁通，上可以明白天命，下可以修理國政，旁可以究察物理，天命既然明白，人就可安本分，國政既然修理，民

化島夷服

就可享太平，物理既然究察，國就更可富足了。至於英國、美國，和其餘奉耶穌教的國，都是廣印聖經，任人誦讀，使人信從，沒有禁止，所以這些國，比從前加倍強盛。原先耶穌教的人，極力剪除本地的異端，沒有工夫往別處去，到中國嘉慶年間，這纔遣人到南洋海島教訓外國人。那地方的人，無有文字，無有禮義，編草爲衣，堆土爲房，尙勇力，棄德行，好爭鬪，喜殺害，戰勝就喫敵人的肉，祭神用人做犧牲，傳教的人，用西國的文字，按他們的土音，做出書來，設立學館，教導他們，講論福音，訓誨他們，無論老少貴賤，聽見的如同得著喜報一般，就拆毀廟宇，歸從上帝，改了土房，換了棉衣，止住爭鬪，修明人道，自己說，福音的道理，如同天賜的靈丹，我們的病既然除掉，豈可將這道理隱藏不傳呢？就遣人往別的海島去傳道。現在南洋歸教的海島，如同天上擺列的衆星，難以細數了。印度國久已做了英國的屬國，那地方起初是商人專權，意思想這百姓歸從我，正因爲他們愚拙，若是習學道理，恐怕他們漸漸明白，一時難以收服，我們的益處，從此就沒有了，所以不令教師前去傳教。試想百姓無知，安於惡習，若沒有教化，怎麼可以變爲

化印人服

化緬人服

道眞且  
全教行  
故速  
儒教道  
有未全

釋道兩  
教不眞  
不全

善俗呢。那商人欺騙他們的心，使用他們的身，捨棄他們尊貴的，使用他們卑賤也，心也就太忍了。幸虧英國，民知義理，國行仁政，不受商人的阻隔，特派教師前去傳教，但不逼迫印度國人信從，只由他們自己挑選，後來教化大行，都知耶穌教是善的，出佛教歸聖教的，不計其數。又有緬甸國的苗子，不認識文字，也不跪拜偶像，他們從古傳下來的風俗，與耶穌教相近，現在有教師往他那裏傳教，信從的人很多，這樣看來，天下那有不可教訓的百姓呢。或有人問，耶穌教勸化世人，怎麼這樣的快呢，說他的道理，眞實全備，所以教化大行，並且很快，那中國的儒教，只講人道，不講天道，只講人有五倫，卻不知上帝與人，實在是頭一倫，只教訓人事奉世上的君王，不教訓人事奉天上的主，只教訓人孝順父母，不教訓人恭敬天上的父，只教訓人祭祀祖宗，不教訓人禮拜造物的主，只教訓人知道今生的善惡，卻不用來生的禍福，勉強人爲善，他的教雖然正直美善，終是不完全，所以向道的人雖有引他行善的，那背道的人，卻沒有叫他歸化的。三代以來，不少賢人，只因民德衰微，就信奉佛老，指望挽回壞風俗，那佛老設立許多偶像，不

過是用眼睛所看得見的，恐嚇人心，卻不知農夫也做草人，恐嚇喫糧食的鳥雀，鳥雀看慣了，也就知道是個死物，仍然不怕了，難道人還不如鳥麼？人爲甚麼竟因爲佛老，不信天地的大主宰呢？又佛老常說，愚民最怕刀劍，就妄講地獄許多刑法，恐嚇他，常想愚民喜歡安樂，就特講天堂的福氣，引誘他，所講的沒有憑據，人必疑惑是假造的，因此連報應的至理，也不信了。況且佛老不重人倫，大本已經缺欠，弊病甚多，他竟要用不真實不全備的教，惑亂世人，他不足以化導世人，還用說麼？至於耶穌教的正道，是從上帝來的，上帝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人與上帝自然是一倫，人既被上帝所造，就當知道我的身子是從那裏來的，以事奉上帝爲要緊的事，上帝與人，應當算爲頭一倫，五倫這纔行在下邊，有了次序，如同蓋房子，有了磐石做根基，椽樑椳樑，架在上面，纔得堅固，五倫如同珠石，不可缺少，頭一倫如同金絲，全都貫串，所以上帝乃是萬王的王，世上的君王百姓，都是他的臣子，上帝無所不在，無所不知，喜善惡惡，人可不誠心謹慎，遵奉他麼？至於報應的理，就是今生如同春天，來生如同秋天，生前下種，死後必要收成，來生

六 天倫有

報應不爽



人所未  
知聖經  
顯之

的禍福，都應驗生前的善惡，禍可以不懼怕麼，福可以不盼望麼。況且耶穌捨了性命，贖我們的罪，我們焉能不將自己的身心獻給上帝呢。上帝用聖靈救正我們偏僻的性情，賜我們善良的心，幫助我們的能為，我們不應當違著道理行，時刻防備半塗而廢麼。總而言之，耶穌的福音，顯明上帝的恩威，赦人已往的罪過，改換他的心志，輔助他的德行，並且用愛惡懼望的心，遠離惡事，親近善事，所以說，這教是完全的，源頭可考，不能假藉，這教也是真實的，既真實，又完全，勸化天下，自然是容易的了。又有甚麼疑惑呢。耶穌說，謹防假先生，他到你們這裏來，外面像羔羊，內裏如豺狼，可以因他所結的果子知道他，好樹結好果子，壞樹結壞果子。

### 第六章 以道之妙為證

有人問怎麼是道理的奧妙呢，說這道理的奧妙，人不能知道，聖經上顯明出來，人所立的教，多半不合理，惟有聖經合理，引導人成全德行，他的規矩，甚是美善，他的法則，甚是簡便，他的言語，極其真誠，他的道理，只有一個，今日就著他所顯

明的講一講。人生在世，頭所頂的天，腳所踏的地，是創造出來的呢，還是自然有的呢。人不能知道啊。人的身子從那裏來，靈魂往那裏去，死是爲何緣故，罪怎麼可以赦免，人又不能知道啊。在這最緊要的道理上，既不能知道，又不求知道，豈不像傻子行路，不分辨那裏是那裏麼。平心靜氣觀看萬物，都顯明造物主的大智慧，大能幹，大仁慈，那最緊要的道理，若不是上帝指示給人，雖然細心窮究，也是不能知道的。所以各國的聖人，講論這個的甚少，就是有講論的，也不能確實的指示。連聖賢還不能確實的指示，卻要衆人不迷惑，豈不很難麼。如今讀聖經，上面論天地，乃是本來沒有，由上帝創造纔有的。說上帝，乃是至尊獨一，造化萬物，主宰萬事的。論到人，是說剛一創造天地的時候，本來沒有人民，天父造了一男一女，做世人的父母，世上人都是同宗。論到人死，是因爲始祖犯罪，天父降災，傳流到如今，所以沒有人得免死亡。論人免罪，是因爲天父差遣聖子耶穌降世，替人贖罪，叫人得免刑罰，又賜聖靈，感化人心，叫人斷絕惡事。論靈魂，是說身子必要死了歸土，惟有靈魂不死，爲善的上天堂，做惡的下地獄。凡這些道理，都是

他教多  
偏聖書  
執中

人所不能知道的，聖經上寫這些話，開導人的知識，實在是至理的鑰匙，生人的寶貝。觀看這書，大家的疑惑自然都解釋了。況且聖經所講，於理沒有不合的，並非別的教可比啊。現在世上的教，或有拿天地當做神，就祭祀天地的，或有信無數鬼神，就祭祀的，卻不知天地乃是五行做成的死物，絕沒有知覺的靈性，鬼神乃是天使魔鬼一類的，也沒有賜福降禍的權柄，何用獻祭給他呢。聖經上說，造物主至尊獨一，極神妙，也極靈應，人就可以知道應當祭祀的，只有這一位主了。別教講論人到來生，往上升天的爲神靈，往下降的爲畜類，又有人說，人死了靈就散了，並沒有來生一說，聖經上說，人的靈不散不滅，不變不化，活著是人，死了也是人，有今生可以分善惡，有來生可以定禍福，如此人就可以恍然明白來生的事了。別的教或有說，人性沒有不善的，或有說，人性無善也無惡的，聖經上說，上帝造人，性是善的，因被魔鬼引誘，就變爲惡，這樣看來，人可以知道性惡的緣由了。別的教或有人說，月日念佛，雖不用力去行，也可以修養心志，或有人說能敬遵守人倫，雖不信神，也可以全其本性，聖經卻命人誠信上帝，時常懇切祈

禱，遵守人倫，實在用力去行，這必須心信，身行，兼用這兩樣工夫，纔可爲善，就如雀鳥，有兩個翅膀，纔可以高飛，不像那講修心盡性的，各有遺漏的義理，別的教或有說，天性是仁慈的，悔罪就可以蒙赦免，或有說，天性是嚴厲的，得罪就無處去禱告，聖經卻說，天父仁慈威嚴，兩樣全有，有威嚴，就犯罪必罰，有仁慈，就悔罪可赦，所以耶穌降世，替人贖罪，人得拯救，這樣看來，天道至公無私，是更顯然可見了。總而言之，別的教講道，都是出於自己的意見，多有太過不及的病，聖經是天父降下來的，道理從天而來，就沒有太過不及的病，人見聖經恰合中道，豈可不單單歸榮耀給上帝麼。況且聖經引導人成全德行，不但用威嚴恐嚇他，用恩典勸勉他就完了，還必要立出規矩來，做爲天下人的法則，叫人全都有所效法。耶穌說過，你們的仇人，倒要愛他，罵你們的，倒要替他求福，恨你們的，要待他好，毀謗你們，逼迫你們的，要替他祈禱，如此就可以做你天父的兒子，因爲天父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把雨降給善的，也降給惡人，所以你們應當完全像你們的天父，那天父的完全，就是天父的聖德，聖經上寫得甚詳細，現在不必多贅。又

其則甚  
美

五行完  
善合爲  
一聖

保羅曾說，我們看主的榮光，如用明鏡觀看一般，我們也變成主的形像，榮上加榮，這都是被聖靈感化的了。或有人說，上帝沒有形像，誰能效他，情狀不同，誰能感於他，他的性情奧妙，誰能測他呢。說，比方要知道一個人，不是要認識他的面貌，是要知道他的才德，才德不容易看見，照著他平日所說的度量他，就可了。現在上帝所行，顯明在人眼前的，凡萬物的妙用，都顯他的大能。生死災祥，都顯他的聖德，大能大德，無不全備，只恐怕我的見識淺薄，不能全知，如同人看日頭恍眼，看不真切一般。上帝的德行，分開了就是五常，散開了就是萬善，合在一塊兒，就稱爲聖德，如同日光，分開了有五色，合起來就叫做太素。聖經上說，上帝乃是光，沒有一點昏暗，又說，他的地方光明，人沒有看見過，也不能看見，然而上帝的光明，雖不能看見，耶穌卻是上帝的影像，沒有不可見的，正如看日頭的，不能觀見日光，日光映在月亮上，人卻都樂於觀看。聖書上說，上帝的榮光，顯在耶穌的臉上，又說，上帝立他的子爲萬物的主，又曾藉著子創造諸世界，子是上帝的榮耀所發的光輝，是上帝本體的眞像。約翰說，上帝沒有人看見過，只有常

在父懷裏的獨生子，把他表明出來，保羅說，上帝充滿的盛德，都在基督身體裏面，所以學基督，就是學天父了。況且耶穌常自稱爲人子，他有上帝世人兩樣的性體，德行雖然滿了天地，其實都聚在他一個身上，並非渺渺茫茫，不可測度的，乃是依靠，可以親近的，他的性情，與世人相同，可以觀看，自然有所感化了。試想耶穌生在馬棚裏，死在十字架上，天罰常常加在他身上，經許多艱難，就爲道理忍愛，遇魔鬼試探，就越發敬信不改，被世人陷害，就憐憫他們愚拙，決不怨恨，既孝雙親，又孝天父，既遵王法，又遵天法，和人交往，甚是和平，祈求天父，甚是恭敬，和喜樂的人同樂，和憂愁的人同憂，又捨棄自己的性命，贖世人的罪，所以他說一句話，便爲天下的法度，行一件事，便爲天下的準則。聖經上說，上帝的兒子，升了天的耶穌，既做我們的大祭司長，我們就應當持守所奉的教，我們的祭司長，並非不能體恤我們軟弱，他也曾諸事受試探，和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罪。又說，我們應當仰望爲我們信道的本末的耶穌，他因爲將來必得的喜樂，也不願凌辱，忍了十字架的苦難，就坐在上帝寶座的右邊，耶穌忍受惡人這樣的

其法甚簡

橫逆，你們應當思想，免得你們疲倦喪膽。又說，你們既是上帝所疼愛的兒女，就應當效法他行事，應當彼此相愛，正如基督疼愛我們，爲我們捨己，將身體獻與主，做爲馨香的祭祀。他給天下萬世立了法則，豈不是盡善盡美的麼。然而若要效他，卻是不難。法子甚簡便，大凡用威嚴的，不如用仁愛。耶穌降世，天下都得救。耶穌升天，天下都太平。耶穌用他的愛，那蒙他所愛的，無不拿愛來酬答他。因爲耶穌既爲我們的罪離了大榮耀，捨了大喜樂，降在世間，受苦受辱，已到極處了，人豈可以做惡不改，不肯著十字架跟從耶穌麼。從前法國皇上那波良說，我曾有幾個臣子，甘心爲我死，不如耶穌，過一千多年，萬民還甘心爲他死，使人這樣的愛他，豈不是上帝麼。況且愛心本從情裏出來，愛心到了極處，觀看的無不感化，如同化金子鑄器皿，自然成了形骸，不必雕刻，所以世人效耶穌，如同兒子效父親，徒弟效師傅，習染既深，自然成就了。耶穌將死的時候，和門徒們說，我立新法，你們應當彼此相愛，馬太福音說，應當盡心盡性盡意敬愛你的主上帝，這是頭一條最大的誠，其次愛人如己，也是一樣大的，這兩條誠，將所有的律法和先

知的道理都包括在裏面了。天父的誠命，共有十條，其中的大旨，總不出敬主愛人兩樣。因爲用愛的情分，或爲有親情，或爲有德行，有德行的，雖沒有親情，也無不因爲羨慕生出愛來。若骨肉之親，就不論他的德行，必因爲同體的緣故愛他。實因父母的恩典，無窮無盡，弟兄的親情，同胞同體，就是父母背晦，弟兄乖僻，那親愛的情，也是不能己的。愛父母兄弟，尙且這樣，何況天父用高大之德，施浩大之恩，下看世人，都是子民，憐愛衆民，特降耶穌，人可不一心一性的敬愛他麼。況且既愛天父，也必愛世人，怎見得呢。世人沒有一個不是天父的兒子，從天父論起親來，世人和我，都是弟兄，所以門徒見人行惡，時常流淚苦勸，又憂慮別國未曾聽道的，專事奉邪魔，不尊敬天父，棄善從惡，沒有盼望得救的心，就爲他們哭泣祈禱，或親身教訓他們，或差遣人去教訓他們，有善必勸他做，有惡必勸他改，他愛人的情分，無不懇切，無非是用這一個愛，遵上帝的命，效法耶穌，指望世人能蒙他的愛，一同歸於悔改。這效耶穌的法子，豈不簡便麼。況且聖經的話，沒有不真實的，罰人的惡，卻不掩人的善，賞人的善，也不掩人的惡，就如既說始



祖亞當像天父的形像，又說他犯天父的禁令，傳災禍到後世。既說挪亞身有盛德，洪水的時候上帝救他，又說他酒醉之後受辱。既稱亞伯拉罕有義，深信天父，又說他怕死妄言。既稱雅各爲天父所愛，又說他欺騙父親，薄待兄長。既稱摩西稟性和平，誠心事奉天父，又說他發怒犯禁。既稱大衛智勇仁義，爲合乎天父聖意的人，又說他奪人的妻子，殺他的丈夫。既稱所羅門有大智慧，又說他娶別國的女兒做妃子，效那國的風俗，一同事奉邪魔。既稱彼得辦事甚勇，又說他懼怕災禍，不認耶穌。既稱保羅做使徒，與巴拿巴同被聖靈感動，又說二人同去傳教，在半路相爭絕交。既說猶太人爲上帝的選民，又說他們棄正從邪，起初傳教的時候，凡入教的都稱爲聖徒，聖經上仍說他們駁雜不純粹。摩西寫他自己強暴，違抗主命，又寫他哥哥亞倫被百姓逼迫，鑄一個金牛祭祀，大衛王有淫行，別人記上他，他又自己做悔改的詩歌，給百姓看。所羅門陷在惡風俗裏，別人記上他，他又做書記自己的狂妄。彼得起誓，不認耶穌，他的門徒馬可直記上這事。保羅與巴拿巴相爭，他的門徒路加直記上他的話。據此看來，純疵共見，絕非妝點的。

一 其道惟

話、善惡分明、並非假託之言、不可知這聖經真實無妄、乃是上帝特藉人手寫的。況且經上的道理、亘古以來、只此一個、那別教所奉的神、常常有變更、就如中國儒教的神、在本朝所封的、就大大尊奉、在前朝所敬的、就未免丟棄、這是神按時候變更了。至於那佛教的神、在天竺所奉的、乃是天竺國人、在中國所奉的、乃是中國人、在日本所奉的、乃是日本國人、這是神爲地方所限制了、惟有我們天父、亘古常存、四海獨一、各國的神、都有變更、天父卻如日月、永遠存在、各國的神、佛、都有興廢、天父卻如北極星、住在他本位、永不遷移。所以聖經六十六卷、有在曠野寫的、有在猶太巴比倫希臘羅馬各國寫的、這是地方不一樣。開頭寫在中國的夏朝、末了寫在中國的漢朝、這是時候不一樣。並且有君王寫的、有百姓寫的、有財主寫的、有窮人寫的、又有農夫和漁人寫的、這是人又不一樣。然而從創世直到如今、相傳不已、有條理、又有次序、前後如走一個車道、所以說這道理、是亘古獨一的了。總而言之、這道理最要緊的有三層、第一是說、上帝只有一位、就是造物的主、人應當敬奉他、第二是說、人因犯罪違背了上帝、第三是說、人倚靠

三大端有

國不同一

聖子的功勞，與上帝復和。創世記說，人開頭犯罪，天父應許將來必有救主，人信這應許的話，就宰羊供獻他，記念這事。約翰啓示錄上說，我聽見在天上，在地底上，在海面，和在其中，的萬物說，但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力，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世世永無窮盡，坐寶座的，就是天父，羔羊，指的是獻身為祭的耶穌，這書中的大旨，都與創世記相同，要緊的道理，無不全備。或有人說，古時候是宰羊做祭物，如今是設立聖餐，改變禮儀，是甚麼意思呢？說，禮儀如同衣服，道理就是人的身體，衣服可以更換，身體卻永無改變，想古時宰羊的意思，是暗指將來替人贖罪的救主，正如我們現今聖餐，是回想從前替人贖罪的救主了。救主身為我們被害，血為我們流出，拿餅當他的身，拿酒當他的血，禮儀雖然兩樣，大旨卻是一般。或有人問，聖經上詳記猶太國的政事，禮儀，卻是為何呢？說，天父要挑選地方，存留聖教，所以制做禮儀，整理紀綱，特叫先知聖賢，接連著起來，可以完全聖道，趕到救主既來，聖教既全，一切的舊政舊禮，都丟棄不問，大道自然就傳遍萬國，正如蓋房的工人，先立架樑的架子，到房已蓋成，就可將架子撤去，房子也

自然立住了。又如澆田的農夫，先挖下存水的池子，到了撒種的時候，就可以開了這池子，水自然澆灌了。新約書，詳細講新民的來由，將國政一概不題，因為這不是一國的教會，乃是天下的大道理，所以不細講國政。舊約書，講天地萬物的開頭，實在是至理，卻於天文地理，講得不詳細，因為這書專以救人為根本，所以不細講物理。別的教談天講地，不過是術數之家，善講歷法算法的，已可知他是鄙陋不實在的，又何況將國政混在裏頭，換一個地方，就講不去了呢。現在舊約書，話不妄寫，永遠可信，新約書，不講國政，萬國可以通行，道理這樣的神妙，豈不確是從天父那裏來的麼。

第七章 釋疑端以明真道

按聖經上說，從創世到如今，有六千多年，或有人因為中國史書上，記年有幾萬，就疑惑聖經錯誤，卻不知孔子刪書，從唐虞起頭，可見唐虞以前的事，盡皆渺茫，不可憑信了。王鳳洲的綱鑑，方崑山曾辨別他虛妄說，太極一動，就生出陽來，一靜，就生出陰來，既有太極，就有陰陽，既有陰陽，就有萬物，既有萬物，就有聖人，豈

聖書紀  
年確鑿  
鳳洲綱  
鑑可稽

人皆本  
於一祖  
言語國  
史可證

能一萬多年，陽纔生，天纔開，又一萬多年，陰纔生，地纔闢，又一萬多年，陰陽纔交合，萬物纔生出，又四五萬年，陰陽纔完全，聖人纔出來，萬沒有這個理啊。試想從堯舜到如今，不過三千多年，三代就已經不如唐虞，漢唐宋就已經不如三代，世道的興廢，不過三二百年，就一改變，豈有開闢之後，四五萬年，風氣還沒有開，人文還沒有顯，水土還沒有平，百姓還沒有耕種喫飯，直等到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興起，這纔太平的理呢。嘗考伏羲神農離創世的時候，必不甚遠，那年數不過有幾千，絕不數萬，堯舜離伏羲神農的時候，必然很近，那年數不過有幾百，絕不數千，爲學的人，不可不察看哪。或有人因爲人數衆多，各國遙遠，面貌各別，言語不同，就疑惑不是一個祖宗傳下來的，卻不知人都是一樣的心性，一樣的形體，面貌言語的不同，乃是天氣和土風使他這樣的。試看中國，隔著數十里地方，過了幾百年時候，言語尙且不能一樣，何況天下各國，隔著幾萬里，過了數千年，那言語焉能一樣呢。聖經上記載，古時的人，同是一個口音，同住在一個地方，因天父混亂他們的土音，就分散在萬方了。如今西國讀書人，學習各國的語言，

人身本  
以土造  
諸國古  
傳可證

文字，知道四方的口音，不同的固然多，相同的也不少，那不同的，是因爲天父淆亂，又兼地方離得甚遠，時候隔得過久，纔如此的，那相同的，就可以證驗他們，實是從一個根本出來的。即如印度國人顏色黑，歐羅巴洲人顏色白，只因兩處的言語相仿，何就稱爲印歐的語類，據此看來，那黑白兩族，不是從一個祖宗出來的麼。聖經上記載，上帝造始祖兩個人，把他們安置在百辣的江邊，洪水剛一平定的時候，挪亞的方舟，擱在百辣江發源的山邊，天下萬民，從此就散開了。考查百辣江，在亞細亞大洲的當中，古時候先立的國，惟有巴比倫國、印度國、中國、埃及國、四國，埃及，雖在亞非利加地方，卻與亞細亞相連。那三國，都在亞細亞洲中，三千年以前，四國都有大威勞，別的地方，還都是曠野，這樣看來，人類不是從亞細亞開頭，後來纔散在四方的麼。聖經上說，上帝拿土造人，或有人疑惑這話，他卻不想人的一身，生下來就被土養活，到死後就仍化爲土，禮記檀弓上說，骨肉仍歸復在土裏，若不是從土裏出來的，怎麼說歸復呢。況且中國與別國，都有古來所傳搏土爲人的話，今讀創世記，就知道這事是實在的，不過是人錯傳了搏

七日爲安息期  
諸國風俗可證

地雖小於救主之榮無損

時雖遲

士爲人的名字，就如那創造天地的，實在是上帝，若說是盤古，就大錯了。聖經上寫著，上帝在六日之內，創造萬物，第七日，工完安息，就分付後人，守這日子爲安息日，爲要叫人不忘上帝造物的功勞，但是相傳日久，未免只存這名目，竟忘了這根本，就如中國人死後，常以七日爲一七，祭奠死者，印度國與暹羅國人，凡事也多以七日爲度，從前英國人，七日之內，每日祭一個邪神，周而復始，現在他們已經歸了正道，丟棄所祭的邪神，只存他的名，做爲日子的名，從此可知七日的道理，若不是從創造天地時候傳下來的，爲甚麼這幾個東西相隔甚遠，竟會不約而同呢？或有人問，救主爲甚麼降生在猶太小國呢？說既爲天地的主，降生的時候，豈不能挑選地方，但古時候，只有猶太一國，敬奉上帝，盼望救主降臨，並且那地方，界連三大洲，便於傳道在四方，又救主將來降臨，不是顯威嚴，乃是傳道受難，所以猶太地方，雖然狹小，也被當時滅亡，然而真道卻從這裏出來，可知這道理傳遍在天下，並非仗著國中的威勢，實是仰賴上帝的默佑了。若問始祖犯罪，救主何不當時降生，爲甚麼要等到四千餘年之後，纔出世呢？說天父雖然定

於贖罪  
之功無  
減

諸國之  
祭禮可  
證

總結兩  
卷

意要救世人，卻故意遲滯多年，乃是要人知道自己作孽，不可逃避的意思，所以任憑他們用自己的知識，如同瞎子迷了道路，不知從那裏行走，趕到耶穌興起真教，日子越久越顯明，人這纔知道天道大大昭彰了。況且降生或遲或早，與贖罪的功勞，並無妨碍，耶穌雖然未曾降生，上帝既預定必行這事，若有信從真道的，也可以得救，正如叫人做工，既料定他的工夫可以必成，就無妨預先支給他工價了。又古人宰羊獻祭，是表明救主獻身贖罪，如今考查各國獻犧牲的禮，也是從古相傳的，只是宰牲畜的意思，人沒有知道的，若能追求這意思，明白了真道，就知道犧牲不是爲得福，乃是爲贖罪了，焉知古人獻犧牲的禮，不是明明見證贖罪的道理呢。

這兩卷書，詳論許多的事，總而言之，都是見證天上有造物的主，就是天父。天父憐憫世人，差遣救世主耶穌拯救他們，救世主還沒有降生，先遣許多先知，給他報信，如同國王出行，先遣人開道一般。耶穌已經降世，顯出無數的權能，親見的人，寫在書上，傳與後世做憑據。蒙上帝保佑他的道理，傳遍了普天下，信從的人，



愚拙化爲聰明，惡的變爲善的，人能在聖經上，細細察看他的道理，自然解了疑惑，就如鑰匙開鎖一般。他的道理純一，無不合理，他的言語真誠，無有虛僞，並且用天父的盛德，引人爲善，人能知道這確實的證據，焉能不信從他呢。信從耶穌，沒有別的道理，不過悔改自己的罪，求上帝赦宥就是了。到自己已經得救，又應當傳道拯救別人，這就是愛人如己的深心了。或有人說，信從這道理，豈不違背孔子麼，他卻不知儒教講究五倫，耶穌的道理，卻把天人一倫，加在五倫之上，天人既和，五倫自然也就各按次序了。儒教講誠意正心，耶穌的道理，卻靠著祈禱，立誠意正心的根本，祈禱既然懇切，那誠正的工夫，自然不懈怠了。儒教講孝悌，耶穌的道理，卻教人孝敬天父，孝養父母，用悌道與人交往，又用一個愛字，追求孝悌的根原，天人既然相愛，孝悌的事，就可通行天下了。這樣說來，儒教與耶穌教道理，只分寬窄，不分邪正，焉能說是違背呢。況且耶穌講論天人本末始終，直通道理的根源，高過世間的俗政，引人同歸一個道路，他是天降的尊師，只用一個道理，就總統了天下萬國，這更是明白顯然可見的了。而且耶穌，不但是變化

世俗的師傅，也是救世的主，不但用口替天傳道，也用身子替人贖罪，既兼有師主兩樣職分，又兼有天人兩樣性體，因而成全了化民贖罪兩樣功勞，所以仰望救主的妙身，極高極大，功勞無比，思慕上天的至道，極寬極廣，難以稱讚了。有志向的人，何不開通性靈，掃除俗論，追求確實的憑據，是道理，就往前進，不是道理，就往後退，知道他真實，沒有不信的心，歸從他的教，沒有不得的福呢。聖經上說，天下人間，沒有別的名可以仰賴得救，又說，從前世人冒昧無知的時候，上帝寬容了他們，現在分付他們，都要悔改，因為上帝已經定了一個日子，用他所設立的耶穌，按著公義判斷天下，並且叫耶穌從死復活，做爲審判天下的證據，這話不可忽畧啊。

天道溯源直解下卷

第一章 論聖書原文譯文

聖書有  
二部

其文以  
聖神默  
牘

當初天父，要將道理曉諭一時的人，特藉聖人的口宣講出來，要將道理教訓萬代的人，特藉聖人的手傳述出來，名爲聖經。聖經共有兩部，一部做在救主未降世以前，一部做在救主已降世之後。因爲此書，是天父默示自己旨意，所以又稱爲新詔舊詔，因爲此書，是天父立約拯救世人，所以也稱爲新約舊約。舊約書，是猶太國古時的文字，又叫做希伯來文字，新約書是猶太人降順希臘國之後，習學希臘的文字，就用希臘文字寫的，做書的人，是替天傳道，所以稱他爲聖人，他們的才德雖有高下，學問雖分深淺，卻都是照著各人所默受的傳述，絕不敢稍參自己的意見，所以他們的書，並沒有是非彼此的分別。譬如學生抄錄先生所傳的，就是有不明白的義理，也必都記上，等著日後再領悟，做聖書的，既蒙上帝默示，雖不深知其中的意思，也必都記上，不敢少爲增減，等著日後再追求，所以彼得說，那預先講論你們所必得的恩，這諸位先知，也曾尋求考查這救恩，在他

們心裏的基督的靈，預先證明基督受苦難，後來得榮耀，他們考查所指著的，是甚麼時候，是怎樣的時候。舊約書所講的話，是天父暗暗指示的，新約書可以做見證，耶穌說，等到天地都沒有了，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壞，都要成全的。又彼得說，先知的預言，從來沒有出乎人意的，都是上帝所選的聖人，被聖靈感動說出來的，至於新約書，也是上帝所默示更明明的可見，耶穌分付使徒說，你們要因為我的緣故，被解到君王侯伯那裏，對他們和異邦人做見證，解你們的時候，不要憂慮怎麼說話，到那時候，天父必賜給你們應當說的話，因為不是你們自己說，是你們的父的聖靈。感動你們說的。試想聖靈，尙且默佑人在君王侯伯面前做見證，何況著書教訓萬世的，豈不更要默佑他麼。耶穌說，惟有保惠師，就是我父託我的名將要差來的聖靈，他要把各樣道理指教你們，並且使你記念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又說，等到真理的聖靈來了，他必要引導你們明白各樣真理，並且要把將來的事指示你們。又彼得責備讀保羅書的人說，保羅的書信，有難明之處，那無學問不堅固的人，謬為講解，也謬解別的經，他們是自取沉淪，可

全經

聖書之  
益大

古人謹  
守原文

今人謹  
譯原文

知使徒的書，都是稱爲聖經了。又保羅說，聖經都是上帝所感動的人做的，與訓誨、督責、使人歸正、教人學義等事，都是有益的，叫服事上帝的人，得以成全，練達能行各樣善事。這就是說新約舊約，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字字都有精義。書中寫人類的本末始終，和人立心的要道，修身的正事，又寫上帝的事蹟，見證耶穌救世的權能，又寫先知和使徒辨論的道理，表明耶穌救世的功勞，又寫天父所賜的律法，叫人知道當遵從與不當遵從的，又寫先知所做的聖詩，叫人表明虔敬的心，別的還有各國的興廢，歷代的災祥，多有記載，顯明天父的賞罰，還有古人的得失，言行的邪正，也無不記載，做爲世人的勸戒。聖經的益處，實在是大了，我們人敢不小心保守麼。所以聖經的原文，古時人都寫在羊皮上，防備朽壞，若筆畫偶然有錯誤的，就立刻重寫，恐怕人傳錯。到如今還將一千多年以前所抄的書，謹慎藏在西國的書院裏，若要重刻聖書，必把古時所傳的羊皮取來，精心考核，不叫有一點訛錯。繙書的人，將原文考對，字義或有難明的，必要詳細考查，總求恰當，不敢將自己的意思，參在裏頭。到如今用中國的文字，繙譯全部聖經，已

讀聖經之法

經繙了數次，有用文話的，有用官話的，那繙了又繙的緣故，無非是字斟句酌，詳細考究，指望盡善盡美，叫人念繙譯的文，如同念原文一樣啊，然而聖經上的字句，也不能沒有詳細，簡畧，顯明，隱晦的地方，讀聖經的，必須精心研求，互相參考，纔能有所得，下文挑出幾句聖經來，分辨明白，也算是給讀聖經的人，做一個入們的帮手了。

### 第二章 論魂之永生身之復活與末日之審判

聖經上論死生的大旨有三層，有的說，耶穌傳福音，使人明白永不朽壞的生命，這是說人的身子雖死，靈魂是永存不滅的。又說，凡在墳墓裏的，都要聽見上帝兒子的聲音就出來，這是說身體將要復活，靈魂復住在身體裏，仍舊爲人。又說，按著上帝的命，世人必有一死，死後必受審判，這是說復活之後，人都要被審問，受善惡的報應。或有人以爲身死靈魂就歸於無有，這實在是不明天理人性的，試想天道大公，福善禍淫，乃是至理，假若只有今生分別善惡，沒有來生斷定禍福，那既然沒有報應，怎麼叫做大公呢？若是說今生的貴賤貧富，就是善惡的報

以天理  
論之  
以果報  
爲據

生前未了

不可因未見生疑  
即已見以推未見

應爲甚麼顏回竟貧窮短命，盜跖竟富足長壽呢。就是說貴賤貧富，各按本人所應得的分量，也不過少爲報應一點，後來必還一總計算，如同做工的先得了定錢，正是做日後工成核算的憑據。因爲善惡如同樹，禍福如同果子，有這個樹，就有這個果子，試看仁愛的人，人都愛他，兇暴的人，人都惡他，寡欲的人，得享長壽，荒淫的人，自損生命，行義的人，心裏安然自樂，背義的人，心裏恐懼後悔，這就是生前的報應，不過是小開一點頭兒。至於那忠臣義士，不得好死，奸讒兇惡，得享榮華，喪天良的，爲非做歹，無所畏懼，違天理的，有了小錯，也要自責，倘若說，忠臣義士，死後還是不得賞，奸讒兇惡，死後還是不受罰，喪天良的，死後仍然無可懼怕，違天理的，死後仍然不得安樂，這樣，那所說天道無私，賞罰不差的道理，在那裏呢。或有人以爲身後的事，人不能見，難以預先論斷他，何不就著眼前所看見的，測度測度呢。人若從小時縱私欲，耗精神，到老來必多害病，若從小時爲非做歹，老來必多受災殃，有前因，必有後果，不過其中有顯明的，有隱暗的，那顯明的，自然明明可知，那隱暗的，雖不能知他的來由，總可知他的究竟。試想天上的星

彗星爲  
喻

德成不  
廢

宿，仰面觀看，甚是混亂，詳細考察，自有次第。彗星雖然暫時發現，忽又隱藏，若考查他運行的常道，卻有確然一定的日期，近的或是幾年走一週，我可以看見他來往，遠的或幾十年幾百年走一週，我也可以用歷法測度他再見的日期。善惡的因緣，禍福的果報，也是如此，近的就生前，我可以看見他的報應，遠的就死後，我雖不能看見，也可以按著天理信他是必有的。保羅說：不要自欺，上帝是不能侮慢的，人種的是甚麼，收的就是甚麼，若爲情欲種的，必從情慾收滅亡，爲聖靈種的，必從聖靈收永生。況且天父創造萬物，供人所用，所指望的，就是要人修德，能穀報答上帝。德不容易修成，孔子到七十歲，纔不出乎規矩，用了幾十年修治的功夫，德纔成就。若說人死的日子就歸於無有，那生前修治的功夫，不是勞而無功了麼。希臘書上有言：古時的罪犯，背著大石上高山，背到山頂，剛一卸肩，石頭就掉下去，又下山背著石頭上來，沒有歇住的時候，這就是叫他勞苦，沒有他的成效了。至於修德的事，責任甚重，道路甚遠，若是勞而無功，誰還樂於做君子呢。試看那高樓大廈，經營創造，不知須費多少功夫，造成的日子，萬沒有拆



毀他，往別處去住的理。若說天父造人，要他修德，趕到德已修成，就叫他消亡，不論有德無德，不分好歹，一同歸於無有，必沒有這個理。耶穌說，我要用火將稗子燒了，將麥子收在倉裏。那稗子就是無德的，麥子就是有德的，或燒或收，乃是分別種類，或存留，或丟棄。又耶穌比喻說，天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出外去，叫衆僕人來，把所有的家財，交給他們，接著他們的才幹，有給五千銀的，有給二千的，有給一千的，主人就出外去了，那領五千的，拏去做買賣，又賺了五千，領二千的，又賺了二千，只有那領一千的，去掘開地，把主人的銀子，埋藏在裏面，過了許久，主人回來，同僕人算賬，那領五千的，又拏著那另賺的五千，進前來說，主交給我五千，我又賺了五千了，主人說，好，你這又善良又忠義的僕人，你在小事上既有忠心，我要交給你大事管理，可以進來和你主人一同宴樂，領二千的，也來說，主交給我二千，我又賺了二千，主人說，好，你這又善良又忠義的僕人，你在小事上既有忠心，我要交給你大事管理，可以進來和你主人一同宴樂，那領一千的來說，主，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沒有種的地方要收成，沒有散的地方要收斂，所以我怕

以人性  
論之  
魂不籍  
身身反  
籍魂

了，把你的一千銀子，埋藏在地裏，如今把你的本還你，主人說，你這懶惰的惡奴才，既知道我沒有種的地方要收成，沒有散的地方要收斂，就應當把我的銀子，放給兌換銀錢的人，好叫我回來時候，得本又得利，可以奪過他這一千來，交給那有十千的，因為有的，還要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必奪過來，把那無用的奴才，趕到外面黑暗地方去，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忠不忠，就比方人有德無德，或升或降，就比得是看人的行為定賞罰，據此看來，身後的事，雖不能看見，還有甚麼疑惑的呢？或有人說，靈魂仗著身子運動，身死就無所倚靠了，他卻不知身體如同房子，靈魂如同住房的人，房子壞了，難道人就死了麼？細想身體，實是藉著靈魂纔立得住的，假若沒有靈魂，耳目手足，雖然全備，也都成了廢物，必至朽壞。再者，靈魂雖有心裏，若想著別的，那就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見，喫也不知味，五官竟成了死物，可知五官是專藉著靈魂指使了，又人在沉睡的時候，閉眼不看，有時還像看見甚麼，耳不聽聲，有時還像聽見甚麼，那不用耳目，還能看見聽見的，就是靈魂，可知靈魂，自然就能動，不是一定靠著五官了，況

思忖等類魂專主之

魂無變易

魂不痕老

魂無可見

以神爲鑑

以天使爲鑑

且靈魂雖藉五官知道萬物，至於那思忖愛惡，分別是非等類的事，卻是靈魂自己辦理，並不藉著五官，所以就是折手癱足，瞎眼聾耳的，卻與那思忖等事，並無一點妨礙，爲甚麼疑惑身死之後，就不能思忖愛惡，分別是非了呢。並且魂是又虛又靈的，不像身體七年一變，壯弱瘦胖，時常改換，所以身體氣血，或化成汗，或變成糞，只仗著飲食補養他，靈魂却沒有甚麼改變，自然用不著補養身子，到了老年，精氣未免衰敗，他的才德，卻是越鍊越精，那足見靈魂不隨着身體一齊衰敗了，這樣說來，靈魂既靠著身體，身死之後，不還是自在自生的麼。若以爲未曾眼見，不免疑惑，獨不想靈魂沒有形像，生前尙且不能看見，死後如何能看見呢，但是眼睛雖不能看見，那人的靈，是從上帝的靈而來，既然知道上帝的靈，沒有形體，自然知道人的靈，也沒有形體了。若說上帝乃是造物的主，自然而有，是那受造的物可比的，他爲何不想，人上頭還有天使，都純乎是靈，沒有形體，聖經上已經證驗明白，天使是有的，就是憑自己的思索，也可知他是必有的了。試看萬物繁多，世界之寬，幾乎沒有空地，四海之大，幾乎各處充滿，不但地上有禽

身死魂  
反有益

以廣其  
才能

以增其  
靈光

獸就是一根草，也有小蟲在內居住，不但海裏有鱗甲之魚，就是一點水，也有小蟲在裏行動，這樣看來，那極大的天，極多的星辰，不都有生靈住在裏頭麼？從小物算到人，各種各類，不計其數，從人往上想到上帝，不又有更貴更大的靈麼？極小的眼不能見，可以用顯微鏡照看，極大的眼不能見，須用心裏的明鏡照看，那未曾看見空自疑惑的，就如同蛤蚌住在壳裏，無耳無眼，就不信在他身外有天地人物了。或有人說，既是身死，靈魂不死，爲甚麼身子病了，靈魂也一同受苦呢？說，嬰兒在母親胎裏，母親有病，嬰兒就有病，趕到生產時候，母親雖死，嬰兒還是好好的，這樣看來，可知靈魂住在身內，就與身子同受甘苦，離在身後，就不與身子一同死亡了。況且嬰兒在胎裏，嘴眼都閉著，不喫不喝，不出氣入氣，只仗著臍帶活著，到生產後，臍帶斷了，耳眼口鼻，就都開了，光采聲音臭味，都供給他喜樂。正如善人的靈魂，離了身體，另開一個境界，不是進了死地，乃是活著進了極光明極喜樂的境界。那境界的光明，不是藉著日月，乃是天父的榮光，自然明亮。耶穌就是他的燈燭，而且靈魂是上帝所賜，住在拿土造成的身子裏，如同一盞

古今共  
信

身體復  
甦轉世  
之說  
關輪迴  
之說

明燈，扣在盆子底下，明光照不出來，若打碎了盆子，不但與光無損，並且使光顯出，得與日月的光相通了。這靈魂永生，並不是新創的議論，古今萬國的人，無不深信，就如中國有三教，儒教祭祖先，佛教超度陰魂，道教求仙，雖然都有點錯誤，然而論到靈魂永生，他們不都是深信不疑麼？若他們自知錯誤，改歸正道，那就可以了。○至於講身體復活，卻不像世俗所說轉世託生的話，上帝創造人物，看萬物如同家奴，看萬人如同親兒子，向家奴所求的，就是他的力量，向兒子所指望的，就是他的德行，並且賜給他靈魂，叫他能行仁義道德，又使他經歷許多艱難，試驗他的心，到底是善是惡，趕到善惡已經分明，無須乎再試驗，又豈容再生在善惡的世上呢？不想佛教，竟講人物是一個來源，都從六道輪迴而出，來回的升降，物也可以修成人身，人也可以轉爲物類，那物實在是人的幻像，人也不過是物的別名，這樣說來，那靈蠢貴賤，必至有混亂不分的。豈知上帝與人，人與物，本末始終，大不相同，上帝全是個靈，無有形像，物有形像，卻沒有靈，惟獨人，又有形像，又有靈，上帝永沒有死，物到死後，就氣質消滅，同歸無有，至於人的死，不過

理所當然

聖書證之

是身體暫且分離。身子雖化，靈魂卻是永生，無有窮盡。據此可知人物大有分別，豈有轉世託生，互相改變的理呢？但是身子雖死，將來必要復活，與靈魂合在一塊兒成人。身子活著時候，既與靈魂同行善惡，到復活時候，不當與靈魂同受賞罰麼？所以我的救主既然心裏憂愁，又將身子捨棄，贖了人的身體靈魂，使人的身體靈魂，復又合而爲一，從此善人的樂處，必越發暢快，惡人的苦處，必越發加重了。新舊兩約書上，都詳細議論這道理。大關說：你不丟棄我的靈魂，在陰間，不容你的聖者朽壞，你已經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我面前，將要賞給我滿足的快樂，在你右邊，有無窮的福氣。以賽亞說：你們已死的人，將要復活，我百姓的屍首，也必要起來。但以理說：所有在墳墓裏的人，必都要起來，或得永生，或受永刑。保羅說：我們曉得萬物，一同嘆息勞苦，直到如今，不但這樣，就是我們已經得聖靈初結的果子的，也是心裏嘆息，盼望我身體得贖，明顯爲上帝的兒子。試想耶穌降世，既叫死人復活，自己也復活升天，那復活的事，不更是真的麼？或有人問：死人怎麼復活，他憑甚麼身子復活呢？哥林多前書上說：你所種的若不先死，就

何復生如

不能生，況且你所種的，不是將來的形體，只種子粒，或麥子，或別樣的穀，上帝是隨意賜給形體，又賜所有的子粒，各得自己的形體，死人復活，也是如此，所種的是必朽壞的，復活的，是永不朽壞的，所種的是屬羞辱的，復活的，是屬榮耀的，所種的是屬軟弱的，復活的，是屬強壯的，所種的是血氣的身體，復活的，是靈性的身體。又約翰第一書上說，我們現在都是上帝的兒子，我們將來如何，尚未明顯，然我們知道他顯現的時候，我們必要像他。腓立比書上說，我們的國在天上，我們從那裏盼望救主耶穌基督降臨，他必用能使萬物歸服的權力，變化我們這卑賤的身體，如同他榮耀的身體一般。救主榮耀的身體怎麼樣呢？啓示錄上說，他的榮耀，如同正午的烈日。或有人說，肉身不能變化，得著永不朽壞的榮耀，獨不想耶穌既有大能，使萬物歸服自己，必能感化我卑賤的身體麼？我曾看見塵土變做磁器，石頭化為玻璃，好工匠製造器皿，還能這樣變化衆物，上帝既創造人類，就能叫人復活，變羞辱為榮耀，化軟弱為強壯，這還有甚麼疑惑的呢？豈沒有見過蠶到老了做繭，封住自己，是已經死了，後來復活，化為蛾子，就能飛動麼。

復生何時

試想那蠶，先做爬蟲，後做飛蟲，類既差了，先喫桑葉，後飲清露，嗜好也就改了，人的復活，不也和這個一樣麼？或有人問，死人在甚麼時候復活呢？聖書上耶穌說，凡父所賜給我的人，我必不丟棄他們，到末日我必要叫他們復活。試想世界既有開頭的日子，就必有窮盡的日子，人有死亡的時候，天地就必有敗壞的日子，人死了必要復活，天地敗壞了，也必要復興。彼得後書上說，起初靠著上帝的命，有了天，又有地從水裏出來，立在水中，現在的天地，也是靠著上帝的命存留，等待惡人受審判沉淪的日子，被火焚燒，天必震響崩滅，凡一切有形質的，都被烈火燒化，我們照著主所應許的，盼望新天新地，必有義人居在其中。○或有人問，上帝既是無所不知，何必等到末日，這纔審判世人呢？說，上帝固然是不等審判，就知道人的善惡，人身既死，上帝就分別他的善惡，叫他靈魂去受禍受福，到了末日，又叫萬世的善人惡人復活，齊來聚集，使聖子按著法度審判他們，就是天使魔鬼，也都被審判，要叫天地間的生靈，都知道主是至公無私的。試想天法，大與王法不同，人若懷了惡念，沒行惡事，在王法，就算他是良民，在天法，就算他是

審判以彰主之公

天法嚴於王法



天法寬  
於王法

始祖違  
命害己

惡人了。王法雖然嚴密，惡人或有隱藏躲避的，或有倚勢違抗的，天卻遍照四方，無可躲避，赫然震怒，無可違抗。況且王法只於刑罰人的身子，天法卻使身體靈魂同受刑罰，天法不更是嚴密的麼。然而較比王法還算寬平，人初次犯罪，王法就追究他，天卻明照我隱微的罪，先寬恕我，又日日將大恩賜給我，專專盼望我感化，這樣，人爲何藐視他仁慈寬容常忍的心，竟不知道上帝的仁慈，是引導人悔改的呢。人若心裏剛硬，不肯悔改，積累罪過，惹主震怒，那就到公義審判的日子，必照各人所行的報應他了。

### 第三章論始祖違命累人

上帝起初造人，賜給善性，心本良善，不生惡念，身無疾病，無有死亡，後來性一改變，心就成了聚惡的地方，性一敗壞，身就變爲朽爛的屍首，這也有個緣故。聖經上說，世上有罪，是從一個人起的，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人人都有死，因爲人人都有罪。這就說得是始祖觸犯天怒，心身受罰，帶累後世，也生邪僻的心，同受刑罰。創世記上說，上帝造人，像自己的形像，上帝在埃田東邊，立一座花園，將所造

食禁果  
之喻言

的人安置在園中，叫好看好喫的樹，從土裏發生又有生命的樹，和分別善惡的樹，都在園中，就分付所造的人說，園中樹上的果子，可以隨意喫，惟有分別善惡的樹不可喫，喫的日子必死。後來魔鬼變成蛇形，引誘人喫那分別善惡的果子，說，園中各樹，是上帝分付你不可喫麼，說，園裏的果子，我都可喫，惟有一棵樹上的果子，上帝分付我不可喫，不可摸，恐怕陷在死亡裏，蛇說，你未必死，喫的日子，你的眼睛就明亮，像上帝能分別善惡了。人看那樹，以爲看著好看，喫著好喫，必能增長人的智慧，是甚羨慕那果子，就取來喫了，上帝責備他說，你既喫了，我不能許喫的果子，你必終身勞苦，從地裏得喫的，地要爲你生出荆棘來，你必耕種勞苦，汗流滿面，直到你歸了土纔罷，你本來是土，死後仍要回到土裏。據此看來，可知人的本性，極聖極善，像天父一樣，若違天命而行，就可永生不死，爲甚麼始祖被引誘，喫了果子，失了永遠的福氣，留萬代的災禍呢？想天父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他造的人，本性無有不善，聖書上已經說明了，就是中國的綱鑑，也曾說過，萬物既然生長，聖人就出來了，別國也有古傳的話說，上古時候的人，德厚福全，不

因罪而死

性雖善亦可惑

勞苦，不生病，名叫金子世界，現在就福德衰微，不但有疾病死亡，並且用干戈自相殺害，所以叫做鐵世界，可見人性本來無有不善，乃是自己毀壞了。或有人說，人死乃是自然的道理，未必是因爲喫果子就死了，卻不知理是從性裏出來，性理都本於天命，順命的就生，逆命的就死，所以從善性的，就有生理，壞善性的，就無生理，或生或死，都在乎人違命不違命。況且人死，都各有緣故，或是病死，或是屈死，或是老死，病死的，或因爲自取，或因爲祖傳，始祖既沒有祖傳的病，他本身違逆了上帝的命，就是病由自取了。屈死的，或被入殺害，或自殘生命，這都與上帝好生之德相反，人若真能遵上帝的命，順理而行，那就天下和平，萬物安泰，焉有屈死的呢。至於老年人，他的筋絡臟腑，如同器皿已經斃朽，不能再用了，所以津液漸漸乾枯，身體一日比一日衰敗，假若始祖不違逆上帝的命令，喫那叫生長的生命果，那就可以百體堅固，氣血充足，過一千年如同過一日，永遠沒有老，更焉能有死呢。這樣，可知人將來必歸到死，實在是因爲逆命喫果，纔如此的了。或有人問，始祖既有善性，爲甚麼受引誘呢，說，始祖雖有善性，他卻仍有情欲，

食禁果  
罪非小

但不像如今的人那樣放縱，所以魔鬼要引誘他，必須變了形像，自己喫那不許喫的果子，誘惑他的眼睛，說謊話，迷亂他的耳朵，他見蛇喫了不許喫的果子，反能像人說話，這纔信魔鬼所說人喫了就像上帝的話，違逆天父，干犯禁令，這是他秉性雖善，情欲還可誘惑了。或有人說，喫一個果子，罪過甚小，何必用重刑呢？說這罪還不算大麼？天父給人樂園居住，叫人不勞苦，不生病，人卻聽從外來的引誘，這是辜負天恩，天父叫人爲萬物的靈，人竟妄想成神，這是忘了本分，天父警戒人喫了果子必死，人竟不怕死，逆命摘了喫，這是丟棄信德。況且禁止喫果，纔爲順從天命，他竟聽信魔鬼，喫了果子，這爲反叛大逆，譬如做臣子的，將印信獻給仇敵，君王若治他罪，還能遮飾說印是銅鐵所造，價值幾何麼？試想喫了所不許喫的果子，有辜恩忘分，棄信叛逆，這幾樣大罪，就是罰他至死，也怕遮不住他的罪名了，況且天父叫人有死，義理更是深奧，大凡身體離了靈魂，身體就死了，人心若離開上帝，靈魂也如死了一般，雖要建立德行，也無從建立，如同樹旣被砍，與根本相離，無從結果，又如地藉著日光生長萬物，若遠離日頭，就必幽暗

魂亦陷  
於死

貽害後  
世及子  
孫非不  
公

因罪性  
變

嚴寒，萬物都消滅了，現在人既失了天父的憐愛，不但禁止人喫生命的果子，叫人身死，就是天父的榮光，也與人相離，不照人身，世界更是幽暗了，聖書上說，人都在罪惡之中，如同死人一般，就是這個意思了。或有人問，始祖犯了重罪，我已明白了，但是罰到子孫，豈不太過麼？說，人能行善，不過與人有益，並非與上帝有益，上帝卻賜福給他，又叫他子孫蒙福，這是上帝的大恩，並不是他分所應得的。啊，今既犯罪，絕了他子孫的福澤，不過是自滅恩賜，並沒有甚麼罰的，卽或有時罰到子孫，乃是因子孫存他祖宗的惡念，行他祖宗的惡事，所以纔同受刑罰，譬如人臣得罪爲君的，革了他的世職，這是叫子孫不能享受祖父的榮耀，並不是罰到子孫，若子孫也行他祖宗的罪惡，再用刑罰治他，那就是子孫自己取罪了。然而好樹結好果，壞樹結壞果，不但貧富榮辱，祖或傳給孫，父或傳給子，就是身體的強弱，性情的邪正，也無不傳給子孫，況且一個人花費錢財，累著一家受窮，一個人得了惡疾，傳染一家患病，一個人驕橫強暴，後人多染他的惡習，如今天下人，都是始祖所生，始祖既失了天福，喪了天性，豈不累到我們後人終身勞苦。

纔得過活，因爲疾病，就有死亡，惡根盤結，流毒無窮。或有人說，世人爲惡，乃是風俗習染，未必是始祖遺留的罷，卻不知習染必須有因由，現在世人，子從父習，染，父從祖習染，追究惡的根源，實從始祖而來，始祖的性，本來良善，從天而得，那有惡習，他的惡習，實是從外來的引誘得的了。聖書上說，人性如同好種撒在田間，仇人夜間來，將稗子種撒在麥子裏頭去了，據此可知惡根是從魔鬼來的，既有惡根，就不但世世傳流，並且因魔鬼的迷惑，世人的習染，越發加多了。人心裏有惡根，可看孩童就知道，孩童雖沒有外來的習染，他卻能說話的時候，就會說謊，能做事的時候，就會爭競，能知父母的意思，他卻多有違背，父母雖諄諄的教訓，他總不肯聽從，就如蛇性本來是毒的，不必等著習學，況且人欲的私心，是最危險的，天理的道心，是最微小的人，就是真心爲善，也甚不容易，如同逆水行舟，必須盡力，若一歇息，就隨水漂流了。保羅說，我所願的善，我卻不做，我所不願的惡，我倒去做，我覺得願意行善的時候，常有罪在我裏頭，這話不是真實的麼，或有人說，人並不是樂於爲惡，也多是被逼不過，不得已纔做的，卻不知行淫的，不

亦非逼  
於勢

人之善  
未必誠  
善

不足以  
補罪

必都是貧窮的婦人，就是富家的女兒，也有淫亂的。偷竊的，不必都因爲饑餓困窮，那富貴中人也多有貪婪的，那足衣足食，沒有權勢的，雖然自守本分，假若給他權勢，他也必行貪暴，假若使他困窮，他也必至偷竊，他一時能穀守分的緣故，正如虎豹，被擒不能喫人，得飽不想奪食，他既做了惡獸，那貪暴的性子，仍是照樣可的。可見世人內裏有惡性子，外面有惡行爲，那外貌良善勤謹約束私欲的，無非是恐怕傷財，敗名，染患疾病，爲自己打算，並沒有真善的功德，如同臣子受了君王的命令，但挑選利己的事去做，人說他是勤勞主事，或說他是順從自己的私心了。如今世上人，沒有一個不是上帝的臣子，自然當行上帝的事，若只因爲自己的名利，纔行善事，人雖說他是善，上帝卻不以他爲善了。就是他所行的，都違上帝的命令，也是他分內當行的事，斷不能積累功德，彌補以前的罪，如同做奴僕的，本身給主人指使，終日事奉主人，乃是分內的事，那有閒暇的工夫，自己積蓄，償還私債呢。況且人雖立志遵上帝的命令，在上帝看著，還不能算爲無過，因爲天父的法度，直追究到人的內心，不像那王法，只於禁止人外面的行爲，

罪非出  
於不知

外面的行爲，還容易謹慎，內裏的心，實在難以純全。保羅說：我按著裏面的意思，原是善歡上帝的律法，但覺得肢體中，另有一理，和我心中的理相鬪，將我擄去。叫我從那肢體中犯罪的理，據此可知盡心爲善的，修持尙且這樣的難，何況那未曾遵奉上帝的律法的，他的罪不更多了麼？有那等好遮飾的人說：不知的不坐罪，我既不知道天父，怎麼知道天父的法呢？說：人既爲天父所生，又爲天父所養，可以順從自己的私慾，沒有感恩報德的心麼？既有天良，辨別是非，這就是天父的法，刻在心裏，可以味著良心，不盡力遵守麼？知道善事不去做，這就是罪。聖書上已經講明，何況那明知是惡，故意去做的，日積月累，他的罪還可限量麼？聖書上說：各人的口，都已塞住，世人在上帝面前，全是有罪的，所以靠著遵行律法，無一人在上帝面前得稱爲義，因爲律法是叫人知罪。

#### 第四章 耶穌贖罪救人

上章既論人俱各犯罪，假使人只知道自己有罪，卻不知怎麼可以贖罪，那就終身憂愁，沒有解免的方法，如同罪人已經犯了國法，只知道自己當受的刑罰，那



知道皇上將要賜恩赦免他呢。世上的人，也是這樣。律法只是叫人知罪，遵守律法，不足以贖罪，幸虧天父，降下赦罪的福音，說：上帝不因律法稱人爲義，惟看信我主耶穌基督的，纔稱他爲義。又說：上帝之義，在律法外顯明出來，有律法和先知做見證，這是說人不能用好行爲贖自己的罪，惟仗著耶穌的功勞，纔得赦罪。耶穌雖未降生，那舊約書上，已都預言見證出來，創世紀上，講人犯罪的原由，就說天父應許婦人的子孫，將要敗壞魔鬼，他自己也受損傷，這就是指著耶穌將來捨棄自己的生命，救人脫離魔鬼的權勢。後來天父命祭司宰羊獻供，就做耶穌的預像，又命先知講明祭禮的微意。叫百姓不可專講儀文，只要深信將來的救主。到耶穌已經降生，拿十字架當做祭壇，將身體獻在上面，做爲贖罪的祭祀，少爲改換從前的禮儀，拿餅指著自己的身子，是因爲人的罪捨的，拿葡萄酒指著自己的血，是因爲人的罪流的，又命傳這道理給萬人聽，行這禮法給萬民看，直到世界末日，都可證明救主是爲人的罪而死。那魔鬼誘惑始祖，必先迷惑他的耳目，天父卻宣傳道理，叫人都聽見，設立禮法，叫人都看見，也用人的耳目，引

始祖預  
為映證  
亞當受  
惑

耶穌却  
之

人歸服了天父，所以新舊兩約書、律法和福音、先知和使徒，無不證明耶穌捨命救人的事，並且救世的耶穌，與禍世的亞當，遠遠反對著。亞當被魔鬼試探耶穌，也被魔鬼試探，但耶穌不被他迷惑，亞當卻被他迷惑，他違命喫果，有兩個緣故，貪愛甜美好喫，是一，指望增長智慧，是二，這都是放縱私心，違逆天父了。魔鬼用三樣事試探耶穌，聖經說，耶穌四十晝夜不進飲食，餓了，魔鬼進前來說，你若上帝的兒子，可以叫這石頭變做食物，這是引誘耶穌，不靠上帝，但靠自己，所以耶穌說，人活著不單靠著食物，也是靠著上帝的命令。後來魔鬼帶他到聖京，叫他站在殿頂上，對他說，你若上帝的兒子，可以跳下去，聖經上說，上帝分付天使用手扶著你，免得你的腳撞在石頭上，這是引誘耶穌做無用的事，試探天父，所以耶穌說，不可試探上帝。魔鬼又領耶穌上高山，將天下萬國的榮華，指給他看，說，你若俯伏拜我，就將這些都賜給你，這就是引誘耶穌貪愛世上的榮華，所以耶穌說，撒但退去，應當拜的就是上帝。試想耶穌不縱私欲，不貪名利，真是克己順從天父的了。到預定的死期近了，耶穌心裏難受，三次祈求天父，叫這災難

亞當犯罪

耶穌補之

離開我，耶穌這樣祈求，或者是魔鬼來引誘他，不叫他替人贖罪，但祈求的時候，耶穌卻說，不要接著我的意思，只要照著父的意旨，因此破了魔鬼的迷惑，後來在十字架上喊叫說，成功了，就低頭而死，這樣看來，耶穌的生死，沒有不遵天父的意旨，替了我們世人的罪，他的功勞，真不可限量啊。舊約書上，預先講基督降世說，主不要人用牛羊來祭祀，也不歡喜燔祭和贖罪的祭，乃是叫我成了人身來祭祀，所以我說，上帝，我來了，要照著你的意旨行，這所說的我，就指得是聖子耶穌。新約書上說，耶穌基督遵這命令，一次獻己身為祭，我們的罪就得贖了，我們始祖違了天父的命令，留禍患給後世，耶穌遵天父的命令，捨身救了普天下人，所以聖書上稱亞當是後來救主的預像，說，因一人有罪就定罪，總不如恩賜，因為審判是因一人有罪就定罪，恩賜是有許多罪反稱義，這樣說來，因一人的罪，眾人都被定罪，因一人的義，眾人都稱義得永生，因一人背逆，眾人就算有罪，因一人順從，眾人也就稱為義了。或有人問，耶穌既是始祖的後代，就也必受始祖的累，焉能救人呢，說，若是人，就必被他所累，耶穌乃是神，還受甚麼累呢。凡

耶穌不為始祖所累

天使不能救人

非神不能救世

不代罪不能救世

世上的人，沒有不被始祖的罪牽連的，既有始祖的惡性，又有自己的惡行，本身有罪，尚且不能救自己，又焉能救人呢？譬如幾個人一同掉在海裏，我本身還不能顧，焉能顧人，必須另有人撐船來，這纔可以拯救。或有人說，這樣說來，天使既非人類可比，力量又比人大，也可以救世，何必耶穌呢？卻不知救人不專仗著力量，必須有能代替人的罪孽，能完全人的本分的，纔能救人。天使雖有大力，也各有自己的本分，就是能盡自己的本分，終沒有餘贖的力量，可以完全人的本分。彌補人的罪孽，況且天使也是天父所生，生死不能自主，焉能捨命替人贖罪呢？惟我耶穌，本來是主，自己也沒有本分，他降世所行的善事，都是餘贖的功勞，自己已有餘贖的功勞，纔能贖世人積累的罪，他降世成了肉身，是自己的意思，捨生命替人贖罪，也是自己做主，所以說，我的生命，不是人所能奪的，乃是我自己捨的，我能捨掉，也能收回，這是我奉天父的命令，況且古往今來，普天下的罪，不計其數，若不是主，誰能擔承呢？聖書上說，上帝充滿的盛德，都在基督身體裏面，基督是各樣執政掌權的元首，你們也靠他得以完全，又說，他是萬物的主，捨了自

非同類  
則不能  
代罪

不假胎  
不能救  
世不能  
於童女

己贖我們的罪，據此看來，贖罪實在是主不能了。然而主若不成肉身，也不能救人。天父的律法上說，有罪必罰，假使主靠自己的權能，赦免他們，怎見得天父是至公無私呢？所以要救人，必先降世，成了肉身，替人積蓄功勞，罪纔可贖，替人忍受刑罰，禍纔可免。再者耶穌若不藉著凡胎降世，用造始祖的大能，另造一個人身，做自己的身體，在主的大能，自然不難。他必藉著人成了肉身，是何緣故呢？因為有罪的，乃是人類，救人的，也必須同類，假使另造一個人身，就不與世人同類，雖有餘贖的功勞，也與世間無益。譬如人臣有罪，累到後代，異姓人雖有功勞，也不能補救，必須同族中挺生一個大有功勞的人，纔可以將功補罪，免了他受的刑罰。聖書上說，為萬物所本，為萬物所歸的上帝，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去，便叫救他們的主受苦難，這原是應當的，那使人成聖的，和得蒙成聖的，原是出於一的，所以他稱他們為弟兄，不以為恥，衆子既都有血肉的身體，他降世也有血肉的身體，所以他諸事應當與衆弟兄相同，就能在上帝的事上，做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贖萬民的罪。他降生必藉童女的胎，是何緣故呢？說始祖既不是照

然義所常

著人欲生的，天父降生耶穌，叫世人重生，自然也不照著人欲而生，如同另立一個祖宗，因為照著人欲生的，無有不被始祖所累的，惟獨耶穌以上帝為父，性是純良，不同人的惡性，所以天使對馬利亞說，你將要生的聖者，可稱為上帝的兒子，所說的聖者，乃是說他無罪降生的意思，以人為母，身體就與人同受患難，聖書上說，及至時候滿足，上帝差遣他的兒子，為女子所生，屬律法轄管，要將律法所管的人贖出來，叫我們得著兒子的名分。或有人說，世上為父的，切切盼望他兒子改惡從善，不追究他從前的不是，人若真能悔罪改過，天父也必赦他已往的罪，何必將刑罰擲在耶穌身上呢？不知天父，不但以好生為德，他的德行，無不全備，所最重的，就是公義，義就是事理所應當的，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就不是事理所應當的，焉能叫做義呢？所以上帝若只做世人的天父，那就父子的情分，以恩為主，上帝固然可以獨自用他的仁慈，但做天父的，也是做上帝，那就君臣的情分，以公義為主，上帝不能不賞善罰惡，顯明他的公義了。況且國法以仁義為美，若是為君的，但以小不忍為仁，不肯誅殺，有罪的全得赦免，這是縱放兇人，殘

然理所必

仁義兩全

害良民，與那惡獸已被捆綁，因不忍他要死，戰競的樣子，就將他釋放，叫他再去喫人，有何分別呢。真乃是不仁之極的了。況且刑法已經廢壞，百姓無所畏懼，將要各縱私欲，至於亂國，是誰的罪過，這事，少有智慧的君王，都不肯做，難道上帝用小不忍，自害他的公義，至於廢壞法度麼。然而主雖做上帝罰人的罪惡，也做天父，憐憫人的災禍，他差遣聖子贖罪，開了法網，實在是上守天法，下憐世人，仁義兩全的事了。從前希臘王定新例，犯姦淫的，無論貴賤，必要刺他雙眼成瞎，以爲刑罰，不想定例之後，皇太子犯了姦淫，王聽見甚是憂慮，若不按例治罪，恐怕百姓議論，說他疼愛至親，廢了法度，民心不服，若按例治罪，太子瞎了眼睛，不能治國，事在兩難，不得已，將自己一隻眼，替換了他兒子一隻眼，上可以遵國法，下可以保親情，試想皇太子尚且不能隨意赦免，皇上還爲他同受疼痛，這仁義既然兩全，民自然就感他的德化，服他的教訓了，現在天父與聖子，不但是一隻眼的親情，竟遣他捨生命贖人的罪，我們世人，不應當感謝他的慈恩，照著理行麼。再想上帝，不用權能赦免人罪，必用聖子身受人罪，可見天父的刑罰極嚴密，極

其道甚廣

罪不贖  
安人心下

公平，世人豈可以妄自取罪呢，所以耶穌的十字架，實在是仁義的印記，天理的權衡了。至於耶穌贖罪的道理，也甚是寬廣，試想祖宗或有善惡，子孫常受他的禍福，今耶穌也居然是一位祖宗，重新生了世人，於天理本沒有不合的。按國法，准罪人的親友做中保，耶穌卻做天人中間的中保，於人情又沒有不順的。況且古來各國的人，都用牛羊獻祭，申明贖罪的意思，耶穌就獻本身爲祭，這不是都合乎禮法麼。或有人說，牛羊的禮，無非是諂媚神求福，卻不知商朝成湯禱告七年的旱災，剪去頭髮，截去指甲，獻身體做牛羊，這不是替人的罪，求免人的災麼。那成湯是皇帝，剪髮斷爪，救一國的災難，焉能及耶穌降生，捨命救萬世的罪孽。成湯時候的旱災，只在一國，若普天下人違背天父，天父的震怒，也如同烈日，丟棄真神，民心的大惡，也彷彿大旱，趕到耶穌用自己身體，贖了人的罪，那就大施洪恩，如同霖雨下降了。所以若沒有耶穌替人受罪，天父的公義，難以完全，若沒有耶穌替人守法，人心也永不得平安，甚麼緣故呢，人覺著自己有罪，若不補上這罪過，必是後悔不已，古時候亞力山大王，因爲酒醉發怒，殺了忠臣，趕到酒醒，



自己甚是悔恨，心裏如同錐刺，這是因爲殺害忠良，實在是自己的過犯，就是要用萬萬黃金，叫那臣子復活，贖自己殺臣的罪，無奈性命不是金子所能贖的，王終不能解釋他的憂愁了，又如人有財產，被他所破，後來聽見他凍餓，心裏就覺著不安，因爲我若不破他的財產，他必不至這樣，卽或有人調濟他，那總不是我的功勞，我心裏終不得安，我雖沒有餘錢償還他，必須我的朋友能替我捐錢，調濟他的窮困，這樣，纔與我自己調濟他一樣，從前的罪可以彌補，我心纔可安慰，如今世人，得罪上帝，正與這個相同，天父雖要用權能赦免人的罪惡，若不用功德補上人的過犯，人心仍是不得安然，人旣不能盡自己的本分，不但沒有功德彌補從前的罪，反倒日積月累，增添他的惡，若不仰賴耶穌的功勞，怎麼補上我的罪呢？試看耶穌奉天命降世爲人，表明天父廣大的恩，捨生命替人受刑，顯出天父大公的義，人違逆天理，耶穌順服天理，人得罪天父，耶穌榮耀天父，這都不是人的功勞，天父已經應許，凡信的人，就可與耶穌聯合，不但可以赦罪，也可靠耶穌的功勞得稱爲義，得稱爲義，或纔可以心無虧欠，行動無有羞愧，聖書上說，

有聖禮  
以彰明  
之

誰能控告上帝所揀選的人呢？有上帝稱他爲義了，誰能定我們的罪呢？基督已經死了，並且復活，坐在上帝右邊，常常替我們禱告。所以耶穌捨命，上可以顯天父的公義，下可以安世人的心。因此，古人宰殺牛羊，指著耶穌的身子，可以贖罪，灑血洗淨器皿，指著耶穌的血，能穀潔淨人心。如今我們教中聖餐的禮，用葡萄酒和餅，是指著耶穌贖人的罪，施洗的禮，用清水，是指著耶穌洗淨人心，禮儀雖然不同，義理卻是一樣。保羅說，弟兄們，我們既靠著耶穌的血，從他給我們所開的永生新路上，能坦然進入聖所，我們便應當洗去心裏的惡念，用清水洗淨身體，存著誠實的心，篤信不疑的來到上帝面前。

### 第五章 論聖靈復人之本性

上帝起初造人，賜給善性，人若能保全善性，既沒有丟去，又何用復上呢？那復上的話，乃是因爲始祖丟了他的善性纔說的。始祖丟了善性，並且累到後人都丟了善性，就如吸食鴉片的人，素來性情並不愛煙，一旦吸上了癮，就依戀不捨，精力衰敗，元氣消亡，即便生兒養女，先天多不是足。做父母的，明知是自己遺留的

既賴神  
子以贖  
罪尤須  
聖靈以  
重生

神之三  
位無不  
與救人  
之功

患害，只爲無法補救，也就無可如何了。所以生人之初，性本是善的，自從亞當丟了本性，就改變爲惡，並且普天下人都改爲惡性，不能自己復上，然若由著世人丟了本性，不給他復上，也不是天父造人的本意了。俗語說，人身就是一小天地，如今就著天文的道理，可以作個比方，試看地球，憑著日頭的吸力，走一定的道路，又藉著日頭的光輝熱氣，生長萬物，假若地球被觸撞，挪了位往遠去，到了黃道的外頭，那就日頭的吸力不能領他回來，必越離越遠，不能再見日頭，世界幽暗寒冷，萬物都死了，天父若要挽回，必先宣傳命令，叫地球復了本位，那就晝夜四時，仍然照常運行了。再者百物若已絕了種，雖有雨澆日曬，也萬不能生長，必須重新再造，留下種類，這萬物纔能生生不已。救人的道理，也和這個一樣，人生本來的樣子，性善德全，實在藉著天父的靈光，照在人心裏，可惜他後來甘受魔鬼的迷惑，違逆天父，失了福澤，絕了靈光，心就暗昧，過時越久，就離天父越遠，甚至不知道有天父了。可歎人到這步田地，天父若要救他，必須替他贖罪，叫他免受刑法，賜他感化，叫他歸順上帝，所以聖父降生聖子，捨命贖人的罪，稱人爲義。

無聖靈  
則救人  
之功不  
成

無聖靈  
則改過  
之心不  
誠

人改過  
有三弊  
或爲己  
意而改

就如地球，遠離日頭，叫他復歸了本位，又賜聖靈，感化人心，叫人重生，就如再造種類，叫他生生不已，到這時候，救人的道理，就全備了。起初是聖父賜恩，後來是聖子贖罪，末後是聖靈感化，是三位一體的主，都賞賜救人的恩了。至於感化，乃是成全末了，更爲要緊的，因爲有聖父賜恩，聖子贖罪，若沒有聖靈感化，那就是能叫他免刑，不能叫他向善，世上人不但有罪，並且喜歡做惡，怎麼可以說是救人呢？所以耶穌既是天人中間的中保，不但捨身替人受刑，完全天父的公義，並且賞賜聖靈，叫人心裏感化，因此稱他爲耶穌，耶穌二字繙出來，就是救世主的意思，言其從罪惡裏救了百姓。或有人說，人若真知修身，就能自己改過，何必藉聖靈幫助呢？不知人雖名爲改過，其實卻未曾改，人或爲自己的益處改過，心裏卻不遵上帝的命，雖然改了，也與未改的一樣，或是改了一過，又生出一過，就是惡根未能去淨，或是心裏要改，行爲仍然未改，那就惡念越發加添，這三樣，乃是世人的通病，請聽我講來。或是貪戀酒色，後來悔悟，知道酒色是敗民費財，耗精神，就痛改不做，人說他是克己，我說他是貪名，貪利，貪壽，仍不過是一己的私

或改一  
過卽生  
一過  
或改過  
而未果

心罷了，焉能算得克己呢。世人甘心做惡，根本總在乎違逆天父，所以要改過從善，必先敬愛天父，若敬愛到了極處，那就立住了大根本，萬善也就從此生出，知道天父所好的是善，我也好善，前去行做，知道天父所惡的是惡，我也惡惡，定要絕去，這樣纔可算爲改過。若不是這樣，就如做兒子的違逆父命，放縱私欲，耗費錢財，後來因要積蓄私財，自勤自儉，並不孝養父母，雖然勤儉，不孝的罪已經明顯，焉能算爲改過呢。況且人不捨棄自己的私欲，順從天父，那就私居獨住，無所懼怕，卽便改過，也不過遮掩外面，改了傷財妄費的過犯，專想存財，那必至貪心不足了，改了敗名失節的過犯，專想得名，那必要背理求名了，不然，就心志驕傲，自誇善德，好像天下沒有和我比的，藐視世人，外面雖沒有惡事，內裏實有惡心，那就是惡根沒有去淨了。再者，仗著自己的力量改過，常恐改不成，因爲人的精力有限，可以勉勵一時，未必能毅常久，知識不深，能毅辨別大節，未必不失喪小節。況且要藉著改過全名，假若名不能全，必至變換心志，雖敗名也不愛惜了，要藉著改過得利，假若利有不足，必至放縱私欲，因貪利無所不爲了，就是那誠心

賴聖靈  
而改無  
此三弊

無爲已

無自矜

爲善的，一不檢點，自喪天良，必至自暴自棄。變了本心，就如人掉在水裏，已經上了岸，失脚又掉下去，岸越發高，掉在水裏必越發深。耶穌曾設一比方說，邪鬼離開人，在荒野走來走去，找安息的地方找不著，就說，我不如回到我所出來的屋子去，到了那裏，見裏面空閒，又打掃乾淨，修飾好了，就帶了七個鬼，比自己還兇惡，進去居住，那個人後來的光景，比從前更不好了，這是說暫時悔改，未受聖靈感化，不能常久爲善，後來必至更惡了。試想始祖未失天性的時候，全靠著聖靈開導，與天父相感應，這樣，我受聖靈的感化，自然就能復上天性，與天父相和，聖書上說，凡被上帝的聖靈引導的，就都是上帝的兒子。所以捨了自己，順從天父，那就萬般善事，無非是推廣孝道，不求好名，只求人歸榮耀給天父，不怕惡名，只怕天父不喜悅我，世間的富貴，已蒙天父賞賜，我就承受，未蒙天父賞賜，我也安心，真知道極尊的爵位，就是做天父的兒子，極大的俸祿，就是受天父的恩惠，並且知道生命是天父所賜，不敢自殘生命，留著身子事奉上帝，並非怕死，好惡與天父一樣，不敢稍有私心，儘著力量事奉上帝，絕不懈怠，又常思想，仰賴耶穌的

無不果

惟神能  
復人性

誠於中  
形於外

功勞，免受刑罰，藉著聖靈的帮助，建立德行，雖有比人强的地方，總沒有可誇口的功勞，自己已有善，不是自己的力量，做甚麼誇口呢。聖書上說，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不是由自己，乃是上帝所賜的，也不是靠著功勞，這樣纔免得有人自誇。況且藉著聖靈建立德行，萬不至剛得了又失了，聖書上說，在你們心裏始做善工的主，必要完全這善工，人的身體，如同房屋，或使聖靈居住，或使魔鬼居住，只在人自己尋找，魔鬼走了，聖靈未來，那就房屋空虛，無怪乎鬼既出去，又招惡鬼回來居住，倘若使聖靈居住，那就魔鬼的巢穴，變爲上帝的宮殿，魔鬼焉能再來呢。耶穌說，我的羊聽我的聲音，跟從我，我賜他永生，叫他永不滅亡，沒有人能從我手裏奪了他們去，那靠著自己改過的，如同水性就下，勢子雖然又順又容易，過犯一日比一日更多了，感受聖靈改過的，如同水逆著往上來，雖與自己的心不順，也不憑自己的力量，過犯一日比一日少了，所以惟獨造物的主，能教叫人重生，重生之後，人還是這個人，心卻與前大不相同了。耶穌說，風隨著意思吹，聽見他的聲音，卻不曉得他從那裏來，往那裏去，凡從聖靈生的，都是如此。

人須回  
心向主

主必助  
人改惡

人之敗  
亡由於  
自棄

那風的來往，從草上知道，人的重生，從行爲上知道，假若一個人所愛所惡的，與平日大不相同，那個人就如再造一般，所以叫做重生，並不是心裏另開一竅，不過復上他本來的性體就是了。凡人的行事，當以主的旨意爲定向，若不知定向，竟順從自己的私欲，雖有是非的心，記著上帝的法度，也是無益。譬如船上有指南針，憑他看定向，針若被船上的鐵吸住，失了正指，針就沒有益處，盤上雖有南北的界限，既定不准南北的方向，就難免傾覆，人不捨了自己，順從天父，也是必要沉淪的。這樣，還要仗著自己的力量變動麼，不能啊，必須聖靈幫助我，我纔能毅。就如耶穌分付害癱瘋的人伸手，他的手就好了，那人的手，既害瘋病，如何能伸，他能伸出來的緣故，惟仗著耶穌的命令，纔自己增長力量啊。如今天父命我們世人行善，我們雖然無能，假若真心遵上帝的命令，也無不增添自己的力量。聖經上說，羨慕仁義如饑如渴的人，是有福的，因爲他將要得飽。耶穌說，求就給你，找就遇見，叩門就給你開，你們惡人，尙且曉得把好東西給兒子，何況天父，豈不將聖靈賜給求他的人麼。然而天父降生聖子，給我開生路，又賜聖靈幫助我。



彰信之  
要

爲善，假使我甘心自棄，終不得救，這是誰的罪過呢？從前亞非利加有個將軍，國王定他死罪，有人替他求赦免，說：「王若赦免他，他必感王的恩典，事奉王，越發盡忠了。」王將要赦免他，那將軍竟大聲喊叫說：「我不願活著，王就是赦免我，我也不願事奉王。」王就發怒殺了他。這不是王殺他，實在是他傲慢，自己取死啊。如今耶穌已經爲我們求天父赦免，又賜聖靈使我們重生，我們還是爲惡不改，那就是自己做孽，不可逃避了。試想違背天父的律法，還可以仰賴恩典得救，若辜負天父的大恩，將仗著甚麼得救呢？耶穌說：「凡毀謗人的，都可以赦免，惟有謗讟聖靈的，永不可赦免，必叫他受永遠的刑罰，人可不猛省麼？」

第六章 論世人賴信得救

耶穌贖罪，聖靈感化，上帝已經開了救人的門路，人應當怎樣，可以指望得救呢？耶穌曾設一個比喻，勸衆人說：「不要爲那必壞的糧食勞苦，應當爲永生的糧食勞苦。」這意思是說：人必爲上帝勞苦，纔可以得永生的賞賜。衆人聽見這話，甚是羨慕，問耶穌說：「我們應當怎樣行，纔算是做上帝的工夫？」耶穌說：「信上帝所差遣

釋信之  
未見而  
可憑

信非由  
己

所望若  
既得

來的，就是做上帝的工夫。試想天父賜人糧食，人若丟棄不喫，就與身體無益。如今天父憐憫人，賜人救主，人若丟棄不信，又與靈魂何益呢？所以耶穌分付門徒去教訓萬民說，信的得救，不信的定罪。這話真是要緊的意思了，怎樣纔是信呢？聖經上說，信是叫人以為所盼望的事，是實在的，是做未見的事的憑據的。天父差遣他兒子，降世救人，賜人確實的證據，叫人可憑著信服。耶穌未曾降世，歷代的先知說預言，證見他，耶穌已經降世，使徒敘述他的言行，證見他，無一不是可憑的，實在無一不是可信的，況且道理的美善，教會的感化，確證也不一而足，自然可以深信不疑了。然而信並不是人自己所能立的，世人陷在罪裏，如死了一般，雖有耶穌的光明，如早晨的日頭，從東升起，無如眼睛不能看見，心裏如何知覺，所以必須聖靈重生了他，心裏纔能明見。聖經上說，信心不是由於自己，乃是上帝所賜的，所以使徒曾祈求耶穌說，求主加增我們的信心，又有百夫長向耶穌說，主啊，我是信的，但我的信不足，求再給我加增，我們要堅立信心，也應當這樣祈求。聖經說，信是做未見的事的憑據的，這是說，人既知道聖經證見得確實，

人無可必

惟主可定

錢票爲喻

遠鏡爲喻

就深信不從，雖然未得，看著是必得的了。若按著人情講來，都以為已經得的是實在，未曾得的是空懸，所以給人做工的，寧可眼前得應得的工價，不願過幾年得分外的賞賜，惟恐主人失了信，或是窮困不能償還，並且難保自己幾年之內不死，不能領賞。若給上帝做工的，卻不是這樣，上帝是真實無妄，決不失信，天下萬物，都爲他所有，決無窮困，我的靈魂，永生不死，雖過千年，何愁不得所應許的賞賜。所以聖經上說，我所指望的，已經進入幔內，又安穩，又堅固，爲心所靠，如同船靠錨一般。比如有錢票，必須盤問來歷，察看圖章，知道不是假的，又必須問那錢舖的銀錢，殼開發票子的不殼，已經信而不疑了，然後收藏起來，與銀錢一樣，這就是以爲所盼望的事是實在的，是做未見的事的憑據了。如今我們所盼望的永福，就如錢財積蓄在天上，天父賜給我們聖經，就如天父出的錢票，既詳細考察，知道他的來歷，認得他的圖章，辨明不是假的，上帝又極其富足，我不可深深信服，切切盼望麼。我們盼望未見的福，如同眼睛觀看百物，近了就大，遠了就小，一根草擋在眼前，就能遮住海裏的舟船，一點小毛擋在眼前，就能遮住天

惟人遠  
慮  
尙囿於  
近  
可謂明  
而又遠

上的星辰，然而海裏的舟船，看著雖小，我就知他必不是這樣的小。天上星辰，看著雖像一點火，我就知他如地球一般大。這是人的心，能改正人眼裏的錯誤，所以造出千里鏡來，可以看遠處如近處。如今的人，雖被私欲纏繞，只圖眼前，也可以改正他眼裏的錯誤，只憑一個信，可以看遠如近，那就是信叫人以為所盼望的事，是實在的了。凡人思想未曾看見的事，卻信這事必得成就，這是人與禽獸不同的地方。禽獸縱自己的私欲，只取眼前的快樂，人就能分別輕重，忽畧近事，圖謀遠事。禽獸只知一時的飽煖，不管日後的饑寒，人就能節儉用度，學習勤勞，打算終身的衣食，雖說人有聰明愚拙，愚拙人喜好安逸，也只圖眼前的歡樂，那聰明人卻無不思深慮遠，打算老年的樂境，但我獨可惜世人，慮得雖遠，卻不是極遠，思得雖深，卻不是極深，只能打算終身的安樂，卻不能打算身後的永福，只信世上變換的人類，竟不信天上永福的天父，所以打算到永生深信天父的，纔算爲大智慧。聖經上說，摩西有信，不要暫時享荒淫之樂，只要與主的民，同受勞苦，他以爲爲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所有的財物都寶貴，他有恒心，如同看見不

宜舍近  
而遠圖

信有誠  
僞過歸  
主爲誠  
僞信者  
之悔

能看見的主。凡人享世間的安樂，不過是暫時的，爲何不捨棄，祈求永福呢？從前有小兒上高樓，失腳掉下來，幸虧抓住懸掛的繩子，身在空中，上不去，下不來，力量又支持不住，將要摔死，可巧有大力量的人來看見，喊叫說：鬆了繩子掉下來，我可以接著你，小兒聽信他的話，得以免死，他這得免死的緣故，就仗著一個信字。如今世人生在天地之間，正如小兒身懸在繩子上，力量難以支持，早晚將要摔死，幸有耶穌憐憫呼叫說：信我就可得永生，因爲若能信，雖死也不懼怕，若不能信，天地間並沒有賜別的名，可以仰賴得救的，人可不知道所應當信的麼？然而信有真，也有假，保羅說：我常勸人悔改，歸服上帝，信主耶穌基督，可見真信耶穌的，必然悔罪改過，捨了自己，歸服上帝，若不如此，就不是真心信從。或有人說：不信的人，也未嘗不悔改罪過，卻不知不信的人的悔改，與信的人的悔改，大不相同，那不信的人，或以爲世俗的快樂，雖盡享受，卻都無益，因而悔改，或因爲沒有錢財，就悔改自己平日不節儉，或因爲沒有聲名，就悔改自己平日不修德，或因爲罪惡衆多，難得赦免，就晝夜憂愁，廢了飲食，心裏戰兢，時常恐懼，這都是思

偽信者  
之改

誠信者  
之悔

誠信者  
之改

天量利己害己的事，雖然平心自問，無不痛悔從前，卻總沒有憂慮自己得罪上帝。嗣父或有人就著上帝的命令，考察自己的行爲，自知犯罪，因怕後來的刑罰，就諂媚上帝，勉強行善，指望消災。這並不是恨惡自己的罪，乃是恨惡自己的罪必受刑罰，既恨惡刑罰，就必恨惡施刑罰的上帝了。凡這樣的人，焉能蒙天父的赦免呢？聖書上說：遵著上帝憂愁，就生出永不懊悔的懊悔來，以致得救。隨從世俗憂愁，便叫入死，因爲遵上帝道理的悔改，實在是由於信主，並非不憂愁他平日所行，與自己不利，並非不懼怕自己犯罪，將受刑罰，但思想天父常賜我大恩，我未曾感謝，賞我性靈，叫我明白是非，我竟明知其是，不去行做，明知其非，反倒去行。這忘恩負義兩條大罪，已經無可寬宥了。況日耶穌降世，贖人的罪過，化人的惡行，我既明明知道，還是爲惡不改，那豈不是藐視聖子麼？又天父已經賜我聖靈，復上我的本性，我若明知故犯，那直是叫聖靈擔憂了。所以信的人，仰念天父的洪恩，救主的苦難，聖靈的感化，又思念自己的過犯，心裏自責，捶胸哀求，不敢淨眼看天，只說我是有罪的，求上帝憐憫。這樣纔是真信的人，悔改了信的人，固

誠信者  
必歸主

然憂慮自己的罪，也深幸天父將要赦他的罪，不但認自己的罪，並且痛改自己的罪。耶穌說，若是右眼叫你犯罪，就挖出來扔了他，若是右手叫你犯罪，就剝下來扔了他，寧可丟掉一隻眼，一隻手，免得全身下地獄。誠信的人，時常想念這話，就丟棄他素日的行爲，雖有挖眼剝手的苦處，也不敢不悔改了。然若自己稱爲信耶穌，並未十分悔改的，那必不是誠信的。譬如人與惡友相交，有人告訴他說，你的朋友外貌仁慈，內裏實在兇暴，他將暗中謀害你了，若那人不恨惡他的朋友兇暴，仍舊和他交好，焉能說我真信告訴我的人的話呢？如今耶穌寫在聖書上，告訴我們說，人的私欲，是陷人在苦難裏的，我竟還戀戀不捨，那焉能算得信耶穌呢？再者，人即便悔改，若不歸服上帝，也不算誠信的。試想天父既造我的身體，又重生我的靈魂，我就是屬上帝的，就應當歸榮耀給上帝，假若不歸，就是不信救贖道理的了。耶穌說，凡稱我說主啊主啊的人，未必都能進天國，惟有遵我天父旨意的，纔得進去。路加福音上說，蕩子在外游蕩，後來回家認罪，父就將他仍照兒子看待，可見真信悔改，回來認罪的，沒有不蒙赦宥的了。約翰第一書

誠信者  
必行善

善惡以  
信而別

主卽以  
信試人

主試約  
百

上說，我們若認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的罪。又使徒雅各說，人若自稱有信心，卻沒有善行，有甚麼益處，這信心能叫他得救麼？你信只有一位上帝，這原是好的，但鬼魔也信，他們只是戰懼，你這虛空的人，當知道沒有善行的，信心是死的。據此看來，惟獨誠信的人，纔有善行。天父分別人的善惡，也只看人信與不信就是了。聖經上說，人若不信，不能蒙上帝喜悅。我始祖未犯罪之先，上帝就試探他的行爲，要知道他能守本身的福不能。如今就試探他信的心，要知道他能毅免罪不能。信的人就救他，不信的人就丟棄他，並且使信的人多受艱苦，熬煉他的信心。從前西方有一教師，要將信主的道理教訓女兒，看見女兒拿著香珠頑耍，就命他丟在火裏，女兒不敢違逆，又愛惜香珠，就掉下淚來。他父親對他說，你丟棄了這個，我又把好的給你，你不必後悔了。女兒信了父親的話，第二日父親果然給他更好的，他愛惜香珠的心，就沒有了。這是他要使女兒信上帝的道理。暫且就著香珠試煉他的信心，天父試煉我們的心，也和這個一樣。可看他試煉約百，約百本是大財主，敬奉天父，魔鬼



主試亞  
伯拉罕

竟譏誚他有私心求福。天父就降災試探他。他的倉房都被天火所燒。他的奴僕都被仇敵所殺。他的牛羊都被強盜所劫。約百竟至一無所有。就說：我本赤著身子出世。還當赤著身子歸土。凡我財物。本是上帝賞的。還是上帝取回。我只應當讚美上帝就是了。天父已經試探了他的心。後來更賜給他財物。較比從前還多。又看他試煉亞伯拉罕。應許亞伯拉罕說：我必使你的子孫。像天上的星那樣多。後來到一百歲。生一個兒子。天父竟分付他說：可殺了你兒子。獻祭與我。亞伯拉罕雖愛惜兒子。只因深信上帝。就將兒子捆綁在壇上。舉刀要殺。忽然聽見有聲音說：不要傷害你兒子。我知道你敬畏我了。因爲你只有這個兒子。竟能捨了獻給我。後來他的子孫生養衆多。真如天邊的星。海中的沙一般。這兩人被天父試煉。是最顯明的。天父也常試煉他的選民。希伯來書上說：主必懲治他所愛的。並且責備他所收留的兒子。彼得前書上說：你們暫時雖不得不受各樣的艱難。心裏憂愁。你們卻還是喜樂的。因爲你們的信心被試煉。比那經過火煉能壞的金。子還寶貴。雅各書上說：弟兄們。你們若遇見各樣試煉的苦難。都當以爲可喜樂。

因爲你們的信心受試煉，能使你們有忍耐，應當使你們的忍耐成功，以致你們完整，無有缺欠。我願世人以誠信耶穌爲得救的根本，聖書上說：你若是口裏認耶穌爲主，心裏信上帝，叫他從死復活，就必得救。因爲心裏相信，可以稱義，口裏承認，可以得救。

### 第七章 論信者當力修聖德

聖德是甚麼？就是人受聖靈感化所成就的純全德行。要成聖德，必須本著聖靈，人是不能自成的。保羅說：我曉得我情欲中沒有良善，因爲我雖願意爲善，卻不能爲善。加拉太書五章說：情欲的事，都是顯而易見的，卽如姦淫、苟合、污穢、奢侈、拜偶像、巫術、仇恨、鬪狠、賭賽、忿怒、分爭、結黨、異端、妬嫉、兇殺、醉酒、放蕩等類的事。至於聖靈感化人，如同砍了壞樹枝，接上好樹枝，他的根本雖壞，那好樹枝發生滋長，結出果來，自然沒有不好的，所以感受聖靈成德的人，聖書上稱讚他說：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慈悲、良善、信德、溫柔、節制，各樣德行。然而惟獨重生的人，纔得建立德行，惟獨重生的人，更應當自己修德，因爲重生的

主 聖德賴

己 修德在

養心持  
行以修  
聖德  
愛惡是  
非以養  
其心

人能穀爲善，如同剛生產的人，能穀要喫的，生他的是天，養他的是人，雖仗著人乳喂養生長，趕到他已經長大，學習武藝，他的力量必然越用越大，人的心也是這樣，既靠上帝得以重生，也仗著人的教誨可以明善，到已經明善，再用堅心篤志，謹守他的德行，必能日新月盛，越發精純了。聖書上說：你們做門徒的，當愛慕純淨的道理，像初生的嬰孩愛慕乳一般，可以漸漸長大。又說：應當戰戰兢兢的做成你們求救的工夫，因爲你們無論存心行事，都是上帝照自己旨意，在你們裏頭做成的。又說：應當自己練習敬虔的道理，練習身體，益處還少，惟獨敬虔上帝，凡事都有益處。凡練武的，雖添幾分精力，到老總不免衰敗。煉丹的，雖添幾年壽數，終久仍歸到死亡。豈如修煉聖德的，永遠興盛，沒有衰敗，永遠活著，沒有死亡。今世來世，都許他有福。要修聖德，必須有頭緒，要尋頭緒，就是保養心志，謹慎行爲兩件事。養心，心沒有不正的，必叫內心全合乎主心，慎行，行沒有不端的，必叫外行全合乎主命，這真是上等成德的了。如今講養心的事，有兩樣，就是愛惡相是非。上卷已經講論這道理，現在要申明修治的法子。大凡愛這個人，就親近

信堅而  
情正

思永而  
情切

他，惡這個人，就離棄他，聖書上命人盡心愛主，能盡心愛主，就沒有不盡力守主法度的了。並且愛惡不能逆著心發出，就如耳和聲音，眼和顏色，嘴和臭味，都有自然的道理，我不能強叫耳目口腹，厭惡和聲，丟棄美色，捨卻甘味，這樣，那愛善惡，心裏也必有一定的主意，不能勉強了。惟有被聖靈感動能建立德行的，如同另開了耳目，在無聲裏去聽，在無形裏去看，深知主可敬愛，十分羨慕，心裏切切要效摩西所求的，求主顯出榮光，使我眼見，但是主的榮光，既都顯在聖子身上，又明寫在聖書上，人若建立信德，觀看聖經，天父的榮光，自然可見可聞。況且日日思想我救主的美德大恩，因思想生羨慕，因羨慕生敬愛，這不真是心和主相交麼。從前波斯國有居魯士王，和亞美尼人打仗，勝了他，擄掠他國太子的家眷，居魯士就問太子說，你有貴妃，願拿多少銀子贖他，太子說，就是拿生命贖他，也是我願意的。後來居魯士都放了，太子在貴妃面前，不住的頌揚居魯士的德行，並且稱讚他的威儀品貌，貴妃就說，我只看見拿生命贖我的人，沒有看見居魯士的威儀品貌呵。那貴妃深感太子拿生命贖他的情分，所以說這話，如今

情感  
心化

聖書乃  
是非之  
鑑

行善爲  
明心之  
要

耶穌真捨了生命，贖我們的罪，我們不應當專心敬愛他，酬謝他的大恩，沒有別的念頭，不錯眼睛，仰望我救主的光華麼。人真能專心敬愛我救主，那就所愛所惡，沒有不合理的了。試想上帝造人，像自己的形像，人雖被魔鬼迷惑，上帝卻是慈愛無窮，又用感化復上人的本性，中卷第六章，已經詳細講論。又保羅說，我們都得看主的榮光，如用明鏡觀看一般，我們也變成主的形像，榮上加榮，這都是被聖靈感化的了。此如洋錢有皇上的像做記號，人若毀壞他的像，存留銀子，還可以鎔化復上他的本像，人若能推廣他愛主的心，與主同愛同惡，豈不是像上帝的形像麼。況且上帝所愛的惟有善，所惡的惟有惡，主把這樣的心賜給人，所以人都有是非的心，這是非的心，又常被私欲蒙蔽，當行的事，知道卻不去行，這病既中在不行，並且見識甚淺，雖要行善，卻不知甚麼是善，那病又中在不明，幸虧天父憐憫人謬妄，就賞賜聖經，引導人成全德行，如用明燈引入走路，使人在黑暗之中，知道往何處行。所以人在聖經上，雖有不明白的意思，在世俗上雖有不明白的理，若能覈知道善就去行，那就行一日的道，明一日的理，如同燈燭照

人隨著脚步往前走，自然可到遠地。約翰福音第七章上說，人若願意遵行主的命令，必能曉得主的道理。若只念聖經的文字，不行聖經的道理，有甚麼益處呢？況且明知是善，竟不去行，明知是惡，卻偏去做，外面所行已經顛倒，是非的心，也就漸漸昏迷，不分邪正，必至錯講聖經，妄起異端，越失越遠了。提摩太前書第一章說，應當謹守信心良心，有人丟棄良心，就失了信心，如船破沉水一般。人若能行正道，上帝必用聖靈感動他，不行正道，倒又遮住他的耳目。耶穌所說，有的將要加給他，沒有的連他所有也奪了去，就是這意思了。所以人能觀看聖經，知道天父所愛所惡，也知道我的是非之心，就是引導我的。譬如好朋友，褒貶不差，我偶然做惡，他必用忠言阻擋我，到屢次諫勸我，不能聽從，他雖不再責備我，我定知他不喜悅我所行的了。我若能爲善，他必爲我成全，到善事已習慣，他雖不再誇獎我，我定知他深喜悅我所行的了。凡人做惡日久，必至不覺是惡，直去行做，這惡乃是極惡，爲善日久，也不覺是善，就去行做，這善也是極善，極善和極惡，都在乎良心存不存。約翰一書第三章上說，我們的心若責備我們，上帝比我們的

至善至惡

改過自新

時防誤犯

堅志克己以持其行

心更大，他是沒有一樣不知道的。我們的心若沒有可責備的，便可在上帝面前安然無懼了。人若能真心考察自己素來的行爲，就沒有不心裏自責的。既知道往日的罪過，又想到後來的刑罰，心中無不羞慚恐懼。嘆息說：從前的我已經追悔不及，上帝若使我再過從前的日子，我必不這樣妄爲了。如今耶穌已經對信的人說：我不定你們的罪，你們切不可再犯，並且聖靈已經重生了他，叫他復上做孩子時候的心性，如同叫他再過從前的日子，和做孩子一般。既是孩子，就沒有甚麼從前的可憂愁，也沒有甚麼以後的可懼怕，並且知識和成人一樣，不難分辨是非。這樣何愁他不按著理行呢？那不能謹慎行爲的，聖經上把他比做豬，雖然刷洗，不免又掉在泥裏。若能謹守良心，不但明白是罪不敢去犯，就是不甚明白，也無不時刻嚴防。因爲有見識的人，決不能捨了美穀，喫那可疑的東西，恐怕遇見毒害，也決不能捨了大路，走彎彎曲曲的小路，恐怕入了迷途。善人遇可疑的事，也是這樣，不深知他可行不可行，必不苟且去行，恐怕自己陷在罪裏。所以聖書上說：凡事不因信而做，都是有罪的。至於修治行爲，也有兩樣功夫，一樣

遏欲正  
情以堅  
其志

是堅定志向，一樣是刪除私欲，志向本是心的元帥，人的一言一行，一動一靜，都是志向做主，然而志向謀事，必有因由，或因為喜好往前去，或因為厭惡遠離開，或以這個為是去做，或以那個為非不去做，志向雖是心的元帥，也必與情欲和是非之心商議了纔行，那就是情欲和是非之心，同做參謀了。人初被造，性沒有不善的，是非也都合乎天意，他的情欲退後不得放縱，自從人受魔鬼的迷惑，退後的也得進前爭勝，人不把上帝放在心上，反以自己的私心為重，是非的心雖然盡忠，不改他的操守，也不免有所蒙蔽，所以後來遇見眼前的安樂，私欲就得爭勝，如同快馬奔騰，不可約束，雖有是非之心趕著他，無如繮繩朽壞，勒不住快馬，然而非之心，雖不能勒住他，卻未嘗不預先責備我，只是情欲太盛，所責備的，如未曾聽見一般，到後來是非已經明白，這纔悔恨發誓說，我必不再辜負這天理良心了。無奈情欲已經放縱，過時候，不覺又被他迷惑，從此他的志向飄蕩無定，沒有住歇的時候，焉能做心的主宰呢。東漢的獻帝失了威權，封官賜爵，臣子自己做主，奸臣得權，各圖自己的榮權，趕到權勢衰敗，奪了他的封贈，又給別



以信克己

人，這就是從你出來，仍然還你，有皇上如同沒有皇上了。大凡治國，必須振作爲君的權勢，約束百姓，臣子無不聽君的命令，所以百姓有了主宰，得享太平，修治性體的，也必須堅定志向，節制私欲，遇事無不以心中的理爲權衡，這心就常有定向，得以安然了。然而要堅定志向，必先改正愛惡，講明是非，若真能愛上帝所愛的，惡上帝所惡的，遵行他所是的，丟棄他所非的，那就愛惡和是非，協力帮扶志向，志向自然能毅堅強不輟弱，遵行日久，愛惡越發公正，是非越發明顯，志向也必越發堅固了。他若不行所好的善事，反行所不好的惡事，這是私欲也得以操權了。保羅說的，覺得肢體中另有個理，和我心中的理相鬪，把我擄去，叫我從那肢體中犯罪的理，所以必須永遠堅守志向，沒有更改，更當節制私欲，這樣，克己的功夫就不容緩了。保羅說，體貼情欲的必死，體貼聖靈的必得生命平安，但是聖靈滅絕本身的情欲，必藉著人的信心，我嘗見有人能因羞恥，少除自己的情欲，又見有人能捨了小的，尋求大的，惟獨信能叫人以爲所盼望的是實在的，能做未見的事的憑據，人果能堅立信德，就心裏常常謹慎恐懼，時刻將主的鑒

勝已則強

察爲自己的約束，自然不至放縱情欲，失喪自己的行爲，並且看著在天的大福，如已得著，決不暫時捨掉，希圖眼前極小的樂處。所以人遇見引誘，一想念天父的大恩，天上的極樂，必能堅固把守，陡防，叫那引誘不能勝我，聖經上說：你們拒絕魔鬼，魔鬼就必遠離你們。凡情欲的誘惑，當在未來之先謹慎，誘惑一來，我就能勝了他，以後不至再起來。若一被他所勝，他的勢力就越發強盛，後來必要害我。所以不但應當謹防陷在罪裏，就是與罪無干，若按理可以行，卻不是我心裏所喜歡的，也必當用力行做，若按理不可行，卻是我心裏所喜歡的，也必當決意丟棄，使情欲不能得權，志向就越發堅固，這真是克己之中，要緊的事了。聖經上說：制伏自己的心，較比攻破城垣還強，爲甚麼世人專要攻仇敵，不能攻自己，常想勝人，不能勝過自己的情欲，竟這樣的自暴自棄呢？然而我所不喜歡的，偏去行做，我所喜歡的，偏不行做，這樣制伏情欲，雖與行爲有益，並沒有甚麼陰功，那世上名爲修行，卻棄了人倫，守著寂滅，自苦他的身子，不做甚麼事的，也不足算他是修行，修行的，就是謹守自己的本分，時時刻刻勞苦心志，不敢自安自逸，盡

祈禱有  
故  
主不偏  
視

心愛上帝，不避艱險。所以耶穌說，不肯著十字架跟從我的，不能做我的門徒。保羅說，我戰勝情欲，叫百體都聽我的命令。總而言之，愛惡是非，一歸正道，那我的心，都合乎天的心，堅定志向，攻擊情欲，那就所行的，不違背上帝所命的，聖德成全，就是如此成全。雖世間少有能行的，若能盡力修治聖德，必可日見功效。聖經上說，我們應當洗去心裏的惡念，用清水洗淨身體，存著誠實的心，篤信不疑的來到上帝面前，凡要成全聖德的，可不將保養心志，謹慎行爲，當做要緊的事麼。

### 第八章 論信者當恒心祈禱

上帝鑒察萬民，人已經知道了，既知道主，就要祈求主，或因上帝的眼睛無所不見，我的眼睛不能得見，就祈禱，用心感通他，或因上帝的恩典廣大，我身受他的恩賜，就祈禱，用言語感謝他，或知道，自己身子軟弱，不能保全生命，就祈禱，主的保佑，或想自己惡貫滿盈，不能免罪，就祈禱，主的赦免，或羨慕聖德純全，不能效他萬分之一，就祈禱，頌揚主的聖德，這都是祈禱的原由。或有人說，上帝極其尊

主不憚煩

榮，我甚是卑微，就是祈禱，主也未必聽見，卻不知主是世人的天父，上至皇帝，下至小民，都是上帝的兒女，就都蒙主垂聽，世上做父親的，兒子若有祈求的事，都要聽他們的話，都要遂他們的願，何況天父是至公無私的，焉能偏待人呢？並且天父無所不在，不像世界的君王，身在深宮，沒有功夫聽百姓申訴，必須設立官長，替君王辦理民事，這樣雖有天下萬民，同時祈禱，主也無不一一聽見了。或有人說，世人日日有所祈求，必事事都要聽見，上帝豈不厭煩麼？卻不知人的意思存在心裏，言語發在口裏，心與口都是天父所造，他們的意思言語，天父自能明曉，何必等著細細聽去呢？人有所禱，主必聽見，聖經上說，應當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這是上帝因耶穌基督要你如此的。又說，你們祈求，就必給你們，尋找，就必尋見，叩門，就必給你們開門，因為凡有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這樣看來，有求必應，是一定的了。或有人說，天父預先擬定的事，未必因為祈求就改了他的本意罷，說，凡事自然都是預定的，然而前因後果，也必各從其類，天父既預定賜恩給人，又命人祈禱得恩，正如預定賜人糧食，必須命人

誠求必應

求應相須

祈禱以  
驗誠心

祈禱必  
遵主旨

祈禱有  
益使人  
知足

勤勞，纔可得著。或有人說，天父無所不知，未祈禱之先，已經知道，我的心願，豈可煩瀆呢？說，天父命人祈禱，不是不知人的心願，要人來祈禱，正要叫人誠心歸服自己，心未歸服上帝，必不能誠心祈禱，祈禱不誠，焉能望主的恩澤呢？然而人若妄有所求，上帝必不垂聽，所以盼望上帝悅納所祈求的，務要遵著道理祈求。耶穌說，你們若不離開我，我的道理也在你們心裏，凡你們所要的，一求就必給我們成全。這是說與救主相感通的門徒，和信上帝的應許，當做心願的，纔可以禱告，指望應驗，並且人若果能真心歸服那，就求上帝所應許的，上帝自然要遂他的願，就是求所不當求，為上帝未曾應許的，上帝也必開導他的心，賜給他別的福氣，因為天父看他如同兒子，兒子求父親給他好東西，父親必給他，就是求與自己有害的東西，也必換給他好東西。況且人的見識窄小，未必能辨別利害，天父卻無所不知，我不如捨了自己的意思歸服他，所以耶穌命我們祈禱的時候，應當說不是順著我的意思，惟當遵從主的意旨，可知人若真能將天父的意旨當做心願，就沒有不遂他心願的了。況且誠心祈禱，與自己有無數的益處，一是

篤心堅信

處世不  
澆心通  
聖神  
懈終身  
不廢

禱名有  
三公禱

既知道我所需用的，天父將要賜給我，專等著我的祈求，就不必憂慮缺乏，心裏自覺平安。一是救主如同我的君父，我若被迷惑，懷憂慮，都可以向主申訴，得主的安慰。一是既用心祈禱上帝，就無不羨慕主的德行，奉主爲法度，那世俗的習染，雖足以污穢人，若常常祈禱，心自然與世俗相離，世俗焉能污穢我呢。一是重生的，人可藉著祈禱感受聖靈，堅固他的德行，如同呼吸天空的氣，養活生命一般。一是時時將自己的行爲，達知天父，或得或失，當面講明，就必能謹慎心志，修治行爲，盡力成全聖德，今日在主面前認罪，還要防備明日再犯。所以耶穌說，應當警醒祈禱，免得入了迷途。況且求天父幫助我行善，既然立下志向，必能盡心盡力，惟恐跌倒，求得越發懇切，志向必越發堅固，所行的也必結出善果。這樣說來，恒心祈禱的益處，不是很大的麼。至於祈禱的名目，共有六個，教中人聚會祈禱，無論人數多少，名爲公禱。在家中與家人一同祈禱，名爲家禱。一人在自己屋裏祈禱，名爲私禱。這三樣，不可缺少一樣，因爲在教會中祈禱，同心合意讚美天父，聽聖經的道理，大家勸勉，心志必越發懇切，操守必越發堅固，練習信德，益處

## 家禱

## 私禱 隨讀隨禱

很大，聖書上說，教中人不可不聚會祈禱，又耶穌說，若有兩三人奉我的名，無論在何處聚會，我也必在他們中間，祈禱的日期，就在禮拜日，或另定一個日期，約會衆人祈禱，也無不可以的。至於在家中，每日早晚，必當聚集家人，一同祈禱，先要讀幾節聖書，教訓家人，叫他們明白敬上帝，孝雙親，憐愛人，都當盡自己的本分，如在上帝面前一般。雖一家之中，惟有自己獨信，也可以率領兒女僕婢一同祈禱，每到喫飯時候，必先感謝上帝的恩典，再喫。自己在屋裏獨住的時候，必須察看我一日的言語行爲，認罪求上帝寬宥，先要念幾節聖書，在心中領會，做爲開導，其餘閒暇的時候，可以心裏暗暗禱告，平時念誦聖經，也可以暗自禱告，念到天父命人爲善的文字，可求天父幫助我，使我遵守，念到記載善行的文字，可求上帝幫助我，使我習學，念到記載惡行的文字，可求天父幫助我，使我警戒，念到賜恩的文字，應當感謝，念到降災的文字，應當警懼，若有深奧的義理，不能明白，也當求上帝開導我，使我明白，果然如此，念聖書和親受上帝的教訓一般，我就可以藉著聖書，與天父相感通了。聖書上說，上帝的道是活潑有力的，比兩刃

禱以內  
心  
不以外  
儀  
大旨有  
五

的劍還快，神魂骨髓，都可剖開刺入，心懷意念，都可鑒觀考察。至於祈禱的禮節，無論或站著，或跪著，務必要心裏真誠，外貌恭敬，不用焚燒香燭，也無須供獻禮物。聖書上說，牛羊的血，是斷不能除罪的，所以基督降世的時候，就說：「主啊，祭祀和禮物，是你不願意的，你會給我預備了身體，燔祭和贖罪的祭，是你不喜歡的。」又說，上帝是個靈，所以拜他的，應當用性靈和誠實拜他。至於禱告文的大意，總在乎讚美上帝的德行，感謝上帝的恩典，承認自己的罪惡，並祈求自己需用之物，也替別人祈求，這五樣，乃是祈禱的綱領。那祈禱的文詞，或先寫出來，到臨時念誦，或自己隨意謹慎說，但話語不可重複，恐怕上帝聲著厭煩。耶穌說你們要祈禱，不可像外邦人，說許多重複話，他們以為話多了，就可蒙垂聽，你們不可效他們，因為沒有求之先，你所要的，天父已經知道了。現在敬謹將耶穌教訓人祈禱的原文，譯在後面，又另挑選了祈禱文三篇，意思大畧相同，文詞卻更加詳細，人也可以拿這個做為祈禱的樣式。

主禱文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父名爲聖，願父國降臨，願父旨得行，在地如在天，我們日用所需，求父今日賜我們，又求饒恕我們的罪，如我們饒恕人罪，保佑我們不遇引誘，拯救我們脫離凶惡，因爲能力、權柄、榮耀，全是父的，世世永無窮盡，亞孟。

### 懺悔文式

天父造我，與禽獸大不相同，賜我良知，叫我分辨邪正，我偏陷在世俗裏，被私欲迷惑，知道是當做的，竟不去做，知道是不當做的，反倒去做，蒙上帝保佑，卻不去感謝，受上帝的恩典，未曾報答，或崇奉偶像，或放縱私欲，日積月累，罪惡衆多，干犯上帝的義怒，將來焉能補救，幸虧天父大發慈悲，降生愛子，身受苦難，贖人的罪，既給罪人開了永生的道路，越發知道我們身上有極大的罪惡，所以我思念救主贖罪的恩典，甚是痛悔，求天父顧念愛子贖罪的功勞，赦免我從前的罪，並且使我感受聖靈，心裏悅服，不再違背，又使人廣傳福音，叫聽見的人信從，脫離永遠的苦難，這樣三位一體的主，就得著無限的榮光，亞孟。

朝夕祈禱文式 跪念

我天父至尊至聖，我們在父面前跪拜禱告，敢求垂聽，我們軟弱無力無德，祖傳的罪，不能痛改，反倒加增，遠離了天父，活著當受苦難，死了當下地獄，還有甚麼說的呢，惟有敬求天父垂念我救主的苦楚，赦免我平生的罪孽，賜我聖靈，復上我的本性，賜我智慧，開明我的心目，啟發我的心志，堅固我的德行，叫我明白聖道，不受別的迷惑，遵從主的意旨，盡力奉行，更求天父，不要將災難降給我，要使我享平安的福，不要用災難警戒世人，要叫人蒙安樂的福，我們無以報德，惟有盡感謝的心，倚賴我救主的大功勞，指望聽我所禱告的話，亞孟。

每飯謝恩文式 立念

敬謝天父，賜我食物，養我肉身，使我生活，又降耶穌，替我罪辜，救我靈魂，恩澤永敷，我實不臧，報答無方，惟有感謝，每飯不忘，更求聖靈，開導我心，饑渴慕義，心願惟殷。

第九章 論信者當謹守聖禮

二 聖禮有

聖禮爲  
信主之  
號

爲新約  
之據

禮儀有三百，威儀有三千。世俗的禮，乃是人制做的。所以繁文小節，不計其數。至於耶穌聖教的禮，只有兩樣。一樣是用水洗的禮，引人入教。一樣是聖餐的禮，使人記念主。無可去也。無可添。聖經上說：凡信的人，應當悔罪，奉耶穌基督的名，領受洗禮，就可以蒙恩赦罪，得聖靈的賞賜。這就是洗禮的意思。又說：耶穌受死的前一日，拈起餅來，祝謝了，擘開，分給門徒說：你們拈這個喫，這是我的身體。又拈起酒杯來，祝謝了，遞給門徒說：你們喝這個，這是我血。並且分付信的人遵守，以爲常禮。這就叫做聖餐。這兩樣禮，乃是萬代不改的常禮了。洗禮就在剛入教的時候行一回。後來就常行聖餐的禮。思念贖罪的恩典。會中的教師，管理這事。或有人說：心裏已經信道，何必拘這禮節呢？卻不知各國的百姓，都把遵守禮法，當做順從的名目。現在耶穌既設立聖禮，那認耶穌爲主的，不應當遵行耶穌的禮法麼？況且聖禮不但是順從的名目，也是施恩立約的印記。從前以色列民在埃及受苦，上帝將要救他們，先分付他們，把羔羊血塗在門上，就可免了災難。假若以色列民不塗羊血，他能免了滅亡麼？今耶穌立新約，把這兩樣禮做爲信

爲懷義  
之徵

爲贖罪  
之證

爲重生  
之表

從的憑據，不遵他的禮，就難享他的福，將倚靠甚麼得救呢。所以倚靠恩典盼望得救的人，必遵行他的禮法，並且聖禮又是仁義的記號，耶穌既不推辭惡人的凌辱，和十字架的痛苦，拯救我們脫離罪惡，我豈可因爲世人毀謗恥笑，自己出了禮法呢。所以慕義的人，也必遵行他的禮法，而且制做聖禮，實在是爲證明耶穌贖罪的功勞，和聖靈重生的恩典，所以信道的人，要證明他的道理，指示別人，必遵行他的禮法。又耶穌既然設立這聖禮，人或順從，或違背，沒有不各受應得的報應的。耶穌說，凡在人面前認我的，我也在天父面前認他，凡在人面前拒絕我的，我也在天父面前拒絕他，豈可說我心裏已經信道，何必奉禮節呢。然而聖禮固當遵行，若是造次奉行，也不是受福的憑據，所以要入教的，必先省察自己的心，我既得罪天父，若果能信耶穌的道理，悔改前非，靠耶穌的功勞，祈求赦罪，受聖靈的感化，誠心爲善，這纔敢奉三位一體的主的名，領受洗禮，誠恐三樣不全，行爲有虧，反倒玷辱聖教，自遭天誅了。已經入教，要守聖餐的禮，也必須自己問心，我能穀明白這義理不能，我能穀自己改過不能，惟恐義理有不明，過失

偶像母  
奉

祖先母  
祀  
當專事  
天父以  
報本

有未悔改的，那就是玷辱聖禮，自取其罪了。果能如此，就是遠理不甚明白，行爲不甚純全，只因爲謹守聖禮，心無不誠，也可以增長德行了。或有人說，聖禮固然應當守著，但不知祖傳的禮儀，可以並行不可以說，若禮儀與聖經相合，就可以行，若不相合，就當丟棄。十誠的頭一誠，上帝說，除我之外，不可拜別的神，可見若不是主宰天地的獨一眞神，就不可崇奉了。第二誠說，不可雕刻偶像，不可跪拜崇奉他，可見人是不可供奉偶像了。或有人說，偶像不可拜，我已知道了，但子孫祭祀祖宗，乃是孝道，上帝也不許麼？說，立主挂像，向他拜跪，這與拜偶像有何分別呢？獻俎豆祭祀先靈，與獻牛羊祭祀偶像，有何分別呢？若說祖宗眞來享受，不祭祀鬼就餓了，這不但與天理有所不合，就是在人情上也有所不忍，自己是早飯晚飯都不缺欠，那祭祀的禮，一年不過有幾次，爲何自己肚腹常飽，忍心叫祖宗饑餓呢？若說父母養育的恩深，廟中的祭祀，不過自己少盡一點孝心，往上推到前幾代，也是藉着祭祀，表明不忘根本的意思，豈不知天父造人，人無不從天父所生麼？天父造萬物供人所用，人無不靠天父養育麼？生育我的，自是父母，那

能生能育的緣故，卻是由於天父的命令，撫養我的，固是父母，那能撫能養的緣故，卻是本乎天父的恩典，論語上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可知造人生命的，就是天父。就是生人的大根本，人若忘了根本，辜負恩典，就如同父母用奶娘，乳哺嬰兒，嬰兒感激奶娘喂養，竟忘了父母的恩深了。那奶娘喂養，也不是說沒有功勞，總難比父母的深恩，父母的深恩，雖說無有窮盡，總難比天父的大德，所以明白聖教的人，知道父母受天父的命令，生我養我，無不加倍盡孝敬的心，父母已死，魂靈必歸其所，祭祀的禮，可以不設，惟獨崇奉獨一永生造我的上帝，仰慕他的尊榮，讚美頌揚，深受他的恩賜，感激拜謝，虔心答報，不忘根本，遵他的命令，救自己的靈魂，謹守聖禮，棄絕不合理的祭祀，這或者不違背人倫的道理，得著事奉上帝的大旨了。

第十章 論主有三位一體

耶穌的道理，那本來就有，極其明顯的，不就是所說的只有一位主麼，既說主只有一位，怎麼又有聖父聖子聖靈的稱呼呢，說這真是道理中奧妙的意思，固然

聖書爲據

神人物喻

不是凡人可以思想而得，推求而知的，必須講求上帝所啟示的聖經，方可明白。憑聖經所記載的上帝，雖是獨一無二，其性體之內，卻有父子聖靈的分別，操賞罰之權，設法拯救罪人的，就是父，在預定之時，成爲人身，替人贖罪的，就是子，感動人心，使人明白真理的，就是聖靈。上帝既如此顯明與人，耶穌門徒，就稱父子聖靈爲三位一體的主，雖言三位，卻不可認爲有三個主，雖言一體，卻不可以爲沒有分別，此理極其深奧，我們難以明曉，因爲天人懸隔，人的性體，或可追求，上帝的性體，誰能推測呢。比如人初次看見火輪船，那運行的妙用，顯然露在眼前，就知他內裏的機關，必有很精的，若問他機關的所以然，卻不能知道，況且器具很多，未曾眼見，雖有深明他的意思，詳察他的用處的，但細微曲折，還沒有看見，也與那昏憤無知的沒有分別。按聖經上說，父子聖靈的權能，智慧，榮耀，都是相同，都是自然而有，永無窮盡的，此理是一是三，是三是一，無有真可比方的，有可以畧爲形容的，就如人有身，有心，有靈，三樣雖有分別，卻是一個人，雖是一個人，卻又有三樣分別。又如火能照物，火的本質，人總不能明曉，但看有光，就知道有

略解其  
理禱頌  
美可分  
不可合  
不必精  
求後能  
領悟

火、火與光雖有分別，卻還是一樣，因為光是從火而出，火卻仍在光內，有火就有光，有光就有火，並不分那個在先，那個在後，火中還有熱氣，熱氣雖然與光同用，也是與火同體，看那火與光與熱氣三樣聯合，也可以稍稍比方父子聖靈三位聯合，火是藉著光與熱氣，感動萬物，父是藉著子顯明自己的旨意，藉著聖靈感動人心。用物比方主，未免褻瀆，然必須這樣比方，或者難明白的道理，可以明白。父子聖靈雖有分別，卻仍是一體，雖為一體，卻仍有分別，所以在聖經上，父也稱上帝，子也稱上帝，聖靈也稱上帝。或有人說，我們祈求上帝，應當怎樣祈求呢？回答說，既說三位，就是分開求他也可以，既說一體，就是合而求他也可以。總而言之，人不能深知上帝的性體，上帝卻照見人的隱微，人不能看見上帝，上帝卻燭照萬物，在天上惟主獨大，惟主獨尊，聖經上，上帝已經顯明自己是設立救法的父，拯救世人的子，感動人心的聖靈，我個應當感謝歸服這三位一體的主，稱他為至聖極靈，獨一無二，至公至義的主，這道理，雖然奧妙難知，上帝所顯明的，我們惟當虔誠敬信就是了。



24  
102063

24  
102063